

# 中國文藝

● 第五期 ● 第五卷 ●



新年號

● 本刊基本青年作家介紹特輯 ●

29



●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

#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為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為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為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為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為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 計開

- 一、國民雜誌 每冊五角 時事畫報 每冊五角
- 一、婦女雜誌 每冊四角 兒童畫報 每冊二角
- 一、北京漫畫 每冊二角五

###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 在 地	局處	住 在 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燕京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宰門街十七號	開封分局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運城分局	
烟台分局	烟台市南鴻街九一號	新鄉分局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銷處	厚和民市南街五號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新民大街二道井巷一〇	大同分局	豐鎮城內曹碾灣路十八號 陳國禮大同城內東大街九二號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五日出版 •

一月號

• 第五卷 • 第五期 •

中 • 國 • 文 • 藝 •

## 特載

### 所望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者

新民會事務總長 喻熙傑

余年來一貫之主張，即展開革新運動，形成革新勢力，樹立新體制，中國此種革新思想與革新勢力，對內應與歐美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之附庸，展開意識競爭及實踐競爭，對外應與日本之革新思想及革新勢力相結合，共同清算過去，策勵來茲，以期排除歐美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之侵略勢力，使中國回歸中國，日本回歸日本，而以此使東亞回歸東亞，過去，現在，乃至將來，余決本此信念，以最大之決心，作最大之努力，故余所望於民國三十一年者，即革新運動之展開，革新勢力之形成，革新體制之樹立，宏濟時艱，端賴羣力，凡我同志，盍興乎來！

### 民國三十一年度新民運動展望

新民會全聯事務局長 黃曦峯

新民運動是一種革新的建設運動，是一種革新的建設新中國，建設新東亞的運動。正是因為他所負的這種使命，他就不得不對殘存在中國的歐美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之惡勢力作殊死之鬥爭，以破壞其存在並發展。革新建設運動，可分為物質與精神兩方面來講，在物質建設方面，新民會過去四年之間，曾傾注不少的努力，今後更應利用合作社之組織擴大農村貸款範圍及數額，提倡農民副業，指導並扶助都市手工業，輕工業及重工業，善用合作社以解除民間困苦。在精神建設方面，首先應當作的，就是樹立嚴整的革新的理論體系，以之克服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及封建主義，而確立新中國之中心思想。新民會應時勢之需要成立以來，理論體系始終未得充分建立，我想這是我們今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其次如發展社會教育，培養生產技術，訓練民衆自衛武力，都是應該大規模去進行的。

此外，現在擾亂華北治安的就是共匪，共匪不肅清，治安不鞏固，當然談不到一切建設。但這個問題和上面所談的革新建設運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革新建設運動是治本的辦法，剿共或強化治安是治標的辦法，二者可以同時並進，雙管齊下。所謂革新建設運動是治本者就是因為我們如果能把握着民心，共匪根本即無從立足了。當茲三十一年度開始之際，願追隨諸同志之後向此目標努力前進，以期早日完成和平反共建國興亞之大業。

### 新民精神之意義

新民會專門委員 朱 華

古人以三十歲爲一世，又以三十爲而立之年。今者，中華民國之誕生已逾三十年，此一世，國步多艱，前塵殆不堪回首。但願已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已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中華民國既屆而立之年，想定能立國於世界，凡屬國人，豈能安妄自菲薄，

咸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所望於民國三十一年者無他，惟在新民精神之發揚與光大耳。然則新民精神之謂何？敢略述其義，以與國人共商榷之。

所謂新民精神者，乃是一種「新國民」的精神或一種新的「國民精神」，凡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應有此精神，以期由「國民之精神」發揚而為「國民精神」。中國際茲世變，已步入一新時代，不可不振作鼓舞，以新國民自勵。顧一國之國民精神，莫不有其歷史的傳統，此所以新民精神之內容，依大學分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由修己而治人，由自新以新人。此種新民精神，放之則彌六合，而兼善天下；卷之則退藏於密，而獨善其身。所謂兼善天下，即是治人新人的工夫，應有「奉公守法」之精神；所謂獨善其身，即是修己自新的工夫，應有「安分守己」之精神。此皆中國國民固有之精神，爲新時代的國民更應具有此種精神。今之所謂新民精神，乃是以此種中國國民固有之精神，即窮則獨善其身，安分守己的精神，與達則兼善天下，奉公守法的精神，加上新時代的精神，由個人的完成進而至於國家的完成，乃至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與世界大同或天下一統，而實現東方政治中心理念之王道。以此新民精神發揚而光大之，由新國民之精神發揚而爲新的國民精神，從而創造一個新的中國，新的東亞，新的世界。新民精神之意義，當作如是觀。

## 保衛東亞是我們今後的責任

新民會中央總會弘報室主事 閻家統

茲逢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度開始之日，願以滿腔熱誠，向全東亞的各民族貢獻新年獻詞，我的話很簡單，就是保衛東亞是我們今後的責任。百年來的東亞，無論是經濟，政治，或思想，均在在受白色人種國家羣之支配，尤其是百年來的中國，在歐美勢力的控制下，已失了立國的真精神，而淪爲白色人種國家羣之次殖民地。其間唯一能爲我東亞黃種民族揚眉吐氣並與歐美國家羣在國際紛爭氣團裡相衡者，祇我支那日本。中日事變，即是友邦日本扶助我們中國謀解除歐美枷鎖之第一步，在軍用上，務期消滅緬外聯共的蔣政權在思想上，務期回復東方固有的舊道德，在政治上，務期樹立反共和平的新國家，在經濟上，務期完成東亞民族的共榮圈。四年來的中日精誠合作，已使我中國由舊秩序的破亂情況中，踏上復興的康莊大道，來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大使命。這無疑的要引起英美國家羣的嫉視，於是才掀起了太平洋上緊急的風雲。東亞民族趕快覺悟吧！今後我們東亞民族能否復興，能否把百年來的歐美黑勢力掃除淨盡，端視我們東亞的主人翁——東亞共榮圈的各民族，能否和衷共濟，同心同德的保衛東亞的安全。因此我國在新年之始，以保衛東亞是我們的責任貢獻給全東亞的民族。

# 中國文藝第二十九期內容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五日出版

## 特 載

所望於中華民國卅一年者.....(二)

## 論 文

事變後的北京文壇與我們當前的責任.....(七)

## 特 輯

本刊基本青年作家介紹.....(十五)

歲暮.....	金人(十六)	小傳.....	李木(十七)
本年的理想代略歷.....	石羽(十八)	本年的理想.....	王石子(十八)
希望.....	左金(十九)	未來的日子裡.....	戚立(十九)
本年的理想.....	若心(二十)	悼.....	張弓(二十)
今日以前的略歷與本年的理想.....	王敏(二十一)	尋夢，自己的素描.....	雨辰(二十一)
本年的理想.....	金周(二十三)	本年的理想.....	苻西(二十三)
歲初.....	林栖(二十四)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侯少君(二十四)
寄遠人.....	林樞(二十五)	關於他.....	瓊薇(二十七)
今年一點希望.....	東方勢(二十七)	自我介紹和本年的理想.....	李雲子(二十八)
本年的理想.....	陳吳(二十九)	本年的理想.....	梅娘(二十九)
略歷.....	梁燮(二十九)	略歷.....	公孫橋(二十九)
本年的理想.....	趙大同(三〇)	喇叭.....	紀登(三一)
給健昆.....	程心粉(三二)	古鏡.....	雷新(三二)
自述.....	汪家社(三三)	本年的理想.....	梁稻(三三)
本年的理想.....	趙今吾(三四)	我理想的生活.....	幻陽(三四)
略歷.....	蘆沙(三六)	略歷.....	李曼茵(三六)
本年的理想.....	麥靜(三八)	一場小喜劇.....	朱英麗(三九)
歲暮.....	陸離(四一)	本年的理想.....	蕭菱(四二)

評批與介紹

曹禺的中學時代.....楊 璧 (四四)

兩本城的故事.....林 茨 (四七)

談哈經.....蔚 青 (五一)

魯迅與新詩.....魏 薇 (五三)

散 文

蠶.....公孫騰 (五四)

綠色的戀情.....燕 弟 (五六)

憶.....常 鳴 (五七)

情緒的記錄.....黃 烈 (五八)

文藝筆花..... (五〇)

文壇拾零..... (六三)

小 說

工人.....茗 心 (五九)

石榴花.....柳 黛 (六一)

死去的青春.....公 霖 (六四)

自欺的喜悅.....石 羽 (六七)

一九四二年重要作家生卒紀念.....未 (六八)

曠野.....石川啄木作  
濰 生 譯 (六九)

煙.....安 利 娜 (七一)

陷.....梁 陌 (七九)

戲 劇

羣鴉 (續完).....訊 鴿 譯 (八七)

編者話..... (九五)

# 恭 祝

## 新年進步

## 中國文藝社全人

### 新年寄語

現在又是一年復始萬象更新的時候，我們用萬分誠意，向本刊讀者致賀。同時，在此歲首言計之日，我們不願有什麼冠冕堂皇的頌詞，徒作紙上點綴，也不願對本刊今後努力，作什麼誇大的宣傳或預期，我們知道華北文藝界仍未完全脫出災難的厄境，同時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男女有些人還不能完全安下心來向文藝之途邁進，所以未來這一年，我們仍希望像過去一樣，在沈默中鞭策自己，在有希望裡勉勵自己，使本刊能在華北這塊天地中，按期送給讀者一點可資慰籍的粗糧，並發掘一些吃苦耐勞埋頭肯幹向文藝道上奔競的青年，來共同開拓這塊幾近荒蕪的園地，則於願已足了！在此，敬祝本刊讀者諸君 健康努力！

(編者)





## 事變後的北京文壇與我們當前的責任

——歲首的話——

靳宜

我寫了這個題目後想了好半天，我想我說的話也許會使讀者多少失望的。我平常討厭人說假，所以達到提筆爲文時，也討厭人裝腔作態，說許多即使自己也聽膩了的話，或者寫着藝術上不成問題的論文。不幸我自己現在也來嘮叨，這個動機很使我有幾分可哀，所以這里我只想盡可能說得平淡一點，離開引經據典，離開大學講義那種儼然成爲等因奉此的文法，少少吐露自己心頭的一點積鬱，這種文章寫出時即或不能得到有志之士的青睞，我自己原來就承認是一個平凡人，所以也不是引爲羞恥的。

前邊這段話看來其實並不算牢騷，試申引一下我們正應該有多少感慨。談北方，其實所能包括的也還僅僅是我們居住着的這個大城，自從事變以後，到了如何可悲的境地，我說的是我們文壇的冷落。這里容易使我們想起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來，正因爲有了這個運動才使我們現在居住在這個大城裏的人有幾分汗顏。從五四起，北京總是與新文化一部門的所謂新文學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的。國民軍北伐以後，政治中心移到南方去，我們新文學的重鎮也似乎從北京移到了上海，從此與商業資本發生了密切關係，但是我們若冷靜地考察一下，不管上海的文壇鬧得如火如荼，忽然普洛，又忽然所謂民族主義文藝，真正支持新文學健康地生長下去，且能在這種良好風氣中培養出若干誠實作家產生許多好作品，那原動力也還是在北京，那時儼然消沉極了的這個城市。自然在上海的人也會對於我們的新文學有過很好的貢獻，最早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以迄後來「現代」的一群，事變以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但是那些支持者不是也仍然與在北京的作家對於新文學有着同樣結實的觀念，那些人雖身在南方，其實還是北方系的一個支派。民二十年以後，北方逐漸熱鬧起來，那時適當普洛和民族主義文藝狂潮過去不久，好些不願一味盲從的人都似乎就這個機會來冷靜地思索一下，覺得一切高調都是空話，忠實自己同時也不願放棄忠實藝術的人最有意義的事也還是只有誠實實地來寫出幾篇作品，如何方接近人性，也接近人情，這樣產生的作品即或一時不能達到我們所理想的成就，他的前途總是光明的。這時北京陸續有「文學季刊」，「水星」等刊物出現，還有「北農學園」和在天津出版在北京編輯的大公報「文藝」，這些刊物那時儼然成爲全國文學的重鎮，反對復古，抨擊林語堂一派提倡的小品文，並且從那邊發掘出若干青年誠實的作家，使我們的新文學重新抬了頭，向着一個新的光明前進，想起來真是一件使人興奮的事。但是與發憤興奮，若跟我們當前的情形比起來，我們的感慨也就太多了。

關於北京文壇冷落的原因，好些人都以為是由於老作家們的紛紛離開，遠在北京的人，又大都抱着不問世事的態度，結果只剩下部分剛生長出一點稚芽來的人在那里掙扎，所以情形顯得非常冷落。其實這種話我們若再好好地思索一下，覺得有些地方還是欠缺結實的。固然老作家之離京是文壇冷落之一端，老作家們懶筆也是一端，但那寧可說是老作家們自己的事，真正點綴這個文壇，支持這個文壇的是不是還得靠一些繼往後進者的繼續生長，還得靠那些剛生長出一點稚芽來的人繼續在這險惡空氣中掙扎，且望能造就一種良好純正的風氣，艱苦地來為我們的新文學作另一個十年的打算！

這就是我們引為可悲的一點。那些糊塗不懂世故的熱情掙扎者力資本來單薄，很巧的又參加上一些好奇閒事的人，我說的好奇閒事的人就是那些以同一藝術圈的立場來幫忙「推進文運」的人，個人既會這樣，又懂那樣，還能寫幾篇「空靈的小品」和近於幽默的雜文，儼然三頭六臂，神通非常廣大，其實目的既在玩票，寫出來的東西自然不能結實貼近人情，要想從這些人中發見一篇嚴肅作品，自然不是一件容易事。這樣一來，在個人方面的失敗是小，好像整個文壇都是如此一個樣子，很難望再從這種空氣中去培養出一些新的後進者。關心到現在文壇盛衰的人，我覺得最不可忽略的還是這一點，我們應該如何來糾正這個風氣，明日當前最需要的還是那些以嚴肅態度來從事寫作的人，用嚴正結實的作品來改換一般讀者的觀感，來糾正當前這種低級墮落的風氣，我的意思就是當前文壇復興的責任還是應該擧來放在這些嚴肅地忠實於藝術的人們身上，對於刊物上那些說文藝其實並非文藝的東西取一種廓清的態度，如此慘淡經營，五年或者十年後我們也許還能恢復到從前那個樣子，前途原來並非無望的。

這里我們自然還得希望前輩們和有關係各方來幫忙推進，但是讀者們，我指的是一般讀者大眾，對於個人心理方面是不是也還得來作一番自我批評？剛剛事變時人心暫時不安定那是自然的，所以容易流入消極墮落，到了現在，無論如何就個人說總可以安心地來作一天事，假若我們還有一個明日的希望可言，不甘心於放棄自己也不願放棄別人，是不是得願意照樣因循苟且消極墮落？試看看自從事變到現在，一般通俗消遣刊物大量生長，真正作為人們精神食糧的東西除了特殊的幾種外總不易在讀者羣中維持它的生命，這自然也有它的客觀原因，但是從此我們也未嘗不可以看出讀者們需要的還是什麼，他們怎麼樣來打發他們的日子！

這就是我們引為可悲的第二點。讀者既不振作，從事寫作的人又大都近於一種遊戲態度，這樣缺少嚴肅，還要談復興過去的光榮，毋寧說是痴人說夢。但是是一件有趣味，同時也非常有意義的事是，北京文壇既因通俗刊物的充斥而表現一種墮落的傾向，使這個文壇再生，向着復興大道走去的也還是由於一種通俗刊物的出版，這里我指的是「沙漠畫報」。這個刊物跟北京文壇再生的關係太大，功過也太大，我們必得從它談起，對於事變後的北京文壇方可以得到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

這個刊物是在事變的次年，民國廿七年四月在北京出版的，原來的計畫只想每禮拜六印一張像過去「世界畫報」那樣大的東西分散到各方去，但由於主辦者之一那種冒險的野心，出版後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却已經裝訂成冊，儼然具有一種雜誌的形式了。我覺得這個刊物就畫報本身的身價價值在中國畫報的歷史上應該有它的一角地位的。它既不雷同過去北京若干畫報的樣子，也不模倣上海方面形式，由於主辦者所受的那種教育，那分生活態度，它與北京文化空氣裡若干受過中等以上教育者那種趣味又恰恰吻合，所以這個刊物出版以後，經過多少艱難困苦，到現在還一直能在智識階級中維持着它的生命。這並不是偶然的，當時北京缺少刊物可讀是一端，它的趣味，主辦者那種嚴肅的努力是一端，所

以這刊物雖然以一種通俗刊物的意義出現，大部分讀者却並未以通俗刊物來看它。使我們不能忘却的是那刊物上那些屬於文藝性質的文章。那些文章的作者與當前北京文壇有著很密切的關係。那些作者都是事變以後第一次在那刊物上發表了他們的文章，然後又分別活動在當前這個文壇裏的。我相信沒有這個新興開拓者作了這一番大無畏的先驅者的工作，號稱事變後唯一純文藝月刊的「朔風」也不會產生，也不能產生的。

但就影響環境來說，這刊物也實在盡了它最大的職責。我們可以說北京當前的出版界是畫報的世界，畫報儼然成爲文壇一分子，因此這文壇表面看來熱鬧，其實冷落，像筆桿的人很多，作品也不少，真正從事創作的人，好作品却不多見，這個「沙漠」既開風氣在先，自不能辭卸一部分責任。我們不應該忘記它本身總還是一個通俗的雜誌，它一方面貢獻給我們嚴正的文藝作品，另一面也不忘却給讀者茶餘飯後一種適當的消遣，因此慢慢養成讀者認爲文藝作品只是一種消遣，與遊戲接近，此外再加上那些好管閒事的人從中推波助浪，大量地製造這種作品，所以到了現在，求一篇真正具有文藝價值的東西已不可多得，好像能在講堂上作文也就能寫文章，文章跟文藝毫無關係了。文壇情形既如此，一些打算認真來從事創作的人也就輕易不敢下筆，或者寫了不願輕易地發表，除了有特殊情形外，我們就看不到這些人的作品在什麼刊物上出現。自然我們也還可以從耳聞或者文壇消息裏得知有什麼人在那里努力地寫作品的，有時作品寫成，也還可以聽到在什麼地方開一個座談會，討論作品一切屬於藝術上的得失，儼然有聲有色，如火如荼，誰能說我們的文壇冷落！誠然，這個文壇並不冷落，但是點綴着這個文壇的都是些什麼腳色呢，有沒有人肯費一點工夫來對這個文壇產生的作品加以分析加以評論，看看當前文壇的風氣如何，傾向如何，然後再融合自己的意見來下一個精確的結論，指示我們應該向那條路走！我們得有這個屬於藝術上的是非觀念。我們當前的文壇就恰恰缺少這個是非觀念，所以只要個人實際手腕靈活就可以出風頭，整個文壇的目大都是這些爭名奪利的人，表面看來熱鬧其實非常冷落，要想恢復過去的光榮，是不是還得除此之外去另想一個辦法？

這里又使我想起上邊提到的那些不問世事的前輩來。單靠這一羣剛剛生長出一點稚芽來的熱情青年的掙扎是不行的，他們還需要更多的人來合作。事變以前讀者對於文藝不一定都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他們有的還照樣看章回小說，看上海和天津來的鴛鴦蝴蝶派的刊物，但是我們的文壇並沒有墮落的。是由於還有些人在那里支持着大局，他們儼然成爲文壇的正統派，讓那些邪魔外道去自生自滅，毫不影響到大局。現在我們不能這樣想，不能再對自己持一種清高態度，關起門來寫自己得意的文章，原因就是我們缺少一部分有力量的人來支持這個大局。假若我們對當前文壇的復興還有希望可言，是不是應該來了然一下當前情形，得失在那里，功過在那里，觀看清楚，然後把責任來放在自己的肩上，另作一番誠實的努力。這個並不像政權上的爭奪有打倒和被打倒的兩方，我們唯一可努力的是設法來糾正當前這種不良的風氣，改換讀者的觀念。我們要的是表現。那便是幼稚的然而嚴肅誠實表現！

所以就現狀看來，文藝雜誌出版得太少並沒有什麼關係，我們需要的是那種能號召讀者同時也能號召作者的中堅雜誌，一種誠實苦幹的雜誌，能使作者和讀者嚴肅向上的雜誌。現在我們可以來看看事變後的文藝雜誌究竟有多少種，那幾種是做到我們的理想的。

我們想了想似乎只有「朔風」，「輔仁文苑」和「中國文藝」這三種，也似乎只有這三種稍稍接近了我們的一點理想。

我們想起「朔風」未出版的時候，北京也居然有人來提倡幽默和小品文，似乎林語堂們已經走過的路子他們還要重新再走一遍。關於這一點在另一篇文章裡我會稍稍表示了一點意見。我覺得一件有趣的事是，前些年北京已經有了「新文學的源流」和「近代散文抄」這兩部書出版

，在上海的林語堂先生們才想起大張旗鼓地提倡幽默和小品文，請出蕭伯納來，談談公安竟陵派的文章，一字一句地去模擬袁中郎，這裡邊我們就看得出有很大的區別。前者完全是個人興趣的他們在走着他們自己可愛的路子，因此他們有很好的成就，後者却實實在在是在變新花樣圖熱鬧，若稍加常識的判斷，兩者對於新文學的得失和功過就顯而易見了。「朔風」使我們覺得可愛的一點就是它雖然是一個小品文刊物卻並不來提倡幽默和小品，它甚且對於在現狀下來提倡幽默有所懷疑，跟先一時在事變後來提倡幽默和小品文的那些人的思想已經完全不一樣。我覺得一個偉大作家的筆尖上應當調合着過去每個偉大作家的靈魂的色彩，我的意思就是說他也應該有他自己的色彩，在這意義上我不反對模倣。提倡小品文的人一說話時總會首先就舉出袁中郎來，儼然覺得只有模倣袁中郎才是我們小品文的唯一出路。我承認他們的話，我承認公安竟陵派的文章也自有他們的美麗處，但是我還有一點意思，我想我的意見也許還不致流於偏激的，我覺明末的新文學運動給我們的也還應該是一個啟示：就是明白怎樣用自己的嘴去說自己的話，對於那美豔表現方法有所嚮往，因此有意無意地去模倣學習，這種收穫我想還在其次。袁中郎說：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剽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會不知，又準秦漢矣，秦漢入易嘗字字有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易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閨婦人孺子所唱「擊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摯，不效學于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小修詩叙」。

這原是極明白的道理，在新文學中我們也舉得很好的例子，現在爲方便起見我願意把冰心，凌叔華，這兩位作家來作一個比較的淺近印証。這兩位作家不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技術方面也是表示進步的。冰心描寫的對象是家庭和母愛，凌叔華則稍稍大膽了一點，寫到夫婦間眞純的愛情以及因這愛所引起的溫和的糾紛，同時在技術方面，冰心由於教育和環境的薰陶，寫小說似乎不是她的專長，她能爲我們產生幾篇小品透明澈微如水晶，却無法產生一篇十分嚴整深刻的小說的。凌叔華則稍稍彌補了這缺點，但在結構方面却仍然流露着一種女性的慵懶情態。在現今的年輕女學生中還有許多在小心翼翼地模倣着冰心，但假若凌叔華也仍是這樣沿着冰心的那條路子走，提到中國的女作家時，我們還能不紅臉地舉出誰？思索假若有助於眞理的發現，我覺得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好好地思索一下，看看那些提倡小品文的人，如何一字一句地去模倣袁中郎，是一件如何近乎愚蠢的事，看看這樣作對於我們新文學的健康有如何嚴重的損傷。

「朔風」因故改組，又繼而停刊，好些人都對它深致惋惜，我的看法也許稍稍不同一點，我覺得存在固然好，不存在也似乎不應該有多少惋惜。平心說來，「朔風」比起過去的「人間世」，「宇宙風」應該是表示進步的，我的意思就是說它似乎已經超越了模倣公安竟陵派的趣味，和一種懷古的幽情，爲我們留下了幾篇有血有肉的眞正的散文。但這種新的散文從「朔風」的整個篇幅看起來總是顯得非常可憐的，主編人趣味的廣博使這刊物不能成爲一種純文藝的讀物，我們也許可以發見那「文章」的幾分美麗，但那實在並不是我們當前所需要的文藝。這裡又不免使我想起當年林語堂先生們在上海提倡小品文時認爲小品文是一切文學基本的習作那種不可寬恕的理論。我們常常感覺到寫慣小品文又寫小說十分生疏，不知怎麼樣去安排得恰當，這情形因爲小說與小品原是兩種形式不同的東西，小品可以信筆所之，皆成妙境，作小說却好像畫

房子，必須先打好圖樣，然後按照着這圖樣一磚一石地去堆砌，這不僅僅需要的是艱苦的精神，同時也需要極緻密的組織力，故作家也因才而異，能作小說的不見就能小品，同樣能小品的也不見就能小說。提倡小品文以及在這方面努力的人，我們希望他們將來能產生點小品以外的東西，特別是小說來証實他們的話，但我覺得這希望終不免是個希望，他們十個人中縱有兩個能向別方面發展，其餘的却將始終是在練習準備中的。還有一點，小品文偏于個人的抒寫，習慣於小品文的寫作常常把眼光變得十分狹小，對當前社會實際狀況常常忽略，在這感情麻木大部分作家皆患着神經衰弱症的情形裡，我們與其希望產生一個囊中郎寧可產生一個具有偉大人格的歌德，一個同情「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陀斯妥夫斯基還有用一點。

我的意思我不希望因此引起誤解，我不反對人專心一意地去寫小品文，老實說對於幾位寫小品文的前輩我們常常是十分敬重的，他們的許多精緻美麗篇章也將是文學永不消滅的光輝，我們希望的是各自的努力，即使是一條偏僻寂寞的路子也好，將來碰到壁時也不過在個人方面是一種小小失敗，並無影響及別人之處，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剛才說的那段話，就是說對於「朔風」的停刊我們也不應該有多少惋惜的意思，我的話也許會多少損傷到創始人那種為藝術的嚴肅的自尊心，那實在是應該深深致歉的，但我的意思却並不是這個，我說的是這刊物無形間給一般作者和讀者的影響。因為這實在是一種刊物，一種形成集團的表現，跟個人走自己的路子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我的意思可以說得簡單點，實在我並不贊成辦一個純粹小品文的刊物，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於一般作者和讀者總容易有一種不好的影響，慢慢地且儼然會形成一種風氣，使每個提筆的人皆偏愛於小品文的抒寫，也許因此對於小品文會有很好的成就，但是影響所及對於我們一般散文的發展是不是也應該來作一番得失的考慮？

上邊這段話也許有人會批評我是杞人憂天，這個我不必來多加辯論，我總相信這是根據實際情形和我自己的經驗發出來的決論，也許也會有人對我有一種同情的表示的。老實說我的對象不全是在「朔風」，寧可說我回顧到事變後北京的文壇時，想起當時也還曾有人來提倡幽默和小品文，想重走林語堂的那條路子，不得不在這方面多說句話，使我們大家有一個更深的反省。這是真的，這是我們的文壇事變後遭遇到唯一的嚴重的關頭，真幸虧那時還有些不甘自棄的人出來加以辯駁，把我們的作者和讀者從幽默和小品文的氛圍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散步到外而那片陽光充足空氣新鮮的天地下去把他們的靈魂培養得健康雄強，這些人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們也將繼續以那種老實胡塗的精神在這個文壇活動下去。這個我想應該是我們現在還居住北京的人，且關心到作爲這個民族靈魂的文藝的人不該放棄的一種責任。我們既然還打算活下去，活一天我們就該來作一天的打算，如何方法得有意義，使生活接近一種崇高的美麗。我們不樂附風雅。也不打算藉文藝來作爲升官發財的階梯。我們也許是一個真正的俗人，地道的鄉下人，因為我們不懂得投機取巧，故所作一切皆儼然被聰明人目爲愚蠢，且爲胡塗。這種人在顯赫着這個文壇的浮而熱鬧上並不需要，但是他們却可以成爲一種潛勢力，推動着這個文壇向更崇高，更美麗的方向走去。這種人跟所謂的文化人大異其趣，我說的是那種假文化人。不必臉紅，我們可以自己來冷靜地分析一下自己，我們究竟對於我們的文化盡了什麼樣的一種職責？這裡我想說說最應該好的。我想即使是消極也好，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消極得嚴肅質直一點？

與「朔風」性質不同的是「輔仁文苑」和「中國文藝」。這是兩個包羅文學各部門的大型雜誌，從它們的發展上看來應該是比较「朔風」有希望的雜誌。對於這兩個純文藝的刊物我可以有幾句話說，但是在未說之先，我需要向讀者加以聲明，尤其是對於爲者我完全是以一個投稿者的立場來寫這篇文章的，希望讀者能够免去一切不必要的誤會。這種編者，作者，讀者心靈間的溝通我想是促進一個刊物向上發展的必要條件。

件。我們應該來促進養成這種精神，這種自我批判的精神，毫不帶一點自私的心理來對自己的東西加以恰當的批評，即使是那最好的和最不好的部分。我想這應該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因為我們自己總比較了解我們自己的，讓我們心胸寬亮一點，毫不帶感情地來對自己的東西加以得失的分析，作這件事我想很讓我們快樂。

這裡我想先試着來對這兩個刊物加以比較，但又覺得很難着手。一個刊物表現在讀者眼前的應該是它那些選登的作品，此刻北京寫文章的人究竟有多少我們都可以知道，所以有時候常常使我們懷疑這個刊物上的甲就是那個刊物上的乙，也許我們的猜想並不對，但文章總脫不開是那些人的文章，要比較說某個刊物好到那裡壞到那裡實在不容易說得好。末了我想只能純粹就刊物的編排上着眼，看看它們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且得便貢獻我們自己的一點愚見。

這兩個刊物編排上唯一不同的地方應該是它們同樣刊在卷首的論文，前者似乎每期都有，後者似乎不一定每期都有。現在可以讓我們來好好地看一下。我們前邊提到這兩個刊物都是包羅文學各部門的大型雜誌，按理說每期每類都應該有一點才對，但是一個編者總是希望作好作品給讀者看，他應該有一種寧缺毋濫的主張所以一個明智的編者對於稿件的取捨間就應該使自己有一點伸縮的餘地，不能作繭自縛。平心說來「輔仁文苑」上的一部分論文實在要不得，這個我們統統可以稱之為「藝術上不成問題的論文」，執筆者既無那分魄力去開掘那未經開掘過的靈魂的祕密，最聰明的辦法我覺到最好就是自甘於罷手，把有用的時間去作點別的較得意義的事情，這種論文在別的刊物上發見我們覺得並不奇怪，「輔仁文苑」也居然不願放棄這種作品，我覺得實在在是編者處置失當的地方。這裡我希望有人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非成心非難誰和抬舉誰，「中國文藝」上的論文有好些我也一樣不能同意，但他碰到真正要不得的論文時就乾脆這一期把論文免去，這裡就可以稍稍見出兩者編排上不同的地方。中國人講究排場，把面子裝點得漂亮，在從事一種事業時我們可不希望把這種習氣保留下來。我們希望一個文藝刊物的內容分門別類都有，但是我們希望每一類都有一種結實的東西，我們實在只想真正地看到一點東西，並不因為外表的五花八門就使我們心動神搖。除開論文之外，兩個刊物對於小說散文都同等重視，也同樣的有許多使我們不能忘記的東西。詩方面「輔仁文苑」比「中國文藝」好，我們真高興這兩個刊物對於我們的新詩都不吝惜用同樣多的篇幅來容納它。新詩一直到现在總還是被一般人誤解着，作舊詩的人看不起它，讀者不喜歡它，似乎連我們作新詩的人也對於那詩的特質不容易有一個確定的不移的看法。新詩應該是自由詩，到現在已經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問題，韻脚的有無，或者上口不上口，我覺得都不必來顧慮，它跟我們過去的舊詩不同，跟西洋詩也似乎不完全一樣，它應該是自己，就是說從有韻律的舊詩到現在自由的新詩雖然有它發展上的必然性可以尋溯，但是它現在已經獨立成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特質，新詩還是它新詩自己。我覺得我們現在理想的新詩應該是寫得質直的，內容是詩的，而形式却用一種散文的寫法，它與過去舊詩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舊詩形式雖然是詩，但一部分內容却常常是散文的，這個可以用來說明過去舊詩裡一部分好詩，它們是好詩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同樣詩的內容。新詩既然從過去舊詩的陳腐格律中解放出來，它必然得去求一種新鮮的文字來表達它的意象，所以新詩的形式應該是散文的，因為散文的寫法總是最自由的寫法了。明白這個我覺得方可以來談新詩的解放，動手創作時也才可以明瞭如何來運用我們的文字。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新詩真是一個獨特的東西，它與我們過去舊詩的形式不一樣，詩的內容也不會一樣，與現在的散文詩也不是一樣的東西，它可以寫盡我們感情最纖微的部分，却又無往而不利，這真是我們的新詩人神而明之的事，它的來日方長，正待有志之士去努力開發。關於詩方面我有興趣可以談，惜又不能多談，真是不

顯惆悵之至。兩個刊物上的一部分詩很有使我喜悅的意思，但是我也討厭那些數百行或者千行的長詩，我看兩個刊物上那些長詩總是一種近於鋪張的表現。我並不是短詩的偏愛者。我也沒有理由來反對人寫長詩。我希望詩人能儉節他自己的感情，不吝惜文字，也不鋪張文字，一切都表現得恰好。那些長詩的內容以我看來總是一種散文的，而徒具有一種詩的形式，或者也正是因為沒有經過一番醞釀，就任憑感情奔放下去，所以寫成這樣驚心動魄的長詩。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感到「伊利阿特」，「奧特賽」和採取戲劇形式的「浮士德」是如何產生的，是不是它們都同樣的有一個複雜的詩的內容，然後才需要那樣多的行數來包容它。因為詩尤其是感情的表現，所以人們都以為有感情就可以有詩，却想不到這感情也還需要一番培養。詩人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我想就是由於他是一個感情的操縱者而不是一個感情的放縱者，他懂得如何來保留這感情，醞釀這感情，讓感情昇華到最純粹，最單純，也最深沉的一步。我們的新詩人都似乎不願意來理會這一點，尤其是年輕這一代中儘管有很長的詩發表，却難望有較短的深沉親切的篇章。這個往好處說可以說是一種生命力蓬勃的表現，往壞處說可以說是一種濫費精力，是我們詩壇的一種損失。這裡我應該聲明我並沒有反對人寫長詩的理由，我只是提示詩人應該儉節他自己的感情，我想一個細心的讀者他應該會懂得我的意思的。

寫到這裡，適逢四一劇社成立，我那天去青年會參加了那個盛大的集會，回來的時候覺得有些感想。除了田漢們的「南國月刊」和熊佛西們的「戲劇與文藝」，附在晨報上的「劇刊」之外，過去沒有多少專為話劇努力的刊物，也沒有什麼刊物的成績能超過上述刊物之上。一般文藝刊物對於劇本的刊載和戲劇理論的介紹都嫌太少，尤其是前者，並不是刊物不願用較多的篇幅來容納它，實在是沒有多少好的劇本可以使它登載。戲劇跟其他文學的部門不一樣，除了純為誦讀的屬於文字的劇本，大多數都需要搬到舞台去，也需要舞台使它有一種實驗改進的機會，所以戲劇的發展不單需要刊物的提倡，還需要一種實際行動的表現相互推進。中國過去戲劇的組織有多少，除了北京的藝術學院戲劇系，定縣的平教會，在上海的南國社，藝術劇社，周遊各地的中國旅行劇團之外，有多少維持了較長的生命且真正表現了一點成績的？這個我們不願一味來抱怨從事戲劇者缺少堅決的勇氣，不能埋頭苦幹，大部分實在是客觀的原因來決定了它的命運的。事變以後的「中國文藝」和「輔仁文苑」跟事變以前文藝刊物的情形並沒有兩樣，它們實在是關心我們的新的戲劇的發展，可惜又沒有多少在這方面努力且望有所成就的人來同它們合作。四一劇社的成立很使我高興，不管那天參加成立大會的人那麼難，但我相信他們都同樣有著一顆關心戲劇的熱心的，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够從此興奮起來，刊物和劇社能取得相互聯絡，共謀推進我們的新的戲劇向更美麗的發展。為使戲劇能充分發展起見，我尤其希望四一劇社能單獨辦一個劇刊，介紹一切必須的戲劇知識和鼓勵新興的作家來從事創作。辦一劇刊，我覺得那意義的重要不在於有一個豐富的戲劇圖書館之下，它並不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却是我們戲劇運動裏更迫切緊要的工作。老實說，從現階段的戲劇運動看來，培養出若干劇作者，導演，和一切舞台的設計者，比之訓練出一批技術高超的演員更迫切緊要，也許我們十年難得一個劇作者，一個導演，但是只要有作者和導演，有天才的演員却可以隨處由細心的作者和導演在熱心戲劇的人們之中發現。中國過去話劇不能充分發展的另一原因我覺得就是由於這個劇本荒，試看過去中國旅行劇團所演的許多劇本，有多少是他們自己創作的，差不多都是採用別人的創作或請什麼人改作一下由什麼地方翻譯過來的劇作，中國旅行劇團的存在是另一原因，我覺得這實在是它本身的一個莫大缺點，後來的劇團應當克復的。我希望四一劇社努力的也在此，我覺得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緊要的，別看輕它，看輕它這個劇社也就將失去了它的生命。屬於過去劇團本上的種種弱點，客觀環境上的困難，這個

已經成爲考生常談，差不多每個劇團剛成立的時候，都會自己來警惕自己一下的，這方面我想我們可以不必多說，四一劇社既然能够組織起來，我想它自然會有它本身的一分勇氣，它自然會在萬難中努力掙扎下去的。

我從「中國文藝」，「輔仁文苑」談到四一劇社，我所要說的話大概也快完了，我寫這篇文章的意思並不是想以幾個刊物作對象來加以批評，我只想來看看我們過去這幾年文壇的傾向如何，思索我們當前應該努力的方向，說得誇張點，也許嚮往過去文壇的光榮，而謀所以復興之道，我的企圖或者近於一種野心，但這種野心的完成也還需要跟我同意的人來作一番沉默的努力的。時至今日，假若我們還打算活下去，認爲不絕努力以向真理應該是我們人類唯一重要的職責，就不容我們有一分因循，一絲苟且，該如何用一種不眠不休的精神來完成我們文化上最艱巨也最美麗的神聖事業。華北文藝協會組織起來，又停頓下去，我認爲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這個協會本身假若努力得當，它對於我們文化上最艱巨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們希望大學文學教授，中學裡的國文教員，雜誌日報文藝編輯，以及有關文化機關，對新文學有野心且抱有希望的人，大家聲息相通，精誠合作，來看看我們當前文壇的毛病在那里，成就在那里，然後來改正它，領導它，且望造就一種良好純正的新鮮空氣，讓那些後進者在那美好空氣裡滋榮生長，開花結果，時間也許可以以把我們現在這番爲文藝努力的苦心拭去，但是那些美好的果實，人類精神最高最美的表現，却將始終輝煌於千古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成。

這篇文章的題目我也許可以寫作「事變後的北方文壇與我們當前的責任」，可惜的是事變以後我們就沒有看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有什麼文藝方面的活動，也沒有什麼新的刊物出現，直到今年夏天我們才看到在濟南出版的「大風」，這是一個也登載時事論文也登載文藝作品的並非純文藝的刊物，內容相當的貧弱和蕪雜，所以我想，還不如老實一點，單寫寫我們這個北京城裡的情形，自己的孤聞寡見自己是懂得的，但也沒有別的什麼辦法可想。其次因爲我的主旨只在說明這個文壇的傾向，所以對於這個時期的作家和作品都沒有提及，也許也應該提一提的，這個只能怪我生性疎懶，平常寫文章又總覺得話說了就可以，不願多所印証，這都不免是遺憾之一，不得不加以聲明也。

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後附記。



# 本刊基本青年作家



在事變之後的華北文藝界，成名的教授階級的作家，大都晦迹高蹈起來，有些人是因爲已經成了名，並且從寫作上得不到多少報酬，便失掉了寫作的興趣，但有些確實也是喚不起寫作的心情，雖欲勉強將筆畢竟不能隨心所欲，只好拋筆不寫，這種情形，是我們應該原諒並且十分同情的。因爲人在社會閱歷稍久就要失掉好些火氣，對於環境順逆感覺的程度很靈敏，而反應起來却能够抑制得多，所以發抒情緒的熱烈程度，也就要遲緩衰減了。可是青年人都恰恰與此相反，在任何情勢任何環境之下，都有一顆熱勃勃的心，需要發抒，也需要從別人接受心靈上的吐露，近年來華北文藝界的掙扎支持與創造復興，都是靠這一般青年朋友們的努力——本刊二年半來的發榮滋長，也多由這一般朋友支持，因此願意在這一年開始的時候，將這些位朋友，特別介紹給本刊讀者，一方面幫忙讀者更容易瞭解一點他們生活背景和他們寫出來的文字，一方面也可以說，要他們更進一步向讀者諸君許願向耕耘文藝的園地努力，彼此合作，向復興和發揚華北文藝之途邁進。至於已成名而仍爲本刊幫忙的老作家們，因爲大家比較熟知，這裡就不再介紹了。

編者 鍾心

## 發表次序以筆名筆畫爲序

- |     |     |     |     |    |     |
|-----|-----|-----|-----|----|-----|
| 李曼西 | 雷妍  | 梅娘  | 林福  | 茗心 | 金人  |
| 麥靜  | 汪家社 | 梁雲  | 侯少君 | 張弓 | 李木  |
| 朱英誕 | 梁稻  | 公孫燧 | 林榕  | 王敏 | 石羽  |
| 陸離  | 趙今吾 | 趙大同 | 東方雋 | 雨辰 | 王石子 |
| 蕭菱  | 幻陽  | 紀璧  | 李雲子 | 金周 | 左金  |
| 何漫  | 蘆沙  | 程心粉 | 陳異  | 哲西 | 威立  |

「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濟南是我的家鄉，在那裏，我度過了一半的童年。後來，燕都便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這裡生長，求知，服務，現在，我仍然在這裡教書，寫作……我是在爲着未來的人類貢獻我一切的知與能。

中國文藝 本刊基本青年作家



### 歲暮

金人

一九四一的蠟燭，在狂亂的風中，已然燒到了最後的一寸。它的火燄左右的擺動着，但它却盡其全力的照亮了它周圍的空間。在它的旁邊，另外的那隻刻着一九四二的紅燭，也已高插在蠟台上，等待着舉火了；願它帶幸福給人間！

我默默的看這融了的攤在蠟台下的縱橫的臘淚，我慢慢從那紅紅的淚漬裡，看見了人世。那裡面蘊藏了微笑，也蘊藏着低泣；有刻苦的努力，也有可憐的敗績。我也看見了這一年中的我的影子。我一一的檢視我的生活的印跡和文學寫作的收穫，我發現不少的空虛和漏洞，顯然的，那是失敗的指標。

我懷着慚愧與興奮交雜的心情，望着那另一枝預備點起的新燭。是的，正如許多青年朋友所想像的，一九四二這枝蠟燭，是會被更狂大的風吹得搖搖欲滅的，但是，在心境上充滿了憂感是不會除掉那陰影的吧。我們還有那枝蠟燭，我相信它會更熠熠光耀的。那麼，且藉着它的光輝努力生活，努力寫作，努力補起那些空虛和漏洞吧！

明年，當雪覆大地的時候，讓我們再來檢視我們的收穫。

一二，八，一九四一，古城。



### 小傳

金人

我已做了四個孩子的父親，有着和美快樂的家庭，太太是個治家有方的主婦。使我能安心從事譯述的工作。

提到北京，那是我第二故鄉，我愛那座古

城，尤愛那裡人士，使我感覺有如隣人的一樣可親。年來與古城中的讀者作文字上的交結，尤覺快慰光榮。于此我不能不感謝古城青年最影響大的「某夫人」屢屢將拙譯各書向讀者推荐之力。不吃煙，不喝酒，拍網球是我的嗜好。



不明

### 本年的理想代畧

「未敢輕動原題姑且這樣保存着吧！」

「本年的理想」這個題目一接到時，恍然意氣昂，很想抖擻試寫一些，企望冠冕堂皇地聳一下人的聽聞。可是仔細想想以後，覺得不寫也對；因為這種過度逼近現實的題目，不合中

國人的脾氣，完全和民族性兩相背謬。

都誰知道一向國人是中庸態度自謂的，所以從來把理想的實現性放得既長且遠，以免中途遭變忽生枝節，招致說了不算之譏。而不妨弓不滿絃永遠徘徊在準備工作的進退咸宜的地步上，於是這樣之下才能抖胆說說明年後年或若干年或若干世紀以後我們要怎樣怎樣要如何如何的話。而且必須這樣才像老成持重的樣子。因此我想冒昧一下的勇敢全部消失，認為尚有再考慮的必要，免得吹一番大氣以後，待過了「本年」見不得熟人。

我就又想了幾番。覺得寫有寫的好處，不能一概抹煞。比如在人前一露色相得幾聲不著際邊的獎贈和稿費等等的誘惑就惹得人心眼活動。此外還有一件大有利益的條件，是國人對於事情都不求真（除過銀錢怨恨以外，難得幾個追究舊賬的）。所以我又決心寫他一些彷彿準備工作之類的架空「理想」，並且絕對不說限期實現的話，那末本年也就是明年後年或若干年，或若干世紀的意思了。

但是，我得從自己的「略歷」說起，不然便會失了根據而胡塗得湊不上駁縫，——如果竟連「理想」也不像樣起來，那還有什麼意思呢？

從小我很憑信自己的考試技巧和偽造分數表的技巧，在學校裏就只知道屬於玩兒一類的事和功課，自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可是我父親不相信自己的兒子會騙他，因為對於我所得的驚人分數非常滿意，反格外對我寵愛有加，舉凡飲食衣飾樣樣優待，所以從小就把我鑿養成偷巧偷懶好享受的習慣。初中畢業以後家裡特別把我送到北京，是打算把我深深造就一下的意思。他們不是希望我升官發財光榮門第已記不起了（我父親已經死去，也實在沒法提調口供的）。但我並沒有那末辦。

因為我是鄉下人，對於城市的美麗罪孽，真的受眩惑，絲毫

都不存疑便會心魂顛倒起來的。況且連二十六個字母也寫不出，只不過在交換條件下互相提攜，分別掠取了第一第二的輝煌，是經不住認真的學科考試的呀。

結果不得不在一家教育廉價售賣所的學生小店，買了一席坐位，以待新的熬煎。不幸那年頭的人容易感情衝動，在某種原因（也許沒有原因）慫恿之下，便無理由地和學校老板對立起來。自然無疑的我是被開除了。

同時另外受時弊的影響，莫明所以和家又對立起來。這是出門不到半年發生的兩件事。於是我下了一個決心，打算和日子泡。看誰能把誰弄倒。而在自己一面是很情願放棄嬌懶習慣的，不過孩子的空想是比空氣尤為淡色，而且自信的倔強恰是最脆弱的部分，於是從此完全在倒置跌撲的狀態下混過來。之間曾半工半讀，曾學過藝術，曾忍耐飢餓，曾發過誓，曾樹立過很多的壯麗「理想」，也會因「理想」壯麗便失望得也壯麗，而用自己的手扼殺自己的生命。可是沒有死。由此為另一個新生的開始，倒想看看自己的一切究竟行將得到怎樣結果，這不是理由的理由，頑固地支持着自己的生活勇敢，逢人逢事或對自己，便極其油滑地推敲分析着各式各樣心理和行爲，想看看極其極的的根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生活和意識活動，這樣在繁複的人情世故恩德怨尤中又是好幾年，漸漸覺得自己從始到終太愚笨了。彷彿這世界上的常人所謂的智慧，根本比愚蠢還壞，像善惡互彰互生而不會全滅，與奉行多重道德等，才把人人安置得最不合式，而且這不合式又是非常絕望的。於是我發現修性清養與名士高蹈以及真善全一的大理想與實行者，就是懶惰的別一解釋，不過大公與自私之別而已。那末我會放棄了的嬌習慣，豈不是很可惜的嗎？

正義的目的在於保護個別的自私，而慾望的滿足就是虛空的

開始，這個矛盾對立的實際，我不是神明，不敢妄加判斷與糾正，所以我的新的「理想」，便不能不又回復到這個「懶惰」的要求上，並且希望自私自利唯我可享。——我想許多人心底的隱秘意慾大致也正類乎如此吧。因為這是偉大堂皇樣子以下的宇宙真面目。

但貿易制度存在，所要的懶惰是須有大量資本才能購買的，而我是老大國民之一，不善生存競爭，又頗愚於傳統教育道德情感的形式維持，在不過分嘲笑的程度下才肯零費一些自尊心，至於搖尾諛笑，則必須單獨相對的狀況下，或沒有人跡與燈光的地方，才肯抽動一下肌肉的活動。像這樣半掩門的形式，怎能得人寵幸。付予大量的纏頭呢？因而我想到善用機會和供求需要的方面，以為這是一個非常恰合遺傳習慣的無上辦法。比如遇見六親斷絕擁有巨資的寡婦或老姑娘誠懇徵友的機會就最合式，至於健康容貌可不計，我可以到別處去購買歡笑和奉承。只是，她不得有常年法律顧問，並且不得發脾氣。否則，對方不曲意順從時家庭決不能保持「和合狀態」了。

坐享其成日腦滿腸肥得無所事事，這種百分之百沒有扣頭的懶惰，如果一部人可有，另一部人完全順從，料想宇宙或能自動和諧的吧。然而以我的自我立場說，却須有一種絕對例外的寬容：如逢我懶惰得非常呆板的時候，可以發一下脾氣，承受我的富有而溫柔的妻子和僕婦們的曲意寬哄和溫存。應想單獨我能如此時，必能引人妒慕，滿足自我的矜矜心理，且能格外體會到家庭的和合趣味，和臉笑逢迎的奇觀，於是懶惰的意義就更有「一番正大之處」了。

飢餓和貧窮是不名譽的事，這種滋味親嚐以後才知道真不好受的地方，所以我相信這個「理想」男女適用，必有一大部還未得到懶惰而不偽飾自己的人會具同感的吧。這也許不是莊嚴其

表的道德情感所能公然承認的，所以這裏未敢限定實現日期，並且未敢包括在自我的公開預算之內，不過僅乎理想理想而已，而已。



王石子像 午馬年畫

### 略歷

王石子

懷念完中學，又去學了幾年簿記，會計，速記，後來沒讀完又厭煩了，乘父歿取得自由去鑽研社會科學，施行社會科學，被挫，入教育學府，仍求社會科學，一年該系被政府停，轉習史學。剛頂出方帽，頗驕縱，雖職業甚微。後又習報業，驕氣全消，出國近二年，明白了許多事，——連別人的帶自己的。在婚姻上受折磨甚大。試驗過勇敢青年的羅曼司。今頓健忘昏憤地往下生活，苦樂難辨。我是河北人，世代務農，純鄉村人，喜食大蒜，這半生的二分之一作在北京，我愛北京甚於愛故鄉。

### 本來的理想

一年的日子實在太長了，我不敢像製一冊憲書似的安排我逐日的功課。如果在這一年裡，我有飯吃，更多有幾天我自己的時間——真是屬於我的，我倒願意作一點自己心愛的事，我不該現在就把自己算作老年人。

我知道情性如我的這樣人是不會作出什麼來的，至少我覺得我應從今年起，多讀點偏於文藝的書，不願恥笑地說，我真還沒讀過十本小說，沒念過一本文藝概論，我真該探求一下什麼是文

學，放下那些「歐戰雜寫」，「貨幣論」，「世界風土散記」之類，類的興趣。

好在目前我想滅了戀愛的心緒，我是說，我不再去追求一個自命爲「孩子」的女人，若是一位年在三十左右的孀婦，飽經滄桑，洞察人情，有自己的風韻與個性，偶爾尚有羞嬌，懂男人心理，表面像李健吾寫的「這不過是春天」裡面的廳長夫人那樣辣的女人遇合了我，我還是愛，但不要每天必得寫信。

自然我頂願意有點錢，可以讓我不去就職業，在門牌上寫上「賦閒」也沒人找到家來欺侮我。

我不喜歡有太太，只和前面我說的那位孀婦是朋友。

我最愛孩子，我又怕負擔孩子們的費用。

有幾件合體的中國衣裳穿。過城門檢查時警察不傷我的自尊心。

願我老母總健在，我要聽用她的頭腦分析時事。



### 希望

我是多麼慚愧的把我自己介紹給讀者哪。

告訴你：我雖然是在輔大經濟系二年裡，可是我還不過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頂淘氣的孩子。如果在晴朗的天氣裡你到北海，你一定會看見在五龍亭畔，有一個青年輕輕的走着，哼着藍色多腦河的曲子；有時他坐在石岸上望着遠處的白雲冥想；在激動的時候，他會搖撼着一顆小樹，活像一個小瘋子似的……哈，多

中國文藝 本刊基本青年作家

好笑，多好笑，那就是我哪。

談到我過去的生活呢，在那裡面充滿了痛苦：我曾看到了多少悲劇；也曾身受了多少艱難與困苦。但，我不會流淚。我永遠呈著一張微笑着的面孔，正如你從像片上看到的那樣。因爲那美麗的希望，在我面前展開了一付偉大的景象，引導着我向前走！向前走！

在人生的旅途上，是誰也免不了掉坎坎坷的；然而，那坎坷並不能消滅了我們勇往向前的渴望。只有在極大的痛苦中，才能够找到極大的快樂，一九四一，無聲的過去了！面向著一九四二，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興奮起來呢？我們將怎樣把握這新來的一個年度？否則，告訴你，一九四二也會悄悄的溜去了呵！如果你沒有什麼進步，可是你的年齡也會進步的。時光老人是不體貼你年青年青的呵！

把過去的拋棄在背後，先計劃着怎樣利用未來的時光吧。我們必需生活在真理與愛情之中，而有一種不可克服的希望——懷着這希望征服了自己生活的困難，再去征服外面的世界！我們——除了那些拿死人作模範的人外——是生活在一個大合唱裡面。雖然我們唱着不同的歌曲，但是這一切歌曲就像是許多小溪似的，匯集在一起而成了一股激流，向前奔呀，奔呀，奔到充滿了新生活的大海。

一九四一，這一大把日子從手中溜過去，我微笑着的送走了它。對那富有希望的一九四二呢？在我的臉上，早已畫滿了興奮與喜悅交織的條紋。我靜靜的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讀者們，在一九四二年的開始，讓我對你們作友情的祝福。並，遙寄給你們我的微笑的影子。



### 未來的日子裏

「真理的光芒閃耀無邊」

不要猶豫，不要遲疑，  
在每個陰暗的整個中，  
尋求若干善，并且眺望着優美，  
忘掉人生的陰沈，  
快樂的最後美滴就會滴下來。」

默默底匆匆裡，白天過去黑夜降生，歲月是這樣從我手裡溜過，生活給我的維束，壓榨，我忘記了什麼是歡欣，更響不起昔日嘹亮的歌曲，綺麗天真的日子悄悄地，不知什麼時候，離我到遙遠的地方去，啊！不要回憶吧，讓過去安靜的埋在心底！

在這疲備跋涉的途裡，又加多了幾個足跡，又滴下了幾顆汗粒，遠寺古鐘繚繞的響起，不要遲疑，不要戰慄，未完成的路子，還需要這付青年的熱力！朋友，告訴你：

當生命像柔歌般的流行，  
那不難使人覺得歡欣，  
但真有價值的人，  
却是那能在一切逆境中含着笑的人。

一九四一·年末

### 本年的理想



「街頭巷尾，一聲「新皇曆來喇！」給心頭沉重的一擊；更不

自主地抬起頭來，看一眼那僅有二十幾張的日曆，我無言默默，腦海裡一片蒼茫……

一九四一年又將在人們的面前永遠的消逝了。

回想起兩年前，槐花香剛要鬧珊的晚春時候，自己爲了生活，離開了這座古城，投入了沙漠淮南的懷抱，度着離離而寂寞的官場生活。兩年來雖然給腦膜上殘留不少可悲可泣可喜可氣的影子，但如今還是爲了生活，又被這座古城把我給牽引了回來。在剛擺脫出來的現在，還沒有把這影子捕捉到而留在紙上的閒暇。但我相信，時間是絕不會給它抹去的，給我一點沉思的機會，那些人物一定要像走馬燈似的出現在我將來的寫作上。

一九四二年幽幽地來了。「本年的理想」啊，我不清楚「理想」究竟是什麼，但我却有點微薄的希望，寫下來且做鼓勵我努力的一個助手罷。

一，把已竟讀過的幾本自己最愛讀的名作品再看一遍，希望能發掘點什麼出來。

一，想從如「世說新語」一類的前人筆記中找點可以寫成小說的材料——有一篇預定就要動筆的是以安祿山之亂做背景的歷史小說，主人翁尚未確定，或者拖出李龜年這位音樂家出來。寫作的動機是杜甫有一首江南逢李龜年詩說「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覺得這詩後面的確隱括着個不平凡的大時代。

一，給逝去的母親寫一篇約十萬字的小傳，希望能於本年秋季間她老人家的二周年忌辰奉獻與母親的在天之靈。

一，希望能聯合幾位朋友辦一個專登詩和短篇散文隨筆的刊物，不要劇本。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



### 悼

你在天國  
乃有福了  
剩下是  
烟霧裡，酒醉裡，畫夢裡  
日子是我們的  
還有是時間  
萬人的烘爐

×  
你在天國  
乃有福了  
剩下是  
灰色的，紫色的，古銅色的  
生活是我們的  
還有這世界  
幾千年的罪惡

### 本年的理想

我寫詩是由於我善感的性格。這性格使我對一些即使不是怎樣動人的景物，也常會幻起如夢般神密。然，善感不必讓多愁跟着，那夢般的神密只讓我找一個，盡可能來找一個類似哲學的解

中國文藝、本刊基本青年作家



釋。

雖然是性格有以促然，而寫詩究是一個修養。就是它表現一個修養。賣藥的廣告是手藝。竇愁又是造作。修養要各方面的培養。我喜歡詩，要寫詩，而我的修養却無法讓我寫出一首好詩。功課的忙是多讀，多寫的大阻礙。這是憾事。

「本年的理想」這題是個大鼓勵。然理想未免太堂皇。說有個培養修養的念頭和想那樣做就是。我無法否認喜歡詩，有了這題目鼓勵，創造詩的生命則又是應該的了。



### 今日以前的略歷

生活像是一灣碧綠的水，永遠是那樣的恬靜，沒有起伏高潮，也沒有激流。自幼就很頑皮，一直到現在，脚步走進社會了，依然如往昔，不過，在言談上似乎比以前藏拙，也可說是漸漸學得狡猾了一點。

因為在剛一入中學校門時，就對於英文發生興趣，所以中學畢業以後，就考進一個西語專門學校，在校時功課始終未列過前茅，倒總沒有離開過榜尾，原因是馬虎了學校作業而專心致力於閱讀小說，夜間總要看到二三時才能入睡。

假若有人問到我的譯作，真教我慚愧萬分，已往在校求學，有了閑暇便不時重翻西譯投給報館作補白，直到現在我仍未放棄了「胡譯」的工作。雖然也幾次想譯歐美諸名家的著作，但是總怕自己的能力不足，為避免受虎頭蛇尾和不知所云之譏起見，

就和美國的「生活週刊」作了好友，每期寄來，就選擇其中幾篇有趣味者交諸報館發表。至於我爲什麼要翻譯呢？無他，個人的嗜好而已。

一年前，因爲在學校所担任的課程是在下午，早晨起來無事可做，便請了一位德文先生學習德語，每天清早便「呀，呀」「南，南」，不已，最近先生借給我一本極淺近的德文故事書，左手查字典，右手翻書，我算勉強把它看下來了，如果沒有字典幫忙的話，這薄薄的一冊我也許會讀它一年半載的。

我自己認爲遺憾的就是腦子記東西太快，同時也最容易遺忘。

### 本年的理想

記得開始寫三十年一月一日的日記時，一提筆就寫了「工作貫徹始終」六個字，「工作」所指當然不外我最嗜好的翻譯了，可是結果一點正經東西也沒有譯出來，雜誌小說讀了不少，却未曾找到一冊如意的。

翻譯最怕的就是「搶」，譬如說我珍珠新著了一部書，風行歐美，國人不甘落後，一般嗜好翻譯的羣起爭先趕譯，所以賽珍珠的一本「愛國者」僅在上海一處便產生了十六種中文譯本，請問先閱那一本爲佳？前年我試着譯了美國摩根氏的「成功秘訣」（原名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Life）正譯中間有人說京市已有該書譯本，一句話打盡我的興趣，雖然祇剩下兩章未翻譯完竣，可是我再打不起高興繼續寫下去了，數月以後友人某君熱心察閱歸來告訴我，京市所銷者係林大帥所譯之「成功之路」，與「成功秘訣」並非一書。

今年春天我看了漢明威的「鐘爲誰鳴」內容很好，結構也不錯，本有意試譯一下，可是剛開始寫，便接到友人報告說北京已

有人在翻譯發表中了。

一九四二來臨，我沒有什麼過分的理想，祇要有暇多讀幾本好小說，好故事，充實精神上的食糧，假若我願意翻譯的話，那末最好是在其他譯本未出版以前，以免我剛譯了一半，就該另找新題目了。這是最令人掃興的一件事。

我理想着有一本媲美「乘風而去」的西洋文藝傑作問世，因爲像這樣的書多讀一點，是能警惕青年人輕舉妄動，蜚螭撼樹的心理的。史卡爾假若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他本身絕不致於吃那末多苦頭吧！最近的西洋小說最好是以二次歐戰爲背景，這裡面不知含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淒慘故事哩！



雨辰

### 尋夢

尋夢者又嘆息着夢底空虛，  
賞花無言彫謝了！  
潺潺如連朝秋雨，

挑不起半點旅人心思。

既雲中多奇彩，

也正如漣漪中綉印的春花，

美麗是不待人尋跡的，

裙香只遺下一片朦朧細語。

× × × × × × ×

異夢中無顏色？

鬢邊却帶來一些風塵，

修長的身肢分外瘦了，



誰爲你在襟上，  
簪起了一枝春花。

### 自己的素描

在生之歷史上，我有着太近離奇的遭遇，雖然，到現在我將僅僅地度過了二十五年的歲月，而記憶却已凋朽如褪了色澤的硃欄了。

如果說我有些厭煩過去陳舊的日子，早奉旂旆，漫山滴翠也同擦挑不起一些輕微的興緻。

但是，我還自信，至少我仍然遺留着兩隻明亮的眼睛，在晨曦，在黃昏，滿地坎坷却是毫不足慮的，只是我有些疲乏了。

我真感激朋友熱心的援手，不然，我將垂死於崎嶇的途中，迢遙的長路耐人跋涉，悲苦的日子漸漸地堆砌到頰上來了，我驚喜着歲月飛逝，而心中却有着童年的寂寞。

會立下了誓願，記得是在母親病危的時候，把自己用一枝笨拙的筆描畫出來，送給母親做爲週祭的獻禮，光陰蹣跚地爬走了，母親逝世到現在已經是十三年，而這枝笨拙的筆却仍以還不會握起，在自己固然是一件不可容恕的罪戾，對於母親却又是常常用欺騙的話語把這件事放在第二個誓願裡，藉圖以減去自己的愧惡。事實上這並不是用做哄騙母親，而是拿起那枝笨拙的筆，對着明亮的鏡子竟默默無從落筆了。既使在心中有着極酷似自己的影子，而那太笨拙的手又不能靈巧的畫在紙上。

於是，我驚喜着歲月會漸漸地爬到額上來。

待自己在走不完的路中，一朝遇到急驟的風暴，用黃塵把自己埋葬了的時候，這張比用一枝靈巧的筆所描畫出來更酷似的影子，是永遠無須再去琢磨他的苦笑的形態了。

本來自己正試驗着去學習一些繪畫的技巧，而老友石子却偏

偏鼓勵我去爲小說下一翻功夫，事實上這種鼓勵使我加多了不少勇敢，於是當他去日本的時候，我悄悄地寫成了一個短篇「春桃」，寫這篇的動機，便是不相信我能有着寫小說的聰慧的一種試驗，而寫成之後却又有感到愉快了，因爲我發現了更多的我自己的愚蠢。

但是我還有着一些極微弱的餘勇，企圖以酬答老友的热情，預計把自己在二十五年的歲月中受到的磨難寫進一個長篇的「殘枝」裡，雖然在幾年前已經寫下這個題目，却始終不會動筆，乃因自己對於寫作的技巧是極其幼稚的，而我總願紅着臉去試驗一下，只怕自己太嫌手的笨拙而不肯握起那枝滿了埃塵的筆了。

於是，我不想再對老友石子，王朱用欺騙的話語把這件事放在第二個誓願裡。



今年的理想

都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誓言。

我不願意再起誓了，因爲每次我

在除夕的燈光上，我永遠是珍惜一年最後的時光，好像因爲這短促的幾小時，才想到過去了的日子實在可貴也可惜；於是，眼中含了淚，望着燈光發誓，結果，在第二個除夕降臨的時候，証明了我是一個違反自己誓言的叛逆。

今年，我不願意再犯法了——我自己定的法律，我只用一棵慈母似的心腸，希望我自己不再變壞，不再隨着年歲的加增而變壞，難道我的擔心是不合理嗎？

再有三天，我就跨出了二十歲的門檻，我很奇怪，在這七千多日子裡我不能留給人類一個好的印像。我愛社會，社會並不歡迎我這廢物，我愛家庭，家庭並不以為我是個善良的孩子，我愛朋友，朋友都怕我揭穿了彼此間的秘密，我愛母親，母親也許以為我是個忤逆。我還有什麼辦法來和偉大的人羣携手下去呢？除非我見了醜陋，硬說美麗，見了罪惡，偏去讚揚，見了虛偽，認為真理。

我不能這樣做，這是一件很值得惋惜的事，但是我怎樣活下去呢？我希望在這未來的一年中，能抓到一條很滿意的處世奇術——這是我的理想。

我的歷史很簡單，生在北方，長在北方，至於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愛好者，文學，藝術，音樂，遊戲……年齡，算的清清楚楚，還有二十九天整整二十年。現在所學的是外國語和心理學。

十二月卅一日



### 本年的理想

理想是得樂園，事實是失樂園，

與其神遊于得樂園而身歷在失樂園，勿寧節省無益精力的消耗，專心致志于現實的事業。哈代（Thomas Hardy）的話是對的，而且經驗也替它做了証明人種不過是運命之神手下的傀儡。（Men and Woman are but harlots Puppets in the hands of fate）

個人既然對於自己未來的一切安排，無能為力，理想豈不更是徒然，自然有人反對這種意見，或者認為是太消極，但是若能盡着個人的能力，盡自己應盡的本分，只須努力耕種，不必問將來收穫。將一切交託在天主的手中，任憑他的支配，則其成就未

必不如徘徊于幻境之中，為此對編者的題名：「本年的理想」無以應之，率意寫幾句聊以塞責。

一九四一歲暮

### 略曆

習西，師大卒業，從事教育



### 歲初

近幾個月來是自己健康最壞的日子，雖沒有整天僵臥在牀上，始終沒有脫離疾病的痛苦。心情是沈鬱的，如同冬日的天空。記得前兩天還是滿院雪葉，現在雪花已經飄飄落地了。朋友都在遠處，信不來。自己預定的工作幾乎完全沒法子着手。心裡稍稍不靜時，想着生活竟過得如此空虛，荒涼，真是連歎息的力量也沒有。又一年的開始對我其實沒甚麼特殊的感想，只有在想像中熬起兩支紅燭來，祈禱着自己的健康，願意多有一點陽光，多得一點溫暖。

因為腦力的衰弱，竟不能讀想讀的書。翻閱的仍然是舊相識的古老的冊卷，低低的念誦：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其聲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却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又南颺，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都往海

裡流，海却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萬物滿有困乏。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目眩，聽不足。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說，這是新的。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過的世代，無人紀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我心裏議論，說我得了大智慧，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衆人，而且我心中多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也是捕風。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侯步石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像在天邊的沙漠裏，

沒有花，也沒有草，  
死一樣的寂寞中，  
就這樣拖了步子走的。

有歌聲也有眼淚，  
但不會有人聽見。

這期間的收穫祇有沉默。

假如此刻是死了去，

留給人間的還不算個故事，

也不够個題目，

中國文藝 本刊基本青年作家

祇是個題目的輪廓而已。

可惜自己缺少一種機能：——

一種美麗的虛偽；

否則這絢麗浩瀚的人生中，

或者有一段無價的將來。

——錄辛巳生日自識——

己未年的暮春，我來到人間的。夢一樣的走過小學，中學這段路程，一點不知道自己爲甚麼來念書；直到十八歲從土味的家鄉爬進北京城，才算知道一些「抱負」。不過那時我憧憬着繪畫的美麗世界，所以在美術學院裡混了四年，結果還是茫然：會畫了又該怎樣？入實業工作是偶得的，却生了趣味；雖然苦一點，但對於筆紙的生活確是生着愛慕。

我對自己沒有具體的感覺，祇覺得不適於舒服，因爲我眼見許多人因爲享受舒服而毀壞了自己的永久幸福。

我理想自己將來還是這樣，也許多少要美麗些，但不宜太美麗。我時常自己餓着自己，給自己苦子吃；這種彈性的反響就是快樂；我之不希望將來太美麗，也是如此。人間沒有苦，也就沒有樂子了！對嗎？

一些美麗的幻想，不一定是我要做的，同時我做的並不一定是我的幻想。無論那件事物，我希望牠要曲折，要複雜而諧和——這樣才有趣味。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林格

寄遠人

——我的自白——

莫準記掛我底生活，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天地，夏天這

裡有橙色的透明晚霞，冬天這裡的河水又結上厚冰。我過的也是隨季節變換的日子，呼吸的也是浮雲中看不見的大氣。

你來到世間過了無數歲月，無意中我遇到你，默默地承認了真摯的友誼。於是握着你底手，在夜深人靜的一盞燈光下，我向你傾訴連篇的故事；聽到的除你底兩耳外，是塔川一爐小火，和桌上一隻鬧鐘：

我喜愛孤獨，因為從小就是一個孤另的孩子，沒有姐妹，也有弟兄。我高興朋友，因為他們是我寂寞的慰安，至高的友情是人間至高的愛。

跨進世間，做宇宙間的一粒微塵；混雜人羣，體會出集體的存在。我把個人和社會連繫在一起，我覺得我為自己活著，更為廣大的人活著。

我揀定文學做我的工作，是由於這一點點的愛好；我不敢說興趣，更不敢談事業。我自然的投身入內，有一時也自然會抽身出外，我想。我夢想着將來的燦爛日子。

給自己畫面影。唉，我怎樣描畫呢？你說我有十足的江南氣，我不想分辯，因為遠祖是家住臨海幾分的。但我自己呼吸的却是沙漠的土。我望開了，真的，二十省年安居的日子。

我念過家塾，進過小學，中學畢了業。這十幾年的光陰，造成我一個嗜好書本却又不肯用功的人。身體瘦弱了，體格不很康健。我喜歡用腦，却懶得用自己的身子。

一個偶然的機緣，或是說無意中的一個念頭，把動亂初定下的心情安放在文學中。真想不到成年以後會自己投向這一個默淡的角落。從此，我接近了書頁；也從此，我遠離了人生。

這片話，是我三年前訴說的。第二次檢討我的過失，我知道疏於人事照應，缺少實際才能。因此，我決定改造自己，重

新做一個世間的有用人。然而，你走了，我孤獨的邁着黑暗中的步伐，我畏懼而且羞愧了。怨自己真是一個生而無能的人。

承問我底生活，我說以文學打發日子，旁無所求；知道自己已經落後萬分，却還在落後中打圈子。你笑我了，笑我是一個不知進取的人，在年歲上，雖說日增，而思想上却是日退。

我不想回憶過去的時日。爲甚麼將愉快變成悲感呢？我想應該後悔我那第一次的提筆。那篇「舊居」是不該紀念的。由於那一個回憶，我自己沉湎其中，覺得有負遠人的厚望。

寂寞時自己寫寫想想以一些薄薄冊頁，結束這一時期的生活；誰能想到從此做成一個悠遠的開端？我遂開始用零碎的殘破筆墨，描畫出過去的種種悲歡，爲我遠方友人，爲我熱誠的愛而寫作。

我獻給你：我顛抖了，我惶愧了。多麼寒值的禮物！

生活平凡，一向過的是寧靜日子，除了以書本做友伴外，接近朋友，却很少接近人生。缺乏人世上的經驗，我的理想遂不能夠和現實結合。因此，在渡過一個時期後，我放下這隻筆，把時光用在別人的成就上。我看見大作家的偉大，也體會到自己的渺小。我無言了；沉默是至高的。

我以十幾萬字的「遠人」集掩埋過去的喧囂。

生活在狹隘的天地中，我又被拋進書籍的房宇裡來。目前，我以文學做爲自己的事業，接近的全是書報。

在岑寂中，沒有寫作。讀書之外，就販賣一點菲薄的理論。像惡孩子時見笑話必轉告他人，我學得介紹的本事，永久在書本和書本中間打圈子，玩弄方方的字體，佔據排字工人的精力，更

耗費那些紙張和油墨。我爲甚麼做這樣一個販賣者呢？

十二月了，這對我是一個可紀念的月份。想到五年前嚴寒時日裡的奔走。而今，我隣近的一片海又復結冰了。我在寒涼之外，復增上萬分悽切。

天寒時，屋裡有一爐煖火。今夜無風，窗外的星子異常明亮。燈光下的世界寂然無語。我又想起幾年前的夜晚，恍惚如夢，而今却不是昨夜了。但鐘聲仍舊嗒嗒。身畔多一個你所關心的人，在我的筆聲裏，寂寞的讀書。我們各自有自己的一個天地。所以我說你莫掛記我的生活；我們心底各有一片安寧。

桌上的書頁，翻着（Max Birkman）的一篇散文，和另一個青年作者的「小樹葉」——我嗜愛這本小書，它們是我在不久之前才放下的。那時，我想高興的寫下這篇文章來；現在，我又後悔寫這一篇牢騷話了。一個乖僻的人需要乖僻的活着，說出來也許別人還是不明白我的。

今天，世界已經掀動起來了。兩天以來，心情像受一個波浪，十二月的日子浮盪着熱情。我寂寞的經過夜晚都市，大地無聲了，海洋怒吼着。

憤愧使我不想再多言。爐火將盡，是安息的時候，我夢裡會有殘破的記憶，也會有可笑的痴想。莫怪我，一個生活在兩世界中間的人。

我永不能訴說明白我自己，除了對我的愛人。

（十二月十日夜）

## 關於他

# 佩薇

林榕寫完他的「寄遠人」一篇自白後，我們一齊讀過一遍，除了在字句上經過他一番刪改外，我覺得他把寫得過於模糊和簡

略。今天他從中國文藝社回來，看到一些朋友們自己介紹的詳盡，對我說應該再寫一點。然而他自己又覺得似乎不必要，以爲在一部份人看來難免有誇張的意思，我自己就担起這一個任務，一年多的友誼，和三個多月的耳鬢廝磨，我覺得所知道他的也許還不致於太空洞吧。

他外表是一個沉默的人，而內心對人熱情，愛人却不肯中傷。他天性和他的名字——李景慈——有很多相同處。他的原籍在浙江紹興，世居京東薊縣，他自己却落生在北京。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小時讀家家塾，有舊學的根底，高小以後入學校，更有文藝的嗜好。在高中後才開始習作，那時主持育英中學半月刊，以他早就有了編輯的經驗。事變後，他到輔仁大學學中國文學，以全力創辦「文苑」從開始到出版，在困難之下出力不小。一直到他畢業後才拋開刊物的責任。

這幾年，他不斷寫散文發表，除了文章的美外，他的散文很有思想。此外，他所寫的有文藝理論，書報評介，和文壇報導等文章。這一年來他更努力在後者了，這是他愛讀書的原故。

他寫文章是被朋友逼出的，平日向無創作。到需要稿件時，一天能趕成一萬字。因此，他常常說自己不是在寫文章，所以也覺得無須值得別人注意。他平日的工作是讀書，可是就在零碎的時間裡，一年也寫有十幾萬字的東西。

他的作品散見於「輔仁文苑」「中國文藝」「中國公論」「國民雜誌」「藝術與生活」等幾大刊物中。以外，他也爲上海雜誌寫文章。

他的集子有一本「遠人」散文集，和一本理論批評集，都已編好，却没有出版。他覺得目前沒有出版的必要。

現在，我們過的生活都很寧靜。他在北大文學院裏擔任新文藝研究的工作。他說近幾年裏想寫幾部關於新文藝運動的書籍所

以注意於史料的搜集，同時他也不開斷他的閱讀，對於世界文學名著，現代的新創作都時刻注意。

他的興趣不很廣博，新文藝的研究和創作之外，也歡喜整理中國俗文學，像戲曲和小說之類，此外很少再專精於別的學問。這點介紹，不能說出他思想和性格的高一，那只好讀者從作品中領會了。

## 本刊歡迎長篇戲劇



魯 迅

### 略 歷

故鄉遠在浙江，我却出生在飛砂的北邊，而也呼吸這古城的灰塵長大起來的。

二十五個年輪了，也是這深冬天氣，我以嬰孩發出第一次大聲的時候，正值顛沛的家境露出了敗落的萌芽，不幸，在襁褓中又失去了爸爸，一直隨着少寡的媽媽邁進淒涼的日子。

到今天，淒涼的脚步是更深沉了，自己雖已至青年，并步入了社會——服務新聞界——但我能用以立世的，可又是什麼呢？命運使我孤寂，多蹇的歲月更使我憧憬溫和，憎厭醜惡與冷酷，熱愛着真實和善良。

### 今年一點希望

我還不適宜被稱為「文學的工作者」，因為我對文學尚無從

致力，接近期間短，同時更沒受到些許教養。

以一個初習寫作人的資格，強列入作家羣極高談闊論，我認爲如不是胆大妄爲，也該是自己盲目的。

故此，當我接得石子和鐵筆兩先生的通知，一時心緒頗窮，我「畏怯」也「不該」以「作家」的名義說什麼，可是我愛好文學，企盼評走上文學的道路，並給未來的田園栽種些綺麗的籽種，這却是真心話，所以我想，表白一些自己的希望，還比較適當。

有人說，要從事文學，自我教育是必需的，其中包含文字的受教和社會體驗，論價值，後者重於前者，因為書本知識是刻板的，項多也只是磨練筆力，而社會體驗是生活的總匯，才是作品的精髓。這話並不假，一篇文學作品，總不外是某種生活反映。然而，儘管生活多麼豐富，描寫才能缺乏，珍貴題材怕也隨着年月埋進了墳墓。反過來，那握有靈活筆鋒的，稍事體驗，便可以創造出優美的作品，這顯明的理由便是，自己的頭腦如果是果萬能收影機，現實任何材料一經通過，再加以秀氣的描畫，自然會映出動人的面容的。我覺得，立意要開拓文學園地的話，必須雙關地獲得兩種武器：活動的筆，和豐富的生活經驗與銳利的目光；兩者不能缺一，也不能有評價它的高下。

淺見雖如此，自身生活却貧困，書讀得也不多，作爲文學的學習者，簡直還未曾邁開第一步，將來，是遺留在希望的烟雲裡麼！

「多向文字方面用功夫，精讀名著。寫作不妨小練習，但不可僥倖冒險，任意把不成熟的東西公諸於世。」這是我本年的冀求，向寶貴作品中接受教養，對我正如一個營養不足的枯兒渴望乳汁一樣；那生活經驗，我看成一種動的行程，只要勇敢地體會就可以了。

總之，文學是種艱困的過程，一部偉大名著，不知絞盡作者幾許腦汁，瀕臨多少痛苦，克服何等困難，然而才得完成那繁重的工程的。



李雲子

### 自我介紹和本年的理想

寫自我介紹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原因是沒有什麼事情是值得放在這裡的；這一次大家都寫，我也祇好湊湊！

不知道爲什麼起了個名字叫「李雲子」？也許後來認爲牠不怎麼好，可是朋友們都這樣稱呼我，名字不能改，到是習慣多用些筆名兒；現在也許有許多人對於李靈，張允中，李彥……都很熟悉，那麼讓雲子三個字算是代表我的一個記號吧！

中學畢業的那一年，父親離開了我，本想不再念書，作點事情吃飯——因爲我家沒有儲蓄的。可惜上課是商業，滿腦子裏却竟是藝術，親友們給我介紹了幾處洋行和銀行，却都沒有考取，因此發奮繼續念書。無奈這個學校又選錯了，每天上課仍是商業，外加上法律，弄得腦子發昏。所以在第三年末要不是趕上了蘆溝橋事變，差點戴上了那頂方帽子。

說起來我不能算是一個用功的學生，每天學的銀行簿記或是倉庫學以及經濟原理、民法刑法之類的課程，到現在恐怕連一個名詞都記不起了，我現在所應用的却是完全靠在自修所獲得的學問。我今年二十七歲，從十七歲的那一年偷了母親的金鐲子賣了幹話劇，一直到現在爲了話劇犧牲過很多的事業，在天津幹過「

三三劇團」「水手劇社」「喇叭劇團」以及自力創理的「流線劇團」，現在北京正在努力着「四一劇社」的事務，

我敢向諸位吹一句牛：就是對於中外電影明星認識很清楚，知道很詳細，最老的如蕭軍士，現代的泰倫德華都彷彿是很熟的朋友；原因是爲了我有許多友人是影院的工作員，以前在天津有優先權看頭輪影院的試片，現在北京也能免費進入西克，其光……所以在華北映演過的試片我都見過，我能閉上眼睛想出任何明星的輪廓。

記得從十九歲就都往家裡賺錢了，可是進入我手的錢不上半天就光，現在方才有了太太，彷彿就知道負擔是沉重的，從現在起想努力養成儲蓄的習慣！

屆至今天止沒有抽過一次「獎券」的獎，也沒有得過外財，今後預備每月買一張公益獎券碰運氣，如果抽了獎，我一定努力實現一個專演話劇的小劇院。

大概我太太一定比我幹，將來我希望能夠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去生活讓建盡量發揮她的才能，我有了孩子，如果環境允許的話，我們一家子都幹話劇！

還有，我的老籍貫未詳，可是我不願多加考察，反正我是生在天津，久居北京的一個沒有故鄉觀念的人。



陳兵

用自己的筆把自己介紹給別人，須多少有點帶「乘史法」意味的。因爲自己也許以爲自己有點「自命不凡」的地方，但照例是不能張牙舞爪的說出去；自己也許以爲自己不乏「抱賦」的地方，但照

例又不好意思描寫「外揚」。權衡輕重的結果，熊掌與魚的不可得兼，只好把事實蒙上一層薄紗，自己躲在薄紗裡給人家一副苦笑臉。

一個青年人，在這社會上的一部過去「史」，說來，真是足够一部好小說的材料。「某生，世家子，幼聰過人……」自己確知道並不聰穎，六年義務教育，只踢了六年小橡皮球，對攻守技術似乎不錯。升初中以後，因為在報上投稿寫訓育主任，沒等畢業就被請走了。高中三年，看了幾十部創作小說，又圍圍吞些些「新文藝理論」，頗以「文學家」自命至於理化則是與自己一點關係不發生的。

爲「深造」而入大學「國文系」，說來真是一種奇蹟，四年大學有了很多不應該學習的事情，對功課則抱著「好讀書不求甚解」的勁兒，課餘之暇，好往各報紙雜誌寫文章，久而久之，居然接到各種文藝社團的請帖請開座談會，別人見面多說「久仰」，自己也學會了說「您太客氣」！不想，混來混去，四年便混完了，這次因爲未寫訓育，所以得「臨時畢業證書」一紙，頗覺「榮幸」，畢業後在一個報館裡充一名嘍囉，大有以它爲「終身寄託」所在的意思，至於後事如何，連自己都不敢想，更談到「知道」，祇好借俗而又俗的一句話「未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文分解」以結束了。



梅娘

梅娘簡歷

「梅娘」二字大家大約都熟悉，她寫過好些小說，短篇集「第二代」，尤膾炙人口。最近於本刊

及大阪每日發表她的三部曲三「魚」「蟹」「蝦」，更可看出她寫長篇的能力。她在日本住過多年，有日本女子吃苦耐勞的好習慣，寫起文章做起事來，又充份的發揮飄飄酒果斷的中國女兒的個性。最近預備再渡日，將來一定帶回好些作品來。最後可以告訴大家她是前大阪每日現武德報編輯部長柳龍光君的夫人。仇儷均文筆能手於我們朋友中的一雙模範夫婦。

(續筆)

本年的理想

希望有真正的評文陪伴真正的創作。希望有一個給文筆人聯絡與能互相砥礪的組織希望中國文藝加大。

我只有這簡單的希冀，願意看見它們和新年一起來臨。



公孫顯

河北灤陽人，前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自今春臥病，已寒暑再易，猶不能動轉，每日視屏太息，無復生人趣味。



公孫顯

我的真實姓名叫「查顯琳」開始用筆名「公孫顯」寫文章那還是二十

九年的事，因爲我一向是從事於寫詩的，三十年會集拙作出版詩集「上元月」，此後依然不斷吟哦，各雜誌刊物發表，皆用真名「查顯琳」我十三歲起始寫詩，十六歲練習寫散文，直到十九歲



才大膽嘗試去寫一篇小說——「海和口哨。」用筆名「公孫瓚」，第一次和讀者相見在「中國文藝」上。

就如「上元月」題記中所說的，十幾年來我把生命完全建在感性的洶湧裡，我驚駭於自然變幻，我沉迷於年輕人的想像裡，而多麼可憐，我却是一個標準的都市人，所接近的只是淺淺的人生由於我個性過於浪漫不羈，涉獵到多少荒唐的事蹟；在文章上，渲洩爲作人情，發露人類先天慾念當我用一隻不成熟而幼稚的筆記下來意外的受到「色情」二字之譏。我說，文學的領域是寬廣無涯的，何況各人皆擁有不相同的人生觀我的生活多消耗在體貼彼此間的情懷，爲的是取得一種經驗，我的經驗就是我的文章。我的行爲或太風流，報告的方式也許太忠誠以至於有很多人對我不能諒解，我是可以毫不關心的置之一笑，因爲我既無貪富文學家名目的野心，又別無企望；只是一個愛說話愛湊趣的年輕人罷了。我不願再作自我的褒貶！聰明的朋友，請你們看到我的文章時下個個公正的評斷吧。

我現在還不斷的寫詩，散文，和小說。我愛詩，因爲那正是我情感沸騰時的結晶。散文和小說，不管我的悠遊割記而已。我用文字渲洩熱情，茁長在繁華裡，我願攝取我的寂寞。也許我很驕傲，自負，我不大看得起人。

我比民國小十歲，籍貫江南，生在天津。四歲回老家此後在上海，蘇州，南京，北京等處消磨了我稚年歲月。初中在南開學校畢業高中則畢業於耀華學校，二十八歲考入輔大社經系，與我本性相違，殊無興趣。此外我喜愛「美術」及「音樂」，七歲學繪，西洋及國畫皆會習之，當初有作畫家之志學凡油畫，水彩，炭筆，廣告畫，雕塑，木刻，金石，皆略窺門徑。二十九年後輿勢忽變，正式從文棄此不問。十四歲習歌，譜練中西諸樂，待負笈京華，曾倚人習國劇，至今年對此道亦覺疏忽了。

總言之，我性好新奇。幼年五歲讀書，不折不扣的私塾讀教育，四書五經，填詞吟詩作賦全幹過，糊調皮，故亦喜運動，但如今也如弁毛之見擲了。

看我的外衣，行動舉止，絕不像一個安心寫文章愛動腦的人，朋友們用奇異眼光猜度我，我自己也覺得很希奇，有時作事最突，但有時也很細心。

我另外還有好幾個筆名，用作發表論文批評文，雜文，不同我的朋友知道，至於我爲什麼名「公孫瓚」呢，這也是一個故事，待我慢慢告訴你們吧。

談說了半天「我」，自己真有點懶惰，我也是一個懶。我不聰明而愚蠢的，尚喜擁有一點青年人妄大的心。我對於文字表現的理想，希望三十一歲出更多的東西，與讀者相見。希望能用一本小說集至於散文，希望能完成我的「月滿樓頭」。

我個人私生活方面，則最喜游歷，愛風景，愛玩，愛太過熱鬧的羣居生活，也喜一人伶仃的去排遣日子。無嗜好，富在寬廣範圍內去博覽一切中西古今雜書。我還是個自由人，既未結婚，也未訂婚。

拉羅簽來，漫無頭緒，也許說得太誇張，不過我承認是低能而質陋學淺的。概言之獻於諸君前，聊爲自介耳。

(病中寫)



### 本年的理想

每逢一個年度開始的時候，我總具備着很大的希冀去迎接它，不但想望它帶給我一些好的消息，同時在我的腦海裡，也打好了一篇富麗堂皇的草稿，豫備一件一

件的實踐在這新的街頭裏。

可是每次的計劃，不但理想過高，同時又太不着邊際。結果是一件件的都隨了四季變幻無定的風雨而消散了。專過境，除了仰望急流的雲片，徒自來幾聲微熾的太息外，又有甚麼法子來排遣這滿腹的愁恨呢！

過去的是無從捉摸了，苦自回味，也只有辛酸、讓我們放下那些來尋求新的道路吧！

一九四二年的前哨已出現在我們的跟前，在這個不平凡的街頭裡，我將要怎樣的來打發這不平凡的歲月？

由於過去的經驗，我不再去追尋那不能兌現的夢境了，不怕簡單，然而要能徹底實現了，那片甚麼都強，所以我本年的打算是很簡單的第一我準備譯一兩本書，第二想把過去的東西整理一下出個小集子；第三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再寫點新東西，此外就沒有別的奢望了。

趙大司 三十歲，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政治學專攻，歷任晨報世界日報，學文月刊社編輯，軍報導課編託，現任新東方雜誌社編輯，武德報社資料課長，教育學報編輯。寫作生涯始於十五年前，直到現在，仍喘息在這貧困的寫作生活的圈子裡。



### 我的略歷

民國十三年夏歷四月二十一日，

我像一個平凡人一樣的降生到這個人間，也就是在這一天，母親她永遠的訣別了我，這也會引起了我的終身遺憾！

五歲時，父親給我娶了位新的母親。

紀文達

對於社會我沒有什麼貢獻，從四歲起一直流浪到今天算起來我現在的年齡，整整是十七個年度！

從保定女師來到了北京，考入師範大學，我是史地系的學生，真名是紀清沅。

我還是一個近視，帶着四百度深的大眼鏡。

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躬逢着通縣的變亂，在強烈的急驟的彈雨中，確實也鍛鍊了我的勇氣！

去年在保定和開應，李果各位先生們，很想辦一個刊物，那是和河北之前程同時發起的，名子是新風月刊，但後來因為發生別的問題，而沒有成功，從那時起，便沉默了，雖偶爾有一二篇東西在各報紙上披露，但都是使人不堪入目的。

我的籍貫是河北省獻縣，爲了我是那地方的人，而且還姓紀，曾引起了許多人的驚訝和注目，都說：了不得的一代文豪的子孫呀！紀文達公是修甚麼？這孩子也許是有望的！

我也對之一笑，這怎麼講呢？

紀文達公是我的太高叔祖，呵呀，我對於祖先名譽的享受的滋味，深深地感到了！

陳公博先生說：已經沒有靈魂的，賣弄老套的人，又從墳墓爬將出來（大意如此，因手頭無書）也就是如王石子先生的「時代是一個中古吧」不然也許不會注意我的祖先，我完全和文達公是兩個立場，這也許是所謂文學有時代性吧，但希望中國的文壇永往直前，不要倒閉。

喇叭

喇叭是一件使人不勝其煩聒的樂器，而且吹出來的號聲有時候是這樣觸耳——蕭伯納：魔鬼的門徒。

### 喇叭

喇叭是一件使人不勝其煩聒的樂器，而且吹出來的號聲有時候是這樣觸耳——蕭伯納：魔鬼的門徒。

一 我不留戀着過去的蹉跎的時光里，那兒時的：木馬搖搖那慈

愛的：母親遺留着的臨終一笑，我更不夢想，未來的生命史要我再添上幾頁，明白的理解着：牢牢的把握着現實，我要低下頭去看一看我的腳下。

在這自然的支配下的宇宙里，我孤獨的行着，像一個夜遊人一樣的摸着路程，我香小而且更單孤，我拖着一顆虔誠的心，動的靈魂，和一個求生的要望，希冀着，愛我者，和了解我的人，給我以後應該撥掘下去的路！

那麼，我該向一沙漠的旅行者對水一樣的珍惜！

我的熱情像暴風一樣的怒吼，更如火山般的爆發，是這熱情把我埋葬，可是這一點點熱力，把我的青春喚醒，我要迸射出全部的靈魂，獻呈出全部的生命！

我像一滴被凝固的水珠，悠悠地，我投進了滾滾洪流着的人海，欣然的張開了兩手，朋友們！讓我們結成一體吧，奮起全部的血液，擠出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世界的大和平的洪流滔滔前進！

看！這不是春天了麼？……

春光浴着我們的心，給人以和暖的溫馨，走吧！前邊還有更悠長的道路要我們去走！

我有一個簡單而可愛的夢：我希望凡是一個作家，應該用筆和舌，把人們的苦樂寫出來，告訴大家，因為文學是現實的反映，我高興這夢想能夠實現，這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

## 一一

魯迅先生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那麼我願意說我所感受的幸福和苦惱，我更高興把眼珠轉過來看一看在流着汗的人們，雪萊說：向不醒的世界里去作那預言的喇叭這更鼓舞了我的勇氣，而這正也是每個青年人的責任！在遼廓的征途上，我默默地行着，我記起了在遙遠還有一個

我懇懇的家，我已在人生的旅途上走了十七個年度！  
是這春天給了我生機，我將要活躍起來，由顫抖的喉嚨里，喊出來我和大眾的苦衷和幸福，我要從現在喊到了老死！我要從現在喊到了老死！

從前，嚴寒緊裹着我，像一個怯懦的鼠蟻伏在巢里，我閉上多言的嘴，我渴望着春的到來！是，春來了，我的真生命在這溫暖下醱酵，這生命的復活是給了我的前進，而我還不知什麼是奮做，呵，是的，前邊不是還有更長的路嗎？

吹起來這一隻喇叭吧，還有人睡在象牙塔裏！

吹起來這一隻喇叭吧，喊出生存在紅裙里的浪貨！

吹起來這一隻喇叭吧，我們渴望着世界的大和平！

吹起來這一隻喇叭吧，我們嚮求生命之泉！

寫我故鄉師大

一九四一，十二月，



給肇昆

——封信

肇昆：

告訴朋友們說，我們結婚，在臘梅開的時候，誰也料不到這麼快，臘梅尚未放一個蓓蕾，我們便籌備洞房了。

這是什麼氣節呢？桂花早已飄零，菊兒也將凋殘，郊野裡，山頭上，只有片片的紅葉陪着秋風，既然銀雪紛紛的時候，還能生長着嬌艷的臘梅，難道紅葉堆中不能培養一朵花兒嗎？

昨天寫一封信，告訴我的好友，石與鐵，「我們等不及臘梅

作伴，就要開花了」

你覺得這句話粗俗嗎？

今天、爲你（自然一半也是爲我）收拾了一天屋子，覺得有些疲倦，可是提筆來，寫上「翠昆」兩個字便興致勃勃，精神煥然了，這是什麼原故呢？

三個星期之後，我們可以乘燭夜談了，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不會困的，除非你由夢裡喚了我去。

祝晚安

心扮十一月十一日

生在黃土層上，一個鷄籠似的小城池裡，這裏靈瑟枯燥，並無山水之秀，產出來的東西，自不會有活潑玲瓏的翠鳥，鸚鵡，成天聒絮的，只是些，清晨的麻雀，黃昏的寒鴉，所以我是個粗俗的人，在大學裡念歷史，年代符號，生硬的人名地名，造成文章上的板滯，生活上的謹慎。

在文學上，愛偏嗜幽默，崇拜林語堂，喜歡王石子——並不因爲是我的朋友。

已經近三十歲了，才籌備結婚

一九四一，十一，十一日，



曹一妍

### 略歷

北大畢業，  
從事教育。

### 古鏡

那一面永垂着藍緞繡帶的古鏡，寂寞的擊在一個彫鏤絕精的細柄紫檀架上；外祖母的裝奩啊！消逝了多少年華在它的記憶

裡：桃花灼灼春窗下。

雨滴竹梢的秋燈裡；

幽靜的鄉居，亂亂的都市……重重的積在它的記憶裡，「在我小時候，美人衣袖上還綴着小銀鈴呢，一動叮叮的很好聽」，外祖母常常這樣述說着往事。

「還是講那鏡子的故事好嗎？我常常這樣要求着。

「囉——六十多年的東西了，當初我爹在京裡作官時候買的，給了我，到鄉裏，人人見了誇讚，說是進貢的上好貨色呢？」

「還有那鏡帶的事……」

「我很喜歡藍顏色，得了這鏡子以後就用藍緞子；銀線繡成了百蝶攢花的圖樣噢！我，太愛藍顏色了，所以……」

我知道她老人家又想起外祖父的早逝，我們總是用別的話支吾過去。

六十多年的光陰，一分一秒從這鏡邊溜過，我們又長大了，一年一年的替它加增灰色的故事，每當日歷剩得薄薄幾頁時我就要對它投一個無言的注視，一個輕微的喟嘆。

寂寞古老的靜物啊！又是一年之末了。

我悄悄的掀開帶子的一角：顯示給我一個可驚的憂鬱之容！一切痛苦，失望的總集。我忽的放下那藍帶。

「那鏡子照人纔清楚哪，你看你胖了，瘦了？」外祖母抱着貓在爐邊的椅子上坐着慈愛的問着。

「胖了，胖了，」我小聲的撒着謊。

我常常想：等那一天稍有成就時，再照吧，那一定是一個笑容，但是那一天都是渺不可期呢。

三十一年度的新年哪！帶力量給我啊！使我大掀開那素帶照一次欣喜的笑吧！

# 汪家社

## 自述



鐵筆及石子兄來信囑我將自己的面龐及學歷介紹給讀者們，這讓  
我感到萬分慚愧，本想不幹這事的

可是石子一再催促，只好從命了。

小時候我便有着一顆脆弱極了的心，動不了刺激，常常因為自己不會剛強而受到年長的同學的欺侮。小學我是在師立師範附屬小學畢業的，那時已感到從筆尖上滑出自己心理的話是件怪興趣，怪愉快的事了，中學是在師大附中就讀的，爲了厭惡那枯燥乏味的代數，常常是在代數堂上曠了課而到娛樂室裡去打乒乓球，中學課程裡最喜歡的自然國文，其次則是理化了，代數分數始終不夠水平，到現在還非常遺憾。我開始投稿於報紙上是初中一年級的事，頭一次寫了篇記事投去學生三日刊上，披露出來時感到從沒有的榮幸，也從那時起，我開始愛看一般名家作品，愛巴金的詞藻，愛矛盾的寓哲學於文學中的氣味，同時，也愛穆時英那種清鬆瀟灑逸的作品，看完一篇東西記感想，遇好句子抄錄下來，我是爲腦子記憶得更堅實一點，現在想起來，這工作確是沒有白費掉時間。

感情濃是我的缺陷，可是對於外來的任何刺激都能立刻感到反應確是我個人感到可喜的事。文藝倘譬喻爲一座花園，則我願充一名園丁，這是我早就有的念頭，這念頭牽牽着我二十一歲的青年的心，我知道等着我走的路正多，文藝決非是偶然成功的事。

我現在服務實報，對於每天能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物感到是必要的事情，可是我還沒間斷了我的「看」與「寫」的工作。

## 本年的理想

# 果稻

說到理想，對於我無異是嘲笑。

我有什麼理想呢？主要的是應該把飯吃飽——但這原是動物自然的要求，生存條件。那麼這已不成爲「理想」。

所以，我終於一無理想，倘非得說出理想不可，那末，我的理想——該在本年實現的，便是洗臉。

我有一個頂不「文明」的毛病，即是不大愛洗臉。也是因爲健忘的原故，往往把這事忘却。無論如何，這是很壞的脾氣，必須改掉的。

從中華民國三十一年開始，每天必得用心的洗臉。

我想，即使是洗臉一道，實行起來也是很難的，並且因爲很麻煩的原故，便是記起來，也怕煩中止。這很是沒有出息的事，應該下決心改良才是，但理想，不過是想想而已，今年能否實現我自己也沒有自信。我想假使有一個洗臉調查專員，專門調查不喜歡洗臉的人，並且定下罰款。那麼我這壞毛病很快可以改掉，馬上成爲潔士，也未可知的。這個，別人也呼爲奴性。

所以洗臉倒是修身大道之一。

必得下大決心。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六日



詩人

### 小傳

我是從十四歲便失去了慈母愛的人，自幼過着孤獨漂零的生活。愛好寂靜，不喜歡多

說話，是個不善於詞令的人。

開始翻譯是在做事以後，雖然在學校裡也會經練習過，但是一直不敢拿給人看。讀過幾年新文藝書，在翻譯方面，獲得不少的幫助，提到拙作已行出版者有「女人們的故事」（沙漠叢書之五，短篇小說選譯）未完成者有「伴侶幸福之路」（登載於某夫人信箱專頁，設計美（載吾友三日刊）。

我以為從事翻譯的人，最沒有出息，總是替人家做速意思，不能把自己的情緒放在裡面。

### 本年的理想

「理想」和我很有緣分無時不在理想，無事不在理想，自從我「懂事」（？）以後，總是在理想中生活着。理想像一只明燈，永遠照耀着我的前程，牠使我鼓勇前進，牠使我追隨莫及。我每年都有新的理想，而每年的理想沒有結過圓滿的果實。讓我再來談談本年的理想吧！

我想完成翻譯（西文）一部名著，（偏重於生活修養的）我要剖視一下人類的心，看是不是和他們面部的表情一致。

我要學習特種處世奇術，讓我能適應每一種環境。從智德體三方面把自己充實起來，做一個理想的完人。



幻聽

### 我理想的生活

朋友：

我覺得我自己仍舊是一個小孩子，一個天真險裡的小孩子，可是，當您問起我年歲的時候，我才從夢中驚醒，原來，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已經馬馬虎虎踏過二十幾個寒暑了！要命，光陰多麼不留情呢！

朋友！我記得在一個地方，我們會過面，那天，我手中拿了一本中國文藝，恰巧，有我一篇拙作，您聽見那篇文字，您指着那個署名，很親切的，誠懇的熱心的說「幻聽！她究竟是誰呀，您認識嗎？」微微的笑紋在我臉上來去，我想起來很對不起您，我沒能使您得到滿意的回答，您的記憶中還留有那天的談話情形嗎？哈！那是多麼有趣的回憶呢！我答復您的是：「幻聽是一個人！」

「別開，我想知道她，到底您認識不認識呢？」此時我聽見您聰慧的眼珠子裡，發出明亮的光來，那光一直射進我的心底，我的心潮馬上起了波浪，我想：「我該怎樣回答他呢？」您又催了，我於是說下去：

「幻聽是我不可分離的朋友，幾乎無刻不在一起，不巧今天他沒與我同來，否則，您就可以聽見了，哈哈！」

我聽您要跳起來，是快樂時的象徵，您那樣樣俱備了，弄得我不知怎麼好，我遲遲不決的樣子，又引起您滔滔不絕的話珠子

滾下來：

「原來是您的好友啊！您能告訴我的一切情形嗎？」

「朋友！對不起！世界上她雖然我的唯一知己，可是她的一切，我無從說起，您就猜看吧！」您笑了，您的嘴又張開了：

「我猜，她是一個很高的個子，兩隻又大又厲害的眼睛，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對不對？」

「錯了！錯了！我不會形容她，期待您們的會面吧！可是，告訴您：如果您聽見一個矮矮的個子，樸素的衣服，圓圓的臉蛋，像我這樣的人時，您就可以喊她幻鷗！」

「您告訴我，她的環境是做她寫出來的那樣嗎？如果是，她的遭遇真不幸啊！」

「她的環境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實在她是一個不幸的人，她很早很早喪失了父親，現在六月的熱風，又吹走了她親愛的母親。唉！人生真是不易啊！」

這時天色已經漸漸的晚了，爲了時間的限制，我不能再和您談下去，於是和您告別！一步一步踏上我的歸途！一路上，在我腦海中徘徊的是您的影子，在我腦海迴轉着的是您的話語，朋友啊！我騙了您，幻鷗就是和您談話的我！您想：我不是像您猜的那樣吧！我是多麼矮，多麼胖的人，孩里孩氣的，臉上永遠刻畫着笑紋，操着一口好樂亭話，我愛我的故鄉，我不願改我這家鄉話！

朋友！由於您的關懷，感激的浪花不停的在我心海裏翻打。

朋友啊！日歷先生又快換他的新衣裳了，新年是隨着來了！

唉！言之慚愧極了！又過年了，又增加了一歲，可是自己是毫無成績呀！

好的消息傳給您：我現在已安然的住在北京了！想起半年的漂泊，我真是過得很！我悔我不該在母親死後就離開家庭，同時

我悔我不該回來，回來了，過的又是什麼生活呢！

朋友！在這新年開始，萬象更新的時候，我想知道您對未來生活的打算，爲了「你要人怎樣對你，你就該怎樣對人」原則下，我願把我的理想生活先告訴您，我想：你會很高興的看下去！好，現在讓我寫給您：

我願住在一個半都市化半鄉村化的地方，而且有山有水，又有森林，交通方便，教育發達，而且地面平穩。在那個地方，自己不但有房，還有地，把院子收拾得淨淨潔潔，漂漂亮亮！願以自己的能力，收留孤子和棄兒。教育他們，愛護他們！使他們認識女性的偉大！

不論是春夏秋冬，每天都要五時起床，只要是四歲以上的孩子們，自己鋪床，洗臉……總之，幹自己能幹的應該幹的事！在春季的時候午飯多，我帶領了大孩子們去種地，每個人一塊小田地，種每人愛的東西，到收穫的時候，比賽成績，按成績發給獎品。一個一個孩子們都養成自治的能力，互助的精神，吃苦耐勞的習慣，既有堅強的意志，又有濃厚的情感，勇敢，果斷，不怕風吹日晒，雪打雨淋。不論是男女孩子，一律看待，一律教育，是女孩子應作的，也都教給男子，是男孩應作的也都教給女孩子。當我想到：男人離開女人——不論是母親妻子或女兒的時候，就破破亂亂，亂亂紛紛，就不能不從小訓練他們！

一週內，有旅行，有講演，有智力測驗，有成績競賽，更有大掃除。把他們的生活造成勞動化，紀律化，趣味濃濃，興與奮的過日子，把他們的身體鍛鍊得結結實實，健康康康，工作！工作，遊戲時遊戲，時時給他們鼓勵和安慰，叫他們抓住現在，勇猛前進，要知道：只要一停便留在後面，成了時代的棄兒，朋友！我說最可憐的人就是不和潮流並進的人！

每天晚上九點打發他們安息了，自己回到書房，靜靜心，把

幻想的窗子打開，鑽進理想中，以自己的經驗作背景，加入現實的生活，一頁一頁的寫進小說裡。朋友：自從我開始了寫作，不瞞您說：我實在快樂極了，我把我願告訴別人的好事，痛快淋漓的寫出來，那裡有我的悲哀與歡樂，有我的血和淚，有我的笑語和哭聲，寫作是我喜歡的！孩子們也是我喜歡的，我願把我自己放在孩子堆裡，在那裏可以找到童年的歡笑和回憶，並且在每個不同的面孔下，在每個不同的小心眼裡，可以得到不同的安慰。看他們活潑潑的天真爛漫的孩子，您會忘掉人事的繁雜，人心的險詐，忘掉一切的痛苦和憂疑，看了他們，對於前途，真抱有莫大的希望，他們多麼朝氣勃勃的！人生只有童年寶貴呀！只有童年值得回憶呀！

朋友：讓我停筆吧，寫的真不少了。  
期待您的佳音！願  
您新年快樂！

一九四一，十二



盧亞沙

略歷

我的名字叫趙宗廉，現年二十八歲，我的原籍是山東半島南濱海的一個縣——日照——屬下的一個村落，它叫做河山店；然而我並沒有生在那兒，實際上我却是生在吉林省樺甸縣的一個極幽僻的山谷裏，那地方被叫做三道溝。我自從誕生到十歲這階段裡便生活在那兒，在我十歲那一年因為土匪的擾亂，才歸原籍。在私塾讀書，十四歲時，又因生活艱難，重新回到吉林的樺甸縣，在樺樹林子居住，就便入了當地的小學

校三年級。這時候為我很重要，因為對文學興趣的發生，實由這時開始。有一位李先生常選些文章給我們讀，其中最能引起我的趣味的是孫狼工編的記敘文作法講義。我從這兒讀到不少有用的記敘文。在我十七歲那年，到吉林省城考入了縣立中學，恰遇那時吉林城唯一的記敘文大家沈立峯先生便在該校執教，於是我第一個導師便開始領導我寫作了。最初我自然也學寫記敘文，而專門喜歡美的詞句，這和現在不同，由於沈師的鼓舞，我真真寫了很多東西，自然那時的文章是幼稚的。後來我越級入了高中，便多讀起小說來，偶而練習一篇，實在不成東西。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二十一歲）來到北京考入弘達中學後，才初次投稿；第一篇是「驚弓之鳥」。這時幸先艾先生在弘達教書，在我高三時他教我們國文，對文學寫作上的鼓勵，是有相當關係的。

至於我最重要的時代，是二十四年考入北京大學和廢名接近以後的兩年內。我得到他的指導最多！從那時起，我真正認清了我自己的路子，我便毅然地向我自己這路子上努力，據廢名和先艾的意見，似乎我的努力沒有失敗，於是我便以這一種風格，製造了很多短篇，陸續發表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這便是收在「在草原上」小說集裏的東西。

現在因為個人胃病的關係，及主編輔仁文苑的忙碌，故寫作較少，但日內即住院對胃病澈底治療，其後仍要執筆寫作的。我希望第二個集子很迅速的結成。



李曼茵

略歷

李曼茵（筆名黃雨）廣東潮安人，三十歲，現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研究所研究員，著作有散文



集「雲」，詩集「果樹園」等。

### 子

黃圖

頭呵，頭呵  
舉起，昂起，  
微微的，輕輕的，  
慢點兒——再慢點兒吧！  
望着了嗎，  
這是初四的月牙兒，  
羞慚如一個靈巧的手指。  
還有一顆璀璨的星星，  
灼亮如孩子們懷抱裡小貓的金眼睛。  
神秘的寂靜的海上黃昏如酥的滴入人心  
吐出着早冬調蜜新妙似的麥香。  
水上浮家呵，  
浮家水上呵！  
繁星藏入雲端，夜色乃入深濃了，  
秋霧之開啓了，生命之帷張了，  
無邊的神吟穿過寒水而來，  
是耳邊的鬢髮  
茸茸的磨擦着人心，  
是溫馨的潤露染綠了暮春的芳草！  
搖吧，  
搖吧，  
這是白色的船呵——也是古老的搖籃。  
這是手，

中國文藝 本刊基本青年作家

要到紅海去的，  
要到火山去的，  
要到日光岩去的，  
光榮的使者，  
無處不在的影子，  
二月春溪的孤帆遠影呵！



來  
自  
報

我喜悅看我自己  
的鏡子，  
它有一片黃昏  
的風景，  
夢裡花開美，  
難得的願盼之  
情了。

本刊編者希望  
我在自己的照  
片底下寫點今  
日以前的略歷  
，可惜實在不  
容易寫，所以  
想了想只好把  
這首詩抄了來  
，或者亦堪為  
自己寫照也。我覺得自己總是秉性孤介，對人生却又太熱愛  
執著，故處處皆不免是一個無可奈何之感。我想我也許可以  
生活得好一點，使生活接近一分美麗，即使是那最快樂的和  
最苦痛的部分，我的工作實在是一個爬不完的峯頂了。中華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七日晨麥靜記於南星。

### 本年的理想

×××  
×××  
兄

承你們寫了信來，希望我用「本年的理想」這個題目來寫點文章，日限定在八號以前交卷，我想了好幾天，實在不知道應該來說點什麼話才好。人總得有理想的，這似乎就是超人和凡人的分別，至於我自己，則實在是在是一個平凡人，也許在一堆平凡日子裡也不免嚮往於一種美麗，因此去接近它，理解它，且希望用自己的手去完成一件傑作，但這實在是每個人應該有一種職責，理想本身原屬於一種發明，我覺得我自己的希望這跟它相距得很遠很遠。所以我現在可以來說幾句話，只能叫作希望，不能叫作一種理想，話是幾句極平常的話，說完了就完了。

我必說的是自從事變以後我們都太消沉，似乎除了爲衣食奔走外我們不知道還應該來作點什麼有意義的事。也許有意義的事也實在不好作。有能使我们好好作的事，我們也不願好好地作。就拿我們的「文壇」來說，現下出版的雜誌並不算少，提筆寫文章的人也很多，但是有多少人在那裏誠實實真正正經地辦雜誌，有多少人在那裏誠實實真正正經地寫文章呢。這個據我看來都是由於消沉，因此對工作取一種遊戲的態度，假若這就是所謂工作，且很好玩地在工作上邊加上「有意義的」這幾個字，這種有意義的工作實在並不是我們當前所需要的。我常常在報上看到「文化人」這個字眼，看到這個字眼我的心裡就會難過好半天。我看當前情形不管那方面都是作事的人太多，真正對自己的工作有所希望，肯腳踏實地，盡職盡責作去的人却很少。假若我對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有所希望的話，我希望的就是我們都能把這

種消極墮落因循苟且的習性免去，勇敢健壯地作活下去的打算。我不敢說是理想。

好，我們再談罷，祝你們和你們的刊物健康。



朱莊

### 一場小喜劇

深秋裡四一劇社成立，我陪了二小姐去觀光，在「介紹」的時候，主席張嚴筆忽然開我的玩笑說我的文章跟周先生一樣，而且「有時候字寫得也跟周先生一樣，」「所以有時候我們也稱他爲周先生。」云云，他若不是因爲目疾帶着黑鏡而聽見他的話遂不禁低頭，他會立刻看出我簡直是面如重棗，面紅過耳了！一場小喜劇。我的羞還是雙重的。周先生現在是有光，沒有火了。然而我，我的幽憤頻增。我的幽憤是多方面的。可惜有「幽憤」而無「詩」。爲了消悶，翻出那篇昌多斯爵士致倍根的信，開始有云：

「你看見我精神陷於麻木的狀態，用輕鬆戲謔的態度向我表示你的憂慮和驚異，——這種態度是那些既明白世途如何艱險，但也並不灰心的偉大人物才會有的，——這是有甚於好意的了。

這句話我要學一隻蠢笨的反嚼的牛似的咀嚼牠。

還要「略歷」嗎？我只是「詩人」。逃人如逃寇。一向只是爲自己寫詩，然而我對於詩却永遠是虔誠的。人生經驗我是什麼也不愛分析，也不能解說，什麼都馬虎，什麼都置之度外，我所珍惜的是純粹的情感。其實詩也毫無神秘，我願意說詩只是生活的方式之一，與打獵，釣魚，彈琴，跳舞，游泳，划船，溜冰，旅行，作畫，甚至於戀愛，……舊一點的如養花，養魚，喂鳥，

下棋，寫字，以及飲酒，……客氣的說，原都是「一樣」的；也許我有偏愛，但詩實在是在比較最有靈性的一個生活的法門。我未免有童心的珍重。不過詩是精神生活，把真實生活變化為更真實的生活，如果現代都市文明裏不復有淳樸的善良存在，那麼，至少我願意詩是我的鄉下。我却不願意指詩為理想國。理想？理想的雅號不是浪漫嗎？於是這個題目我都不能作了。去年夏天裡因為有一個詩的意見，蒙水邊先生贈一語曰「洗淨鉛華」其實那時我正爲了什麼「走桃花運」十分苦惱，我努力想學小貓抖掉身上的雨珠，也要撥撥肩卸下憂鬱。然而我想到由出走的挪拉，走後的挪拉，到妥協的挪拉的那最後一句意味申長却也是悲痛之白：

「我是太羅曼蒂克了！」我離題太遠了嗎？聽說四一劇社不演「復活」了，我希望演喜劇，因為在中國人目中就沒有真正的悲劇。我們能所看見的只有湊趣的小丑。而這些小丑又不是莎士比亞的。愛爾蘭的老人却說喜劇比悲劇難寫得多（當然也難演）中國也有這種話：「歡愉難工，愁苦易好。」但真正的平和是由喜悅裡生出來不是由哀愁裡生出來的。悲劇也有可喜性。秋天裡有兩個彷彿燈虎的詩行：

白雪好像女神似的  
飄落在綠的葉上

我狂喜那自然的奇蹟。我毫無理想，亦希明年再有一次這自然的偶然。我只希望這也是我的一場小喜劇，一場一場的不斷演下去，能够像炭畫那樣就好，只怕這却是太理想了。

午馬年  
清冰念之感像  
雨辰



歲暮  
蕭瑟無可

語。

蕭瑟與寂寞，常若不可須臾離。我不喜歡寂寞。但一片長長恬靜日子，却又時時繫系於魂夢。黃葉若暈月，枯萎寒冷，窗前小坐，也似有一片溫暖融入感情。因之，遂有春天之思了。我每期冀能有一間溫暖小室，合書枯坐，心乃馳騁於千里之外，關山迢遞，了無隔礙。雖行脚煩苦，亦殊不自知，一枝紙烟華嚴樓閣已彈指而就。但緬懷冬與春之綿接，徒亂人意。日薄曠曠，逝者如斯夫，一個人的感情像是流水。會臨淵怕立，影子也朦朧東去，看層冰如鏡，真不願少離了。

唉，我乃不復想望溫暖，方寸之春乃益濼闊而莫可踪跡……歲暮，蕭瑟無可語。真的，我還能描繪一些甚麼呢。



甘肅  
甘肅

像片的底下，須有「今日以前的路歷」。爲此，從不會自己想想自己。藉此機會，要想了。

二想了。

溫暖但並不奢侈的家庭，這空氣營養着我，只是到了十八歲，以後就是孤零的生活，溫暖的一條尾巴，再加上目前對人事寂寞，於是對人生有憧憬，對宇宙有樂趣，同時也並不缺少愛憎與憤懣。一串串日子，在耳邊，在身旁，在心葉上，就這樣悄悄躡躡地走着，宛若沙子的日子。看起來：對於人生的脚步，近似蝸牛，恰像旅遊，但却記牢了尼采的話：「什麼是頂沉重的？朋友！把它駝上來」。感謝生活，幾年來的惓惓，使我要的是同情，憎厭的是憐恤，不大懂得淚水的分量。為此已就到達了二十八歲的今日，對於社會生活日子……的層裏和揉搓，還不大接近。因為放下一堆堆課本，被斯賓那沙呀尼采呀……漲痛了腦子的空餘，在今日兀自並無改換。回過頭：八年前的豪不自知的所得與所知的大學教育所揮棄，此外則一無所有。

我將將放下了書本，便有一個和學校差不了多少的地方，收容下我，使我漠視了生活。因此，對生活，仍然一無所知，故此，爲安慰對生活的熱與力，將更換另一個接近探索的方法了。喜對使用文字組合自己的情緒，等有柳綠安心且可豪不計及慚疚的紹介自己，以傳達那些真摯的情感的气流真是喜悅的事。今年二十八歲。現在，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做館員。以前只是一堆學校生活。

### 本年的理想

一堆堆地艱澀的日子，在沉默里又聚積了年。  
一切顯然是皆藉有無限悵惘的。過去的似不得依戀，到是在未來的面前，去琢磨一下，也許是多半應該的。但是自己是喜悅用文字組合心聲的，故此，在這標題之下，是要自私自一點的說一說本分的話。

倘使文化在民族的壞處上，可爲其培植與輸血呢，我極興奮的願意說：今日以前我們的文藝場合，仍然是無熱無光，在一份懶惰里，目前就形成了，血液淡薄一無健康的徵候。在因循的宇宙中半行。好像最低的，凝滯思索，剔檢疚結，把個體的力量，滲入社會……那勇氣與興緻，也是極不濃厚的。因爲貨色是最好的證明，況且在今日，一部分真實的讀者，不是已經豪不干心的辜負那把老大的代價了嗎。

今日的文場，是缺乏着節子鏡子與輪子。倘說缺乏着熱心的批評工作者，和出版界的輪子的推進，則不如先說缺乏一面好飾子，在今日隨時浪擣腰包的讀者，靈魂那麼老實與遲鈍，這啞叭的願主，確實也是不少的。他們曾經使得幾許好的刊物所傷心。願意食客廚子與菜蔬，各自不辜負自己責任，各自不委曲了那點一的良，良知的光亮與閃動，挺起胸脯認真的去想法子使食者胃口轉強靈魂充實。使藝術的脚步朝向結實的地方走，在這方向，作者評者善意自尊的携握着手。即將到來的日子，免不了有一桌豐盈的藝術的飲食，美麗好看的一篇數目。而使藝術的靈魂生長起來。



何漢

### 談談自己

有機會談談自己也很好，因爲現在是冬天，圍爐的時候，朋友們在一起，總要海闊天空的嘵嘵不休。

我，爲什麼成爲這樣的我？爲什麼就生在這裡，長在這裡，爲什麼和別人有這麼多的不同？有一個時期，這些稚氣的問題很

煩擾過我，它帶着那樣的神秘性和誘惑性，使我沉靜，思索，迷惘，好像不能解釋，生活就變得毫無意義，於是我看各種哲學問題的書，希圖從中得一個永恆的解答。而到現在我還不能告訴你，我準能給你個滿意的回答，俗諺說「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了解別人既很難，了解自己也不更容易，雖然我想說說我自己，我可不能保證讓你明白。

除了北京，我還有個故鄉，它被人看做地上的天堂，這天堂於我只有模糊而遼遠的記憶。如果地理環境對人的影響只是後天的，那麼它對我也許毫無影響，因為到現在為止，只有十分之一的時間，而且那麼無知的一段時間，我是在那兒過的，其餘的十分之九都過在北京，因而當我離開了北京，告訴我對那大城有難以消滅的思念的時候，你就不會奇怪了。

然而到底我還不能算北京人。我會努力學習北京人的生活態度，可是不行。那份悠閒，興味，場面，大方，幾乎成爲一種先天的特質了。你會見每天提鳥籠，坐茶館的人麼，你會聽北京人的聊天麼，你知道北京人的「份子」之多麼，你觀察過北京的各種手工藝麼，至少你在街頭碰到過那担江米人的老頭吧：這一切會使你明白北京。

在我自己身上，我很慚愧難以找出這些美點。我徒然跟你說

我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除了我還能說一口北京話。

我常常想，如果我父親多活十年，不，五年，也許我會成爲和現在很不相同的人。他在我的記憶中比故鄉多不了多少。自然，母親成爲我最接近和對我影響最大的人，可是她現在也永遠離我而去了。

我不會遭遇過多少風波，過去的路可說是平穩的。因此我該感謝的人很多。也就使我有一種易於樂觀的性格，但身體的孱弱又令我易生悲觀，我就常處在這矛盾的激蕩中。

有兩個人使我接近了文學和社會科學，一個是小學時的一位老師，他介紹我看「新文學」的書，我還記得第一本看的是「桃色的雲」，此後愛羅先柯的童話成了我最心愛的讀物。另一位是中學時的同學，他讓我一時熱中於社會科學的讀物，而決定了我後來在大學選習的科目。現在這兩人已安然歸天了，願他們在那兒平安。

年歲和環境漸使我知道，我雖看了許多書，我還是不明白這社會。溫室裡長成的植物是不能適應暴烈的陽光和寒冷的，我將從新再學習另一種課程，看看各種各樣的景色，也很有興味，那麼，如果我會寫過一些或譯過一些，那些於我不過是初步的嘗試而已。

# 介紹與評批

## 曹禺的中學時代

楊 廔



曹禺（左）與在作者作文本開中學時

曹禺二字本是雷雨作者的筆名，正和魯迅是周樹人，茅盾是沈雁冰的筆名一樣，因為筆者和曹禺是中學舊同班的原故，所以知道曹禺二字是萬家寶的筆名罷了。

筆者現在把和曹禺同窗時代的一些印象，寫在下面，想中國文藝的讀者們，都願意知道一些吧！

我們的母校，是天津南開中學，是一個在北方享名的中學，它有廣大的校舍，容納了兩千多從各省聚來的學生。

曹禺是生在天津的湖北人，進入南開中學那年，他不過是十二二歲的孩子。

記得筆者第一天認識他是在南中的食堂裡，南開中學學生的伙食，是按月繳費，筆者是新考入該校的初中二年級新生，因為沒有同伴在一起繳飯費，便被學校庶務課，編排在幾個初中三年級同學一起

同桌用飯。第一次的用飯和幾個生人在一起，心裏總覺着有些不便。

但那幾位同桌飯友，彼此都是熟人，一切的舉動和談話，不獨讓我這新人羨慕，就是隔桌的同學，也要對他們來注意。

近幾年來，在中國文壇上，獨享盛名的寫劇家曹禺，他的幾部名著——雷雨，日出，原野等，都被一般話劇運動者愛得像珍寶一樣，同時因為舞台上的演出和搬上銀幕以後，他的劇的吸引力更加普遍化了！中國各大都市裡的民衆，甚至女人孩子都能記得曹禺的名著——雷雨，日出，原野……

曹禺的劇的確能夠吸引觀衆，而一般觀衆只知道雷雨的作者，是姓曹名禺的，便把這位後起中國劇壇鉅子的真名實姓，究竟是何許人？都給忽略了！

因為他們幾個人裏，最漂亮的是萬家寶，最健談的也是萬家寶。那時的他也不過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他所談的都是些社交場中的話，什麼昨天晚上在某一個跳舞會的光景，什麼某女士跳舞的姿式怎樣，范倫鐵額，哥倫慕爾的影片幾時在平安上演，或是某一個宴會上主人的態度如何，驕然聽去，好似一個社交場中的老手，仔細一看，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在那裡說得天花亂墜罷了！

飯是一天兩頓的吃，我們的認識漸漸的加深了，彼時偶爾也說幾句話，更進一步說幾句笑話，他們都是高年級的同學，多少對他們有共感及，不敢造次，而我這低年級學生，也放不到他們幾個人的眼裏。時間很快的過去，轉眼一個月的同桌關係，便斷絕了，因為第二個月我便找到了同班的，一起來繳飯費，從此便聽不到那些世故較深的句子，一個活潑青年的影子也不常見到了！

兩年以後筆者升入高級一年的甲一組，「甲」是代表文科的意思，一組是一年級文科的一部分，這組學生分子太複雜了，有的是上一年級留下來留級學生，有的是雖然由初三升級，但仍有一門或兩門功課在初三重習，或是等候年假期間補考，這些份子湊到一起的原因，不外他們過去貪玩，對功課太鬆懈罷了，但是有一部是天分高的份子，因為聰明，反被聰明所誤而已。

這一組裡的份子除了筆者本人外，還有前幾年享名的小提琴家陸以循的哥哥陸以洪，藝專演劇名手三賴之一的林賴卿，那時他已經改名爲林受祐，名法學家江庸的四公子江樵（已故去多年），南中的籃球校隊乙隊份子楊璉玉，楊長驥，王新華，都是些大名鼎鼎的玩將，再有便是現在中國的寫劇家萬家寶了，他本來比筆者高一年級，不幸因為功課的關係，也許是家庭發生了事故耽誤了學業，才留在高級一年，筆者很幸運，便和這位未來的戲劇作家，開始同班聽講的生活。這一學期的曹禹，便不是從前的模樣了！一切在銷沉着，態度穩重，不苟言，不苟笑，西裝不見穿，皮鞋也被他遺棄，常常穿着一

件舊神袍，外套一件短小，顏色已退的藍布大褂，正好像清朝的官服袍套一般。頭上常戴瓜皮小帽，再往下看，腳下穿的是兩道皮臉的靑布鞋，既透着風雅，又露着鬆懈，形容雖是這樣，但他已經開始圖書館裡的作業，課堂上的功課毫無有一點疏忽的情事。

那年國文班的教員是張弓先生，張先生現任北京中國大學的國學教授，是中國修辭學的發明家。張先生對他的功課並不怎樣得意，但對他最賞識的，要算，國學常識教員鍾伯良了，鍾先生是四川人，國學家梁漱溟的高足，鍾先生對全班學生的筆記，大多數都不滿意，惟有萬家寶整理後的筆記，特別在班上宣揚，同時教全班同學來傳觀，上面的批語，因為是十幾年前的事，原文忘記了，但意思我還記得，表示萬家的筆記整理得法，頗有心得，同時還有些期待的話，曹禹的功課，成爲平地一聲雷，震動了全班同學耳目，從此每一個人都不敢對他當留級的學生看待，過去那些荒唐不羈的影子，不覺都忘掉了許多！

記得那年萬家寶的父親故去了，本班同學因爲對他感情好，便每人都接到他家的訃聞，看訃聞，知道他父親的官銜是陸軍中將，哀子閣下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哥哥，一個便是曹禹，開弔的那天，筆者同全體同學到他家裡去，曹禹的家住在天津特別二區，是一所入時的洋房，靈堂佈置的非常肅穆，筆者同幾個同學公送了一幅祭幛，爲了尋覓自己送的禮物，便順便溜覽了一次全部祭幛，大名銜的人士很多，最引人注意的便是黎元洪大總統的禮物，上款提的是某某鄉兄千古字樣，由此可以知道萬氏家庭的過去情況，在拜靈的時節，是看不到孝子的，只在靈柩裡聽到隱隱的嗚咽聲音，更能使靈堂的空气變得十二分淒涼，和尚念經的時節，一個孝子捧着靈位出來，注目去看，不是萬家寶，是一個面白似玉的文弱青年，看年齡約在二十左右，這才知道是萬的長兄無疑，據幾個知道萬家寶身世的同鄉說，萬的哥哥大老實，和他弟弟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個是活潑的，一個是死板板的。

家庭變後的曹禺，似乎比從前活潑些，每天除念書用功之外，課餘之暇，有時唱兩段舊劇，唱來的確有味，尤其噴出來的字兒，耐人尋味，當時爲他操琴的人，胡琴是周連增，周以後便是華北擲鐵餅紀錄的保持者，手大胳膊粗，但是拉了一手的好胡琴，月琴和三絃琴手，便是筆者和一位網將張箕會，哼幾段舊劇不算出奇，他又顯露他的身手，每天下班後，開開留聲機，放些西洋音樂片，便跳起交際舞來，南開中學男女同學不合校，當然尋不到女性的舞伴，但仍然能够對對成雙的跳，這個女性舞伴的替身便是大名鼎鼎的曹禺，曹禺那年不過是十六七歲的青年，身量並不高，生來一個柔軟的細腰，來代替女性的舞伴，笑是稱職，當年作男性舞伴的有兩三個人，身體都大，舞技都好，一個是曹禺的琴師周連增，身高六尺以上的彪形大漢，一個是俞珊小姐的兄長，名子叫俞啓孝，善溜冰好跳舞，又是一個演說家，第三個便是趙四小姐的弟弟趙國基，這幾個人都是曹禺的好舞伴，每到午飯以後，便告訴校役替他們留神着義務課目的查齋，尋風的佈置停當以後，南中四齋的舞場便開始營業了！他們舞場的規矩，凡是初次入舞場學舞的同學，必須屈尊些要扮女人，被先進的舞友用作女伴，雖然情願加入裝舞女的很多，但他們的生意則遠不如曹禺，因爲曹禺的舞姿，就是女人也要遜色呢！

南開中學的話劇在清末的時候就很享名了，「一元錢」，「一念差」都是南開的劇本，不過以後落伍了，張伯苓校長的弟弟，張彭春，對於西洋新劇很有研究，他離開清華以後，便回到母校南開來做中學部主任，南開的這劇團便長足的進步了！

P, C, 張所導演的劇，差不多都是易卜生的名作，如「拉娜」，「國民公敵」等劇，都是一齣一齣的上演，當時因爲男女不能同台合演，所以劇中的女角，全由男人來扮演，曹禺便是張彭春最賞識的假女角，曹禺扮女人優點勝於缺點，優點是，身量小，腰細，腳小，面貌輪廓好，聲音嬌，缺點只是皮膚稍黑些，但是經過油彩化妝以後，也不怎樣難看。曹禺扮女人，是很下功夫的，每天要穿一穿高跟鞋，練習女人的走路，甚至照着鏡子來走，看一看自己的姿態，和

部的動作，兩腿出去是不是一條直線，他的努力結果作到了畢備，每次上台，不知顛倒了多少男女同學。

張彭春領導的南開劇團，享名了十幾年，曹禺對於戲劇的修養也逐漸的加深了，曹禺中學畢業那是在民國十七年，（西歷一九二八年），他並未升入南開大學，考進了清華大學，入的是經濟系，（或許是外國語文系），念書雖和南開絕緣，但是演劇的時候仍然返還母校担任角色，這時的南開新劇團，已經打破了男女的界限，男女同學可以在師長監視下在一起演劇。

在民國二十年或二十一的冬天記得一度我因事到清華園去，特地的來拜訪離別多年的老同學曹禺，那天曹洽巧有空堂，所以把他的老友讓到宿舍裡，曹禺當時是三年級的學生，住的房子仍然是舊齋舍，一人一間的小屋，兩間共用一個壁爐，白天的爐火不太旺，但是屋裏感覺着不十分冷，談了些別別數載的話，問了些舊同學們去處，曹禺在談話的時候仍然是在看着書，房裡陳設的很簡單，看起來是一個很能用功的大學生，不多時我便離開了清華，從此彼此又恢復從前各不通氣的關係，幾年沒有聽他的消息。

南開學校三十週年紀念日，南開新劇團，邀了不少的校友返校扮演「財狂」的角色，這時的曹禺便變了作風，扮起財狂劇中的「守財奴」，一個七十左右的老頭兒，聲音，形容居然是一個老頭，不再看到裝女人時代的靈影了。

以後幾年常在報上見到，曹禺的名著雷雨就要出版的消息！雷雨將要公演了，和雷雨演出後各方的好評，轉眼第二部的「日出」，第三部的「原野」，也一一付梓問世，聽說到最近已經寫出八部劇本，據筆者計算，他今年最大不過三十三歲，但他已經成名了！他的老朋友，只是依然故我的活著。

這篇文章完全憑着個人的回憶寫的，沒有第二人來印證，實是冒險，好在動機是爲作一個「黃金時代」的夢，講一講老友的笑話，也許有一部分是絕對靠得住好，也許有一部分是誇張式的描寫，只求中國文藝的讀者們對這篇文章好玩的故事看，筆者當作一個「黃金時代」的回憶，而老友曹禺見諒的時候，也盼他付之一笑吧！



# 兩本「城」的故事

史蓀

小城故事 袁俊作五幕劇 三十年五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

邊城故事 袁俊作五幕劇 三十年八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

## 一

「小城故事」和「邊城故事」是今年新出的兩個戲劇。作者袁俊對於我們還是一個生疏的名字，「小城故事」在二十九年八月末已經被上海劇藝社演出過，「邊城故事」則還不知道。現在劇本的產量比以前還要豐富，這是因為環境的使然。因為在上海目前有許多大小的劇社，爭着演戲，也爭着以新的劇本來號召觀眾，得到大量的收入。話劇的興盛是一個好現象，劇本的大量產生也是好現象。但是到純為演出時的獲得觀眾而創作劇本時，那於戲劇的前途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從前有一個時期，歷史劇廣大的盛行了，創作和演出都不計其數。但這風氣似乎已成過去，以歷史故事諷刺或教訓現實，終不如現

中國文藝 兩本「城」的故事

代劇來得更直接。所以，新的創作又復代替歷史劇產生。這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然而這時就難免有許多劇本容易投合流行趣味，變成口號式的作品，這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危機。

我說這些話，實在是現在讀一個劇本時，應該首先明白的。因為投合觀眾和流行趣味的作品，一時雖有很大的銷路，但於戲劇的進步上却沒有一點關係。「最佳」和「最暢銷」並不是一回事。只有由「最佳」而達到的「最暢銷」才是有真價值的作品。世界上的文學名著能留傳到千百年之久也正是這個道理。

## 二

在上海的創作劇本方面，我覺得于伶寫作的道路並不太可樂觀。他的「夜上海」無疑的是一部能表現時代的劇作。但是像「滿城風雨」裡，就有一個口號式的尾巴，不很自然的發展。像「女兒國」就故意以新奇取勝。雖然作者有一個進步的思想，但就寫作方法上說，就不會使我們怎樣同情了。

我說于伶，是忽然想起的，而且忽然想起他的「滿城風雨」是因為和袁俊的「邊城故事」有一點相近處：那就是他們都把故事的頂點放在結尾，全劇中虛虛的錯綜表現一個人的種種活動，然後在末尾揭

四七

破他的真面孔。他們所揭示的面孔又同是做「奸細」的人。不過「滿城風雨」故事的偵探氣息超過「邊城故事」，他們的題材根本不同，前者有牽強，後者則比較自然。在這一方面，實是超過了伶的。

這一比較又使我想起曹禺來。因為讀「邊城故事」時，我連帶想起「原野」的故事，彷彿這裏面有「原野」的一點影子。它們的背景都同是在露天的場面下。這舞台面由貴族階級的小客廳中移到廣大的社會上是中國戲劇創作的一點進步。不過「邊城故事」的背後表現出羣衆的力量，它不僅像「原野」裡仇虎那樣的以個人抗強權了。同時，因此（雖然有一些牽強）我們看「小城故事」又近於「日出」。它們同是描寫一種都市女人的生活，不過「日出」的環境造成陳白露那樣浪漫的脾性，而「小城故事」裏的柳葉子始終是一個糊裡糊塗，有空想而又不被自己命運支配的人。

我這點看法，絕不是拿這片斷的理由來判定作品的優劣。只是比較地說明它們的迥異而已。每部作品自然還有它自己的美點，它自己的地位。

### 三

「小城故事」以一個名柳葉子的女人做主角。她「從一懂事起，就夢想着遇見一個有本領，有前途，見過世面的真男子——可是——」「可是我生的是埋在這個小城裡的命。」（頁一六八）她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嫁給紳士楊繡祖。但結婚後就發覺她丈夫是一個賣古董的「空架子」。在劇剛開幕時我們就見到他們夫妻倆爭吵的場面。然而這爭吵在全劇中只是這一段，以後的故事發展全是在另外一件事上了。

這另外一件事就是當柳葉子聽說楊繡祖的一佃在南京做局長的表哥蘇大將到這小城裡來，她想設法從他身上弄一筆錢。這也就是整個故事的線索，一切事件都在這目的之下進行着。

柳葉子替楊繡祖設法把白雲巷的房子賣給薛大。但她就需要用女人誘引男人的那種手段。因此，在薛大同他的「在上海唸過三個大學，可沒聽說他他家畢業的業」的兒子小薛到來時，她就顯出身手。她對於大薛像是第三幕中兩個人獨自的對話。從大薛讚美她的美麗，她的能幹，到她自己述說她自己的苦命。於是：

大薛 我明白，我明白。

柳 柳掩面低泣。

大薛 一個有本領有前途見過世面的人——葉，葉子？

柳 柳抬頭脈脈含情地看了薛一眼，忽然又低頭一嘆。

柳 唉！

柳 人非木石，焉有不懂之理，於是大薛一把捉住葉子的手。

大薛 葉子！

柳（故意閃閃）之江，你別忘了，我是你的表嫂。（頁一〇〇）

於是，柳葉子淡的把繡祖有所房子想賣的事告給了他。

同時，小薛又在追逐着葉子。小薛說「上海女人全湊在一起也沒有你——沒有你窩心！」（頁一一一）這正好和大薛對她說的話一樣。柳葉子便要求他帶她一同去上海。故事到這裡已經很明白的：葉子的手段變成真實的事情了，演成了三角戀愛的戲劇：她想利用大薛，大薛真愛了她，而小薛又對她一見鍾情。在兩個愛情中，她選擇小薛，因此，要他同去上海，但是另一種想得到大薛一筆錢的心願還沒有止息。全劇所表現的就是葉子這兩種心理的爭鬥。

作者表現這種心理有點晦暗。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很難明白葉子的心，她原來是一種甚麼樣的人。她既發覺繡祖的「空架子」，又要爲她得一筆錢；她既愛小薛，仍忘不掉從大薛身上得油水（這油水也許不是給繡祖的了）。這種種方面像人生的諸種戰鬥，造成了葉子二個複雜——或者說句不好聽的，一個痴呆的個性。這個性很能代表女人的脾氣，而葉子把那些脾性都兼有了，像是愛錢，愛力，愛年輕；

這也許是作者藉葉子來諷刺一般庸俗的女人。但是，我們想起若真有這樣的一個柳葉子時，她實在不能夠那樣活下去。她不能夠面面顧到。女人爲一個愛情，可以毅然的拋開別的事，而那種表面敷衍，內心另有企求的女子，在愛情上幾乎是不存在的。我這話的意思就是說葉子若真愛小薛，就應該立刻同他去上海，不必牽掛着大薛的錢，或是楊繩祖。若不然，柳葉子實在不能在對立中那樣活下去。

所以，這一個人物的產生完全是作者的臆造，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因此，全劇的結局也只能打一個問號。看，作者在收場時却使那個窮光蛋鼓上葉露兩；他摔傷了腿：

鼓（見機）就是，就是呀——哎呦！不好，真的又是他，又是這條腿！

柳 糟糕！老徐你快扶他到門房裡去給着。這是造孽！你不用着急，慢慢兒等腿養好了再說吧。

鼓 謝謝太太！（架着老徐，邊走邊向楊狡猾地看着說）唉！這條倒霉腿，又不知得息我多少日子！（頁一三二）

這樣的結果實在和全劇沒有多少關係，而且減弱原有的意義。使讀者失笑一噱而已。因此，這一劇本也不過是一個 *Wendell* 一切都像是一場笑話罷了。

其實，就故事看，柳葉子的前途應該是一個悲劇。她失掉小薛，得罪大薛，又不得楊繩祖的諒解，這完全是由於自招。作者的筆下沒肯用這大力量，僅使大薛小薛發覺，他們同被葉子欺騙而逃走，僅使繩祖和薛子吵了幾句話，就轉到別處去了。

這樣，柳葉子在我的腦中真是一個可疑的人物。

我對於「小城故事」想說的就是這一點意見。作者用力在這女主角身上，寫她的心理雖有成功的地方，但整個看來，實難太滿人意。至於別的陪襯的人物，貝二夫婦，邱四夫婦和錢八爺在反映小城中另

一方面應酬者的生活上，較有意義；而僕人老徐和王媽，只不過是藉他們來諷刺劇中人而已。

#### 四

現在，再來談一談和「小城故事」完全不同的「邊城故事」。顯然，作者在這劇裡，眼光已經放得遠大。他選擇礦工的生活，代表羣衆的一面。若說「小說故事」是頹廢黑暗社會的象徵，那「邊城故事」便是光明和進取的表現了。

作者自己標明這劇本是一個五幕的 *Yeluhana*，但它的結尾實在是一幅莊嚴的畫面。像「原野」那樣，萬老大好比仇虎，「我給弟兄們報了仇。」風娃好比金子，不過這有更悲慘更有意義的結局。

在這一個劇本中作者強調着兩方面：一是寫奸細的態態，一是寫羣衆的力量。在前一點上他把頂點放在最後，股科長這個人從一開始起，種種的行動都是可疑的。他站在金砂礦工方面，是想利用它們。到楊專員來到時，他又獻鳳姐做美人計。後來設法破壞國家的開礦工作，煽動工人，反抗技師，造成一次炸礦的事。他把工人羣握到手後，而破壞建設工作的目的已經達到。同時奸人的假面具，在這時也明白的被揭破了。

因爲描寫這一個角色，已就需要另外許多人或正或反的幫他的忙。像是工人萬老大受利用而又覺醒，楊專員的以和平手段制服羣衆的暴動，鳳姐的同情楊專員……這些事都是可以反映股科長的無恥行爲的。

在描寫羣衆力量的時候，作者的見解是很對的，他知道一羣人是盲目的，聽馮煽動可以做出那煽動者要他們做的事。作者在劇中露面的幾個工人，像二牛姓，侯德立，萬老大，鼻子，李麻子，都是這樣的。羣衆容易被熱情刺激而暴動起來。我們想起莎士比亞劇本中描寫不魯特刺殺凱撒時的演說，羣衆佔了怎樣大的一種力量，便知道這

劇本的成功處。

所以，「邊城故事」在取材和主題上說，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戲。作者藉這些人物表現出群眾的無知，好細的無恥，以及官吏的貪污，但也有進步的份子，而結局畢竟還是正義和真理克服了荒淫，獲得羣衆。

但是，就細微的方面看，「邊城故事」也有許多欠周密的地方。做爲專員的楊城的性格，前後便有些不同。他既是一個奉公努力的人，却有時又像一個無用的青年。此外幾個人物的影子也都不很明顯。這也許因爲作者筆下的登場人物過多，容易減輕讀者注意的原故。像王工程師和張技師給我們的印象真是淡薄極了。

「邊城故事」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它採用地方民歌，十足的有着鄉土色彩，這是值得演劇者特別注意的。話劇也應該盡量接近民衆，尤其是在某一偏僻地帶演出時，利用當地的歌謠，風俗，習慣是一個能得到觀衆的方法。

### 五

讀罷這兩本「城」的故事，拉雜的寫了這許多話。無疑的，我愛好「邊城故事」過於「小城故事」。因爲這個「邊城」於我們覺得特別親熱，可愛，有希望。而那個「小城」便是墮落，消沉和將近滅亡了。

這兩個「城」，正代表了兩方面：「一方面而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而是荒淫與無恥」，雖然這「莊嚴的工作」還不是大家齊一的。但，殷科長已經不存在了。那麼，「邊城故事」該和「小城故事」一樣，柳葉子死了，殷科長也死了。新的人物將在另一劇本中出現。

不過，我總覺得在「邊城故事」的末尾所展開的那個頂點，好像是故意造成的尾巴，有些不自然。然而，就現階段說也許無可非議。我希望這不是一個終止，而是進步里程中的路碑。

這樣看來，「小城故事」和「邊城故事」在現在都不失爲能於觀衆有點用處的劇本。

## 文藝筆花

心的負累奪去了伊唇上的紅，人事的折磨又顛覆了伊頰邊的肉。——蕭焚：迷茫  
光陰是快的，飛過無數對面講故事的黃昏，飛過無數燈下的深宵。——同前  
臉被冷風一吹，鮮紅成了蘋果。興奮却使她喘得像一隻風箱。——同前  
被春天枷鎖了的靈魂和被束縛的棉花一樣舒展開來。——蕭紅：手

短短的頭髮給陽光照得發光，想起來的

幾根像是些透明透亮的玻璃絲。

——張天翼：侶伴

太陽照老樣子打窗口射進屋子裡！那本「戰爭與和平」的封皮給晒得翹了起來，像一塊餅似的。——同前

銀色的月光，灑在這修長靈活的身型上，如一首詩，如一句詩。——青子：紫

她笑着，嘴角一片春。——青子：黑  
美在風光中不能靜止。天上長虹雖美，壽命可不長。——同前

燈泡子上沒有燈傘，只是有一條電線繫

着它掛在那裡，好像在棚頂上掛着個小黃梨子似的。——蕭紅：馬伯樂

柳葉像瘦巧的黃金的艇，在水窪裡航行。——蕭焚：雨落篇

流言在大街小巷傳播着，少女的純潔的名譽，就像一扇新門被塗上了松香。——蕭洛霍夫：靜靜的頓河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很歡喜讀書，像牽牛花那樣用自己的智慧深入地鑽研所讀的一切。——同前

# 談唸經

蔚 青

在現代一般中上階級的人家死了人以後而不請僧道唸經的，恐怕是很少見的事。窮鄉僻野的地方，人家辦喪事的時候，當然不能像北京派頭唸番經尼經的情形，然而找一羣和尚或道士唸唸經却是極普通的。有些開明之士在臨終時候特意立下遺囑，不讓給他唸經；這在當兒子的，自然樂得省下一筆開消，但是親戚朋友們却不免人言嘖嘖了。究竟唸經對於死者有沒有好處呢？這可很難說，尤其是在找來一幫酒肉和尚或有權的道士的時候。像「冥祥記」記載的史世光的故事：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臥，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其如平日，語信云：『我本墮墮獄中，支和尚爲我轉經，晏護，晏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二引。

那樣的法力，真會使得我們五體投地的。可惜這種情形現在總聽不到了。

唸經之說究竟起源於什麼時候，正史上當然不談這個；在稗官野史上似乎也很少詳細的記載，蘇曼殊在他的書札中却有一段敘述，他說：

「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誓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曼殊全集」第一冊「書札集」第五十頁「答瑪德利禪湘處士書」。

這不過是考原而已，最發關的還是下面一段：

「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響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虜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普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里由延？……」

這種不客氣的說法，實在不像是個和尚的話！「日知錄」卷三

干，「佛事」條，引晉許榮上書言事，亦有此意：

晉許榮上書，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佈施之道也。」

元朝吳澄的論斷，和這也頗有幾分相似，據「續資治通鑑」，「元紀」二十所載云：

「先是英宗在上都，使左丞蘇蘇，召翰林吳澄撰金字藏經序。澄曰：『主上寫經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聞，不過謂爲善之死，則上通高明，其福品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汗穢，其極下則與沙虫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章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

在六百年以前，使有這樣的見解，真值得我們欽佩！

這樣說來，「經」是絕對不可「唸」的了？其實，也不盡然。現在陰經的人的態度可以分做三類。第一類是對於宗教有信仰的人，此係信仰所關，我們無可非議。第二類純粹是爲表示闕悼起見。在父親，母親活着的時候，可以打，罵，不管吃飯，然而一旦「丁憂」，於「泣血稽顙」之餘，却必須要唸幾次追薦先人的經。其目的本不在給先人造福，所以有無效驗，並不在意。這與孔夫子所謂「喪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的話大相逕庭，我們這裡也存而不論。現在要說的是第三類。

第三類是做兒子的人對於宗教信仰雖不一定堅固，然而爲了懷念先人的緣故，於無可奈何之中，只要聽說有益於死去的先人的事，便盡力去做。所以不但借道唸經，而且有的人自己還要早晚的唸。這種「崇德報本」的想法，正是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有人雖覺得可笑，其實是可憫而又可敬的！因爲他並不單純是醉心於唸經這種儀式，而是

竭力使先人的靈魂在冥冥中能够得到如他個人所預期的那樣的快樂，能往生淨土也好，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好，總之，在使先人在冥冥中能得到一點安慰；至於效力之大，小，有，無，自己並沒有把握，只是盡力之所能及的求自己的心安而已。這正如知堂先生在「苦竹雜記」中所引的劉青圃的說法：

「信祭祀祖先爲報本追遠，不信冥中必待人間財物爲用。」——「苦竹雜記」——「劉青圃常談」頁四十九。「顏氏家訓」卷二十一「終制篇」也說：

「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

所謂「殺生爲之，翻增罪累」的話，仍不出當時好佛之習，然而說到齋供祭祀是讓人不忘孝道的一種表示，這意見是極可取的。所以像這類人唸經的態度，我認爲是最值得人同情的。好像清朝紀曉嵐也有過這樣的兩句話：

「供道士幾頓飯，盡孝子一片心」。

這比較顏黃門，劉青圃說得更爲乾脆。話雖是頗有幾分諧謔，然而「盡心」二字亦正足以說明孝子之無可奈何的心情了。

講到唸經的效用，我以爲與其說是薦拔亡人，無寧說是安慰或娛樂亡人。一座香煙繚繞，笙笛合鳴的嚴肅的道場，就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一定會起一種肅穆之感。如果同時再以一種欣賞的態度看時，則更覺得在肅穆之中有種神秘，寧靜的趣味。其趣味；幽雅處當和古人掃地焚香，靜坐理絃的意味相同，嚴肅處可以給你一種偉大，光明的感覺。擺在法場上的經卷，是很好的釋典文學，也是很好的說理詩。一片鏗鏘噴瀾的音樂，恰是一部悠揚動人的合奏，一部「鼓吹」；夜間一壇「瑜伽儀口」，尤其像是一首抒情詩朗誦。在這種嚴肅，熱鬧，幽雅，神秘的情形之下，姑不論有無薦拔或超渡亡人的效力，只是

這種音樂，這些詩歌，亦足以使亡人的靈魂有所溫感之感了。

而且，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也可以節制人的悲哀，牠不但對於亡人是一種安慰，同時對於參加喪儀的人，對於死者的兒女，也是唯一的一點安慰，一點調劑。——在山東鄉間舉行葬儀的頭一天晚上，常是雇些樂工來「吹鼓」，那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在「烙印」裡，還有許多很好的警句，例如：「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遍地愁。」之類頗和「蕪露」，「蒿里」之歌相似。我想不但亡人的靈魂聽了，頗如醍醐灌頂，大澈大悟，可以不再留戀塵世，而以生死為大故；就是活人聽了，於咀嚼尋味之餘，也多少可以減少些孺慕及熱中之感吧！

## 魯迅與新詩

魏 薇

劉霖運。

關於新詩的意見，向來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雖然新詩的初期，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傾向通俗，但後來派別日多，而新詩的面目也絕不相同了。魯迅在「新青年」時代也寫過「夢」「愛之神」「桃花」等詩，但晚年時由雜感而專致力翻譯，新詩則很少寫。在那時候，新詩歌至少有象徵和寫實兩大派別。魯迅對於它們也沒有發表意見，在「魯迅書簡」中見到一點他對於新詩的見解。一個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覆費隱夫的信，說：

要我論詩，真如要我講天文一樣，苦於不知怎麼說

才好，實在因為素無研究，空空如也。我只有一个私見，以為劇本雖有放在書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兩種，但究以後一種為好；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牠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裏將舊詩擠出，佔了牠的地位。許多人也唱「毛毛雨」，但這是因爲黎錦暉唱了的緣故，大家在唱黎錦暉之所唱，並非唱新詩本身，新詩直到現在，還是在交，

我以爲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但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不容易的，我自己實在不會做，只好發議論。另一個是一九三五年九月答蔡斐君的信，那意見也和這相近的：

我對於詩一向未曾研究過，實在不能說些什麼。我以爲隨便亂談，是很不好的。……其實，口號是口號，詩是詩，如果用進去還是好詩，用亦可，倘是壞詩，即和用不用都無關。譬如文學與宣傳，原不過說：凡有文學，都是宣傳，因爲其中總不免佈着什麼，但後來却有人解爲文學必須故意做成宣傳文字的樣子了。詩必用口號，其誤正等。

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

則只不過是提出來大的原則：詩要是在口頭能誦讀的，它應該有韻。但是到底白話怎樣用韻，格式怎樣運用，他都沒有說到，近幾年來，詩歌已經事實上走上魯迅先生所說的路子。那就是由於閱讀的詩成爲朗誦的詩，這是新詩歌的一個成功處。

# 友敵

## 螢

一月滿樓譚臺

公孫燦

我說我很寂寞。逐漸的對世態有了一己武斷，不知道爲什麼，我感到生命無常，人生的繁瑣，以及本身所掠得的炎涼；並非自己有了幹罪才受失意的懲罰；一切煩惱冗務，即砌成了一條曲折的小徑讓我們走，我們便毫不爲力的就走了。歲月驅策前行，我們像一個盲目瞽者；而命運便成了手中間道的竹竿……：唉，多少漫長的夏夜，淒切的秋夜，酷厲的冬夜，以及誘惑的春夜，我皆曾爲一種渺茫思索擾得失眠，我覺得時時得到些什麼，又失去了些什麼；來去之相抵銷，結果我稟承上天賜予我的管智怎樣，依然怎樣，所謂鼠肝虫臂則可作自喻之辭。經驗只成了畫餅，你難道想以之爲指南針嗎？其實大可不必篤信，「優勝劣敗」之說，盾楨昏純未必不是大幸，悠游由歷史中爬過；我想起吉人天相一句話，我的意思不是說讓我們由燒棒中得取樂，人生有限，明白的太多了徒增煩惱；我怕你們會和我一樣，懂得了寂寞，便永遠永遠的爲寂寞所縛了。

我有點自私，人既然不是爲自己的自己而活着，奔波徒勞其身心

而已。近來我明白很多的事，雖說難免謬見曲解，比方說，世上有爲人揚讚謳歌的「光明」，其實一切的「光」，一切的「明」其所以值得那麼稱道，還不是由於受了它的實惠之人。我說燈好，因爲我可以它的光下執筆爲書，月光好，可以給我遐思萬縷……：總結說，這些東西到是本身就是光或明，即如人生下有四肢一樣，並無有益他人之盛意；然而，却被黜黑中的聰敏人所利用了，用它爲浮世中值得追求的象徵；有些年青盲從者信口曰追求什麼光明，此後宇宙皆爲一種不滿的喧嚷或詛咒的，非實帶黑暗所籠，罩，光明就永成爲如天堂似的不可追的幻念了。……

而又，恕我不願再向你們諄諄這些無用的話吧。因爲我看見携燈籠於尾後的螢虫，荷月叢莽，伴蛙鳴嘍嘍以悅人的，是這些頗有荒涼之感的燈籠，我遂爲它掘了欣喜之泉，彷彿是，不；已有一掬味愛從心頭湧上了。

我說我很寂寞，於是我願追蹤更寂寞的東西；向滴下長串珠淚殘燭，向昏黃土壁上可怕的隻影，向有了陳腐味的木板古書……：或訂視一隻油亮棕色書蠹虫，一隻勤勞的屋角蜘蛛，一個不怕人的黑鼠……：要我舉例証敘麼？恐如滔滔黃河，只有多而泛濫，絕無枯乾見底之



廣的，聰明人，知一反三，我是個多麼愜意的心靈寂寞的人呵。

很早很早的時候了，我有個值得追尋的童年，鄉里黨誼之間，我會與另些孩子一樣，能唱一支關於螢火的謠歌。柳絲垂垂的池塘邊，我們皆道小小蟲兒謔歌着；之後隨我的「家」泊到北方，居者大廈高樓，一無亭榭之美景，無林幽池澤之愉人，我便把這「螢」給遺忘了，正如忘掉我側身襟襟時一樣。我再認識「螢」的形體，是在一冊帶畫的童書，多麼醜的東西呵，黑黑的，小小的頭頸，尾末且爲一團短短虛線界出個正圓，那時我明白，代表蠟眼的光。好奇的稟性誘我自費一番思索，我再也想像不出「螢」是種什麼樣神奇的东西了。夏夜園林中，我曾躡足探訪過，而一切形如夢寐，殊無有使我能一睹之緣的。

我襲承祖宗萬代書香，調皮中但我也有了氣平心靜時光讀誦木板斑黃古書，啾啾作態，大把光陰遂悄然而來，和我只有一體的功夫，又悄然而去了。十歲左右，我居然會沉湎於詩詞一些風雅東西，這真有點先天遺傳，後天陶冶，和酸味十足的東西有了不解之緣。於是，吟，多麼懶得掩口者，於是我由典籍詩詞之內，知曉有闕「螢」更多的故事和佳句了。……我，我真不願引些典故來說這神秘蟲兒，別多嘴吧，我是自己，對「螢」我是有自家的幽思的。

我說我很寂寞。終於又向陌生地方飄呀，陌生地方泊了。夏天，孤竹竹搭上××車，向北而發。遊旅中無數宵異鄉夢，紛紛嘈嘈會晤久念於心頭的螢虫，寂寞人的愁思，常會在夜晚發洩，是的，我自己漫步了，那是多晚呢？告訴你，有一天，熱氣把我蒸醒，曾作了一件極神精實的事。慢慢推門外出，門外正是個暢美無端的夜天，藤蘿架在月下畫了圖案形影子，被銀光染得淺藍的藤葉兒無聲下垂，走走吧，我聽得彷彿人類滅亡後的沉重甯靜……匆匆轉向回廊，那便是一座有假山石的亭園了。一點也不差，在那種滿野菜莉，風仙，長滿風草草，狗尾草的花畦中，我被從沒有見過的神奇所驚怕。那是搖曳

淺藍色的小火苗，那東西飄飄如落花瓣之多，看看藍天，大概午夜三時後，我詫訝我衝進誰家墳丘，那，那，不是鬼火嗎？恕我還有年輕人小豹子的性格，趨向前，撲捉一下，聰明的，我才認清那是螢火虫。掌上任這小小絲紅色昆虫爬行，我幽幽的笑了，對自己的心曠而笑。

我如持探住一個羸弱靈魂，我方覺出生命的可貴，世上一切光明是給另外一些人預備的，而這螢虫却爲了誰？難道也用它們點綴說；夜露降了，花兒馨香了嗎？看它那個沒有出息懶夫神氣，棲於草叢偏僻於夜深人靜後，高傲的眩耀它自身的光明，宇宙間生存的人類，依性格分，多可列成綱目，比方有種人，雅爾溫文，如個錦繡枕頭，生來便淡泊名志，頓消閒的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正如這螢虫，只可作爲風雅詞章詩句中的綴階罷了。

且讓我咀嚼自己，對那鴻志嚮向一番吧。我第一次懷疑到自己。而一切人類本皆是如何弱無能的動物，把有限的光陰擲作白日夢殊多可惜，伸出雙拳盡量力氣，我可不能延緩一冊用文字寫成的歷史，給幾千萬年後的人加以評讀。

因爲我自私，我怕前人種樹爲後人涼，所以我憧憬我若是一個小螢虫，多高傲，多貪刻，多風光，每逢夜晚才出來騷擾，攜帶一羣瑰麗小燈籠，短短一生便於冥暗中飛去。

【三十年八月十五】

## 中國公論新年號已出版

內容較前益豐，仍售六角

全國唯一權威輿論中國公論月刊三十一年新年號已出版，內容較前益爲豐富論者執筆者如田沁，張楓，鄭鴻祺，黃嵐，齊鳴，王森然，梁盛志，楚天觀等，皆名評論家，本期文藝爲小說專輯，執筆所選西澈，李道靜，馬驪，林莖，蕭艾等一流作家云云。

# 綠色的戀情

燕 弟

蒼空裡，滑過了一顆殞星，我乘了它的尾巴，飄到一個仙島上。那裏，一個綠衣女郎，在一片綠洲上徘徊着，綠洲的邊緣，蕩漾着綠色的海波。於是，在這一片綠色的幻境裏，展開了我綠色的夢：

——不寂寞嗎？綠衣的姑娘？

——

——獨個兒在這孤島上？

——

——真的？

……

她感慨的搖了搖頭。靜夜裡飄起了一聲細微的太息。月光撒在她的臉上；前額飄着幾絲髮影，更俏麗了！動人的眸子裡，亮晶晶的，有淚呢！

——哭了，爲什麼？

——怪難過的。

——可以說說嗎？

……

沒拒絕呢，無言中，已默允了罷！

——走，前邊沙灘上坐會兒。

——挽起了她滑軟的手臂，披着閃爍的星光，踏了銀似的月色，慢

慢的向海邊踱去。在那裡，她告訴了我一個動人的故事。她說在一個春三月的夜裡，一叢野玫瑰花旁，她曾把那最寶貴的處女吻，擲給了一個英俊的少年——一個曾在海洋上漂蕩過幾萬里的水手。於是，在那叢玫瑰花將謝的時候，她就隨了他去過海上的生活了。月亮幾次圓了又缺了，草兒幾次綠了又黃了，他們都很美滿的渡過。但是，在一個蘆花白了頭髮，楓葉醉了臉蛋的時候，他把她留在這荒島上，他卻自己去了，永遠的去了！他走後，只在沙灘上給她留下了一襲綠色的薄衫；在長空裡留下了一縷黑煙的淡痕。

這串美麗哀艷的故事，飛出了她的小嘴，在這神秘靜寂的夜空裏飄蕩着。我倆倚偎的並坐在軟沙上，凝視這故事的搖盪，直等到它漸漸的消沉，消沉在細微的沙粒間。這故事就這樣的被葬埋了。但，當她要伸手掬起一把沙土時，我乘勢抱住了她的兩臂——怕那故事再被發掘呢！於是，我擁抱着她，吻她，撫摸她……

x x x x x

一縷清郁的芳香，飛入了我的鼻孔，睜眼去尋時，啊！那兒有綠色的海波，那兒有綠衣的姑娘！只是枕畔小几上的翠色瓶子裡，不知誰給插了枝鬱金香。伸手拿到鼻尖嗅了一下，趁着那點芳香的快意，再去尋找那點綠色的戀情。

# 憶

常 鳴

是去年的事情。

是一段生活的記憶，片斷的解剖，我總覺得如其讓它墜落在血流里，倒莫如說出來痛快，於是我撿起我底筆來了。一個初夏將去的節季里，學校的功課正是忙着考試的到來。每日的鐘聲叮叮噹噹和著的奏着音樂，它帶來了各種各樣的面孔，送走各色的背影，白木青裙的女郎，紅綠相間的天真無邪的兒童，時時的擦過我的眼前。

河畔的綠水，輕輕的流過，倒垂柳扶倚的低語，確是別有風味呢。

這矗立河畔柳旁的西式古老的樓房，莊嚴的挺立着，牠不會想到有壽命終結的一日。紅的瓦頂，綠的爬山虎，這是一個養病的好地方。我幸福的躺在學校特備的後樓的養病室內，是多麼富有詩意的事呀！黃昏遠眺的滋味，被餉嚼得乾淨。每晚飯後，我手扶窗櫺，輕風拂面，使我陶醉于大自然的美妙中，我祇是整日的關在這裡嗎？不！有時到鄰牆的醫院里，或聽病或取藥。我祇可移動沉重的腳步。

病不但使我苦痛，而我反感到快活。快活的並不是延遲了考試，唯一的是這兒比吵雜的宿舍里寧靜得多安適得多。病，祇是早晚痛一些，如果多平臥一些時候，也會使我泰然的忘掉它。並且同學們又都每日的來到這里，用甜蜜的言語安慰我，用純潔的友情溫暖我。我想，這真是病者獨有的享受。

這可依稀的歲月，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向前飛駛着。病也日復一日的減輕，我不能不感謝我周遭的壓善。時日消失在我的記憶里，考試這事情又從朋友們的口里傳到我的耳里，他們都感到焦急，紛忙，不安，爲甚麼要這樣，無非爲分數，名次，一時的榮耀，但，失敗的破盾將肩在誰的肩上；想到這里，笑影從我的嘴邊掠過。

醫生這樣的對我說過：

「你的病需要靜養到兩個月之後才能痊愈，看書甚麼的，那是有礙你的病體的。」

我沉靜的想，關於考試我怎樣的去應付它。最終，得到了校方的允許，暑假期滿後再補考，無形中的一付重担，又牢牢的壓在我的肩上，我心底確有點慌亂，這也許是甚麼矛盾的現象吧！但我所慌亂的決不是名次，榮譽，甚麼的問題。

靜穆的，和平的腦海，終于又被另一件事給攪亂了，母親的愛伴着信，如同閃電似的一封一封的傳來。當時，我確是浸在痴情的愛里了，看完母親的每一封信之後，淚伴着嘆息流下，這樓頭的遠眺呵！寂靜的居室呵！溫暖的牀褥呵！實在是再留不住我了，因爲我的心，已經被母親的愛給攪去。然而媽媽的思想的固歸，爸爸的冷酷的面孔，想起來，我又懶得和他們晤對了。這只是一時不快意的想像呵！事實呢，我歸鄉的行裝都已經捆好了。

我腳登上踏板的時候，車身都在慢慢的蠕動了，但決的駛出月台，奔向那遼闊的原野駛去。我憑依車窗向意外跑去，那展開

在我眼前的，只是綠油油的田野，那矮的大豆，高的高粱，以及那金黃色的待割的麥，我的心恬靜的跳着，我感到衷心的喜悅。疲倦了，茫然的睡去。

我不安的到家了，母親，父親，小妹妹們，都表示過分的親熱，也許久違的緣故罷，豐盛的飲食，適意的言語，溫馨的愛撫，他們是在款待着浪子的歸家罷。

十天後，我感到厭煩了，我並不是厭煩他們的款待，而是厭煩母親和鄰居們的談話，他們的話題，多半拿我做中心的來旁叨着，每一句都像用刀來屠殺我似的，用繩子來捆綁我似的，我同他們辯解，但他們頑固的不理我，把我看成不三不四，我忍着滿腔的憤怒，只得走開。離開這個愛與憎並生着的家，我下着這樣的決心。

一個靜謐的夜里，比晝裏顯得清涼了。我在和父親商量着一件事，商量一件我把失望放在前面的一件事，父親用狡獪的無言和嘆息回答了我。我茫然的不解，睡場足有半點鐘，最後，倔強的眼淚伴着憤懣流出。

漫長的夜，不知何時方休。划一根火柴，已是三點了，但我依舊的思索着；朋友的約言，遙遠遙遠的，自由的遠方，我所憧憬的遠方，在期待着我們，盼望着我們，我一定走，明天就走。奇怪的，他們爲什麼要把我留在他們的懷里，這痴情的愛呵！該淚滅。

我果然離開他們了，仍回到門市，做第二步的計劃。校里正是假期，只好宿在姑母家裏。白天晚上，牠——未來的憧憬不住的纏繞我，使我不安。

希望如同一座山、一座透明的用水晶堆成的山，但被我理想的霧給迷漫了，打算撞破這重圍，就只有走——實踐——。它在我心里生芽，結蒂，我不能讓它枯萎，和舊的一齊沒落。

理智戰勝了一切，它主宰了我的軀殼，我同我的朋友走了，走向那我們憧憬的古城堡。

## 情緒的紀錄

……黃烈

年月積累，歲序紛迴。入  
興者久已闌珊；綠夢者猶  
如昨日。冬夜有聞，燈前  
綜其蕭瑟。或如絮飛，或  
如塵往，雖空虛之挹注，  
實涉生之鴻爪，暗室青天  
乞靈如訴，梗概此心，用  
紀泛生。命篇曰情緒的記  
錄，所以「於密」於藏也

### 紫

蘊淚的手帕上

抹一堆陳舊的故事

起落在心頭

起落在太息裡

湖邊之風，九月之夢

燈影月明裡，四顆星

關關在芳草池塘中

有多少生命之呼喚

當光明閃在你心頭時

流雲遂成爲纖手的俘虜

格格地笑，流在十月的夜街裡

神聖的，柔夢的製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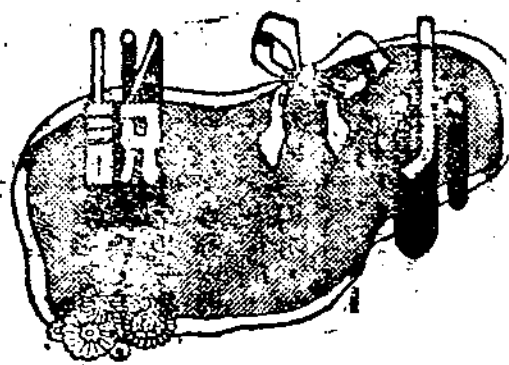
年月在水中，年月在夢中

憂鬱地歌起來，憂鬱地歌落下去

蘊淚的手帕上

抹一堆紫色的故事

二十九年初冬重錄于唐山。



# 工人

茗心

春二月，一幢新屋將要傍着「地  
接子」，（一種工作很粗的，用花崗巖  
石堆砌而成的牆壁），建築起來了，  
牆那邊，露出半個臉兒的，鮮豔的山  
桃花彷彿衝着那一堆磚，一堆瓦，和  
層層疊疊的短椽給一個甜甜的笑，歡

器：頭戴的綠色大盆，八仙椅面大的帽履，粗皮大黑碗和竹木筷子高  
下成行地排列着，多會那一羣工人吸着初春早晨的清新的空氣走上他  
們的工作場，同時便分出一個結實的漢子過來蹲在柴鍋前面，劈劈柴  
，「活」（讀爲去聲，機台之意）雜合麵，切醃蘿蔔鹹菜，自個兒無  
聲無臭地幹他的事情。

迎她這未來的同伴。

最初來的是個麻臉的工人，姓邢，頭戴「四塊瓦」，（一種帽子  
的別名）身穿灰布棉袍，笑瞇瞇地和學校管事人相看了地基，第二天  
就有五六十個泥瓦匠和木匠頂着西邊山頂上漸漸沉落的金星上山來  
了，因爲我就是在那個夢中給他們沉重的腳步聲響醒的，他們聚集一  
起，給寂靜的荒山送來了熱鬧的空氣。

教室周圍都成了他們的勢力圍，剛離開嘴兒的杏花樹下首牛欄那  
一領蓆蓆，一個無意把長髮直拖向後頭部想學做藝術家老年人的老人，坐  
在木墩上，開始把已經用水浸透的粗麻繩，用鈍刀一下一下地切成長  
約寸許的零塊；却另有一人用長帚把牠們掃到線標分明一絲不亂的地  
步，合石灰是非這宗東西不可的。此外是各種工作上堅實的配合：石  
匠用鐵錘敲打花崗巖的尖脆聲，瓦匠打夯的粗重聲，配合着抗育抗育  
的勞動，教室中學生有一小半不肯安下心去聽功課了。

業務開臨時搭起一具土竈，旁邊零亂地安置着最簡單的炊食用

等初日的旭光冒過東邊遠山的平頂，這可以說他們一天工作最

忙的時候。地基早經打好，房子四界的經緯線業已取直。然後這群工  
人的「分工合作」趨勢也便顯然可見了：鋸木頭的兩個人在遠遠的洋  
槐樹蔭里把根丈許長的光溜樹幹，照他們祖傳的手法安排停妥，以一  
頭斜衝天空，彷彿一尊笨拙的高射砲。一個人升到樹幹的最高處，和  
另一個站在地面上的他的伙伴，上好鋒利無比的鋸齒就沿着早經用墨  
斗畫好的黑線鋸開，隨着鐵鋸的一往一來，兩個人的身子也一俯一仰  
看入絲點點飛落，給地上那人的頭上，衣服上，腳上都灑滿黃色的  
雪塊。再看那邊，一塊二尺見方的大石頭，剛被一個壯健小伙子倏的  
抱了起來，這勁頭兒使一羣噤熱鬧的不禁爲之喝采。就渾站在一邊的  
工頭，也管不住笑了。笑得彷彿連他臉上的每棵麻子坑兒，都漾出笑  
意。他一壁把眼光死盯着那小伙子寬廣的脊背，嘴里吐出他的乳名：

「瞧這傻老，幹活兒倒挺強」

看傻老，額上騰起了一道子一道子的紫色的脈絡，汗珠不吝氣地  
泛漾在他的前額上，他下面是一條單褲，外邊套着條破爛棉褲的腿，

彷彿吃了烟袋油子的壁虎，不停的微抖着，然而他却始終沉默着不開口，只左右一擺臉孔向觀衆看了一眼，便大踏步向前走去。

他走了不遠，眼前是一個灰池。水從後圍沿着新開的小溝汨汨流過來，流到灰池旁邊瀾成一箇小潭。這時一個工人恰好挑着兩桶水預備傾倒灰池里去，叫優老的那這工人正低着頭，把身的力氣都掙到自己的石頭上，不料前額的一響，便撞在那挑子的一頭。他禁不住一皺眉，嘴里呀了一聲。前面挑水的那個只覺後邊一沉，回頭一看，他很快捷地躲向一邊去了。他忽的想出一箇精明的招術，便臉向着那麻臉的工頭，大聲地吆喝着說：

「怎麼着！長着眼睛沒有哇！」

這招兒還真靈了，那工頭緊跟着就跑了過去：

「優老，慢些，喊着人算怎麼着！真混！看不見這地方得要石頭嗎？不想幹給我滾，每天吃三個飽，撐的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啦！」麻子工頭作威作福，聲色俱厲，滿臉橫肉，陪襯着一顆一顆的凹點，顯得更歷歷如繁星一樣了。

轟熱鬧的之中偏有好打抱不平的少年，看不慣工頭的架勢，一個開口便說：

「你看優子累的那樣，還『雄』（教訓斥責之意）他：那些好吃懶做的人們你倒瞧不見了。」

像閃電一般快，工頭的怒氣立時冰釋了，換上一副卑鄙的笑容，

向羣衆說：「是，是！」

「他每天多掙兩毛嗎？」另有一個學生問麻子。

「先生，一樣的作活，他爲什麼多掙呢？」

「我要是工頭，一定給優老雙份的工錢。」

麻子工頭默然無言了，映着陽光，耳根子略略起了一點紅。

「你們吃飯怎麼算？」

「吃飯也打工錢裡掙，他們做小工的一天除去吃飯，淨剩大洋兩毛錢。」

有人「唔」了一聲；有人小聲說：「好貴的飯」；也有人乘機把

優老湊開說：

「你們好好做罷，不久校長會『犒勞』你們的」。

這一回他們聽見那工頭露出黃牙笑了，大樹底下磨磚的幾個老工人，給這句話也誘過來他們幾隻無神的眼風。

「那頭兒，那頭兒」。

大家都被這陌生的喊聲打斷了談話轉過臉去看時，土牆小門前站着一箇毛藍粗布褲褂，腰里繫着搭布，一臉晦氣色的中年漢子。

「你幹什麼來咧？」麻子工頭的語調沉雄，適非才剛卑聲下氣對待學生的樣兒了。「不行了，你看，人都擠得滿滿的，一星兒活頭也沒有。等過兩天齊和齊和，（一切就序之意）我還打算下人（即辭人也）哩」。

那人聽了這話，晦氣色越發加重了，很板滯地作了一個揖，「頭兒，那先生，您勞駕給想個法子，我真真回不去啊」。說話時扭曲着脖子，彷彿是天生來的這種毛病。

「不行，說不行就不行」，工頭的架子赫然擺了出來，「孫三什麼手兒，這會子也攔不上把兒，也是剛才給打發走的，何況你！哼，趁早另外打主意去」。

中年漢子苦着臉呆了一會，偶然無意識地一扭頭，却見幾十道眼光都在注視着他呢，不知怎麼靈機一動，他出人意外地向轟熱鬧的學生們作了個更深的揖：

「先生們，您給幫着說一說，讓我明兒來得咧」。

不懂世故的年輕小孩子們突如地笑了出來。不知是誰說了句，

「我們可管不着這一段兒」，雖然是隨着一臉笑說出來的話，但在這這兩個社會之中的人們看起來，這笑或者比刀子還要厲害罷！

一杯凉水澆在來者的心上，此時陽光的熱力是與他無緣的。他悵然於工頭步子的移動，漸漸地，把他自己的影子無力地移向石橋南邊去了。

「唔……唔……卽隆……卽隆……唔……唔……」幾種聲音黏合在一起，好像一個大生命充塞了全宇宙，可是，這里，却還有一個掙扎于生命線上的失敗者。

石

榴

花

柳黛

走到了六丁的門口，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從小閣子中拿出自己的拖鞋，這在我年來的習慣中，已經是非常熟練的事情。「慫回來啦！」剛要拐進自己的小屋中去，正碰到那個稍微大一點的，高身材的下女，我微笑着沖她點了點頭。

在這家公寓裡，除掉年老的東家——清水夫婦以外，就只僱用着三個女夥計，清水老頭子的算盤，是很精細的，他從來不會撥錯一個算盤子，那麼就是以元作單位的，三位以後的數字。那老太太也很愛碎，愛叨嘮，因此使得那三個下女，都非常不滿意，在背地裡擠眉弄眼，總是不對她發生好感。不過在對待客人的招待與周旋上，無論如何，是會使每一個住進房子的人都感到滿意的——只要是不欠她房租的話。

這三個下女全很年輕，那高身材的姑娘，叫鈴木朝子，那個不大喜歡說話，初看起來好像有幾分驕傲，鼻尖兒上滲着幾粒雀斑的，叫做島千代子，那個大眼睛，有着弓形口唇，歲數最小的，叫做宮崎志美子。

公寓裡住着有三十多個客人，樓上住的大概都是找不到住宅的帶家眷的人，他們的辦公處，有的離公寓很遠，每天往返都要乘一小時以上的急行電車，但他們還是願意住在這裡，一則是四圍的環境幽

靜，一則這裡房價便宜——從十五元起碼，到三十幾元為止，可以按着自己職業的收入，而來選擇自己所要住的房子。

清水老頭子，並不常在這兒，他每日還有一半的日子就攔在京都因為聽說在那兒，他也經營着一個中型的アパト，在他回西宮的時候，便由他的死了丈夫的寡婦女兒幫同照管。就是這兒用的三個姑娘也都和他有着相當的親誼，朝子是老朋友的遺孤，千代子是清水老太太的遠房外甥女，至於那個好說好笑的志美子，却是二年前遷走了的鄰居，宮崎三郎的女孩子。

志美子一共有姊妹四人，長姊隨着姊夫到滿洲去了，次姐在東京開着一家小規模的料理店，十一歲的妹妹，就寄讀在那兒一家小學裡。另外還有一個非常老實的哥哥，正在遼遠的中國北部，度着兵役生活。

志美子僅在小學畢業以後就失學了，爲着父親得了纏綿的肺病，需要好好休養，不能再去繼續工作，志美子的母親，雖是一位非常賢慧，能幹的女人，可是在如今生活程度高漲之下，使她也不能不恐怖於那筆低級職員的退職金，是有花完的一天，因此才送志美子在自己多年的老街坊，清水開的公寓裡當一名下女。

十八歲的志美子，那豐腴的體格是很動人的，那掩在兩鬢秀麗的

眉毛底下的漆黑的大眼睛，就像是會發出一種特殊的誘惑的光彩，而且左邊嘴角上，那顆圓潤的滴溜溜的黑痣，更增加了不少煽動性的魅力，她常常喜歡頑皮的，用舌尖舐拭它。

往常，當我正在屋裡脫換着事務服的時候，志美子就來了，手裡捧着當日的新聞紙，跪伏在門口。那態度總是非常溫馨而歡愉的，「您還要什麼東西嗎？」她靜着那對好看的大眼睛問我，「謝謝妳，甚麼也不要啦！」然後，她笑着叩一個頭，便跑了，可是今天意外的，我竟還沒有見到她。

像五月裡的一朵石榴花，志美子的熱烈的性格，總是那麼討人歡喜，就是那稍微使人不高興的，像志美子愛擲着嘴生氣，志美子愛哭什麼的謔言，也並不就損失了她討人歡喜的成分，連我，也是這麼感覺的。

還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

七號房子裡住着的客人——那個某社會的社員，因為奉命調轉到名古屋，所以於命令下來的次日搬走了，可是在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這房子就又被一個三十多歲的，樣子很文雅的青年租妥了，據說是一個獨身的畫家，而日這是一個音樂的愛好者。

此後晚間，便果然常常能聽到那從小屋的窗簾裡，透出一「六弦琴」的憂鬱的調子。

志美子正担任着這屋的管理，當時，我就敏感的開着玩笑和張說：「怕這朵石榴花，會燃燒起那個偏僻藝術家的青春熱來呢？」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果然不出所料，志美子和那個畫家超出席的普通人關係了，有一次張告訴我，他會親眼看見志美子和那個畫家——小山菊一，到梅田的一家電影院去了的。

這之後，志美子就好像沒有從前活潑了，而且漸漸的，臉上失去紅潤，顯着有一點憔悴起來，樓上住的，善於戲謔的佐佐太太說：「小志美怎麼了呢？別是想婆婆家了吧？」這在平日，她一定會輕俏

的說一句：「幹嗎呀？怪討厭的！」然後就敢起嘴來生氣，可是這一次，她只害羞。

因此誰都說志美變成大姑娘了，就從那忸怩的態度裏，可以完全看出來的，不過在職務上，她卻還是那麼周到，那麼勤快。

所以今天我正在奇怪，怎麼志美子還不給我送報來呢？

吃晚飯的時候，我看見張，他突然小聲對我說：「××——石榴花結石榴了。」

「什麼意思？」

「這都不懂？石榴花結石榴了。」

張就是這麼一個脾氣，他若一旦知道一點秘密時，馬上就要賣個關子，吞吞吐吐，非得將別人招得半急半惱了，甚至賭氣不願意再聽，他才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今天他又是這種態度，我索興不理他，裝作毫不關心的冷淡的「唔」了一聲，他看了我一眼，我們還埋頭吃飯，但到底我心裏是在想知道那「石榴花結石榴了」的故事。

「志美子上醫院去了」，張翻頭告訴我。

「為什麼呢？」

「流產！」

「流產？」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還有什麼客氣？」張拿起一隻香煙來，噓了噓，安閒的划上一隻火柴。

是午後的三四點鐘吧！清水太太讓她在廚房的架子上揀個釘子，她碰不着，登在板凳上，沒想沒站穩，一個跟頭摔下來了，回屋裡躺了半天，肚子疼，疼得直滾，她只好把實話說出來了，可是還沒等送到醫院，小孩就出世了，據說是個剛放型的男孩子，「飯後坐在我屋裡，張到底將這事情詳細的說出來了。」

「那麼，那個小山菊一呢？」

「小山？小山好幾天沒回來了」，小山出去畫風景畫，三五天不



回來，那是常有的事。

「事情已經公開了，志美子平安回來，小山也許會娶她吧！」我在寫着失身後的志美打算。

「娶她？那不行！」

「爲什麼呢？」

「小山早就有太太了，小山早就有太太了？我簡直越來越不相信自己的聽覺。」

「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在希望這句話，果然是我聽錯了，然而不，我並沒聽錯。

「小山的太太，是××區當地一個有名富紳的女兒，他娶了她之後，因爲那小姐過慣了嬌生慣養的生活，是沒有一般日本女人的美德的，而小山偏又是個性格溫和的男子，駕御不了她，所以她的家庭生活，實在並不美滿，這次小山的來到這裡，聽說也是因爲和他太太賭氣出來的，這些事現在公寓裏誰不知道呢？怎麼你竟還蒙在鼓裡？」真的，我知道什麼呢？我只知道小山是個非常漂亮，非常富於情感的，尙未結婚的青年藝術家。

「在今天上午」張說「有一個穿著很華貴的婦人坐汽車來找小山千代子剛才告訴我就，那就是小山的太太。」

怪不得前幾天見到小山，看他精神不太好呢？也許他猜到太太找他的事情了吧？

「那麼，志美子墮胎的原故，怕也不是單純的了把？」我猜測着

「……………」

「怎麼辦呢？」我聽着這無幸的女孩子的悲慘的命運，我又記起那對漆黑的大眼珠子，那個有魅力的弓形的嘴唇，想着那具有火一樣熱烈性格的女孩子，我止不住喃喃的說：「經過這一次暴風雨的打擊，石榴花也許怕要凋謝了吧？」

三十年十一月寫於日本

## 文壇拾零

楠柯

△研究魯迅，是國內文壇上一致的動向，平心在今年春天寫了一本「論魯迅的思想」（長風書店出版），全書包括四章，論魯迅的思想很透澈週到，他大半根據魯迅自己所寫的雜文，作者是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所以他的見解有時候很精到。這種對於作家思想的剖析的著作從前還很少見。因之這部書很有它的地位。

△巴金的「家」改編爲劇本，已是很流行的了。它同「阿Q正傳」一樣，一出就有兩個本子。一個是吳天改編的，是「上海劇藝社」演出的底本，原書已由光明書局出版。另一個是曹禺改編的，是上海「新劇藝社」演出的底本，原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狄濟之是研究俄國文學很著名的人，他所翻譯的作品，已出版者已經不少。最近，在良友復興公司又印行「歌譯俄國文學全集」，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兄弟們」（即卡拉馬佐夫兄弟），和高爾基的「家事」已經出版。此外，他譯的果艾理「巡按使及其它」劇本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做爲「譯文叢書」之一出版了。

△林德威等前在上海辦「西洋文學」月刊，後因故停刊。最近因讀者要求，在香港與宇宙風譯文半月刊合刊出版，不久即可復刊云。

△巴金長篇創作「火」，又續寫第二部，已於今年十一月十六日香港出版之「宇宙風」第一百二十六期起開始連載。

△豐子愷每期於「宇宙風」作畫，完全是中國古畫的風格，描寫和題材都不是現實的面影。

△林語堂繼「瞬息京華」後，新近的作品爲「風聲鶴唳」（A Tale of Two Seasons），將在美國出版，同時中文本亦由「西洋文學」分期刊載。

# 死三去三的青三春三

公 霖

秋天黯淡的夕陽，悽慘地告別，暮色從高空降下來，落向荒漠的深澗的山谷，四圍的巖峯遂埋在更深的黑暗中。

薄秋夕暮的風吹着遍山林的枯葉刷刷地響，偶而風由山崖那些小屋頂上掃過，便夾雜着晚炊時柴火和野草的焦燥氣味。

這時一個梳了兩條髮辮，垂在粗布坎肩後面的小女孩，從黑門庭走出來，立在臨河的高石崖上，揚着手嬌聲的呼喚。

「伯伯！回家來呵，等伯伯吃飯呢！」

這細微的呼聲一直投向深山無邊的空虛的黑暗中，去愈顯得怕人的寂寞和山谷之夜的空虛。

回答這聲音的是手杖叩着那邊崖下木橋的聲音與遲緩的足履聲。

等到一個白髮的頭顱隱現在下面的轉路時於是小姑娘迎下去，一隻手牽了老年人，一面撒嬌地嚷。

「林伯伯，冷呵」，一隻手就伸進坎肩的裡面去取暖。

於是模糊的夜影中這兩個影子，一個衰老一個稚嫩的，就隱沒在那高崖上的古舊的門扉後面去了。

黢黑的天花板與四壁，襯着古舊的雕花的傢俱，這個屋子的靠椅上白髮的老年人，都整整調合在前半個，也可以說一個古老世紀的氣氛裏，生命，青春，歡笑新鮮的陽光，整個的在這兒只能算作一種追憶，一種懷想。

老人的家原不亦這兒，而是遙遠的，黃河邊的大平原上，而且家鄉還有一族的繁衍的子弟，和過去顯赫一時的門閥。

也許是最後一次波浪的沖激吧，偶逢到一個亂離的變故，老年人離開了平原的故里，而隱住在這幽澗的深山間了，是的，除了這當地

古風淳樸的村民以外，與相近六七十里都市通音問的，僅每禮拜一來交換郵件的郵差而已。

這地方當老年人的少年時代是曾經踐踏過一次的而且在離開的一時還種下了深深的眷戀，也許是因爲這點緣故吧，三年來老年人習慣地孤寂地下居在這兒，僅僅每月有兩封里門的親族的慰問信函寄來之外，老年人除是起遲眠之外，惟散步徜徉山林之間，似無什麼不適了。

對於其他的關係老人的親故，則從來無人知道，也許這幾年做快與悲愁的歷史的，只有那一隻廢局的箱櫥和其中偶經偷窺的冊卷和書信吧。

老年人偶而喜歡喝酒，那不拘的傾懷能證明過去少年時候他會是一個豪飲者，酒後，尤其若在有月亮的夜裡，老人常是沉默地失眠，直到翌日破曉，有時竟罷却一夜的休憩，而默哭終曉。

沒有人知道老年人想些什麼，也永遠沒有人能窺知在老年人的心裡那時是反覆着一種什麼記憶的思念，或是一些什麼變態的悲劇的事故之追憶。

其實與老人相處的人們是頂頂實際的誠樸可親的房主人，他們一家也永不會這樣富於想像的去追索老人過去的事情，長遠地，他們只以溫和的關心，照顧着老人生活的一切。

生命的節律靜止以前，在老年的人的體內只能算作靈魂之不息的隋性罷了，那裏面所表現的力已不復像壯盛時代那樣熱烈地激動地了所以，一個老年人的長時沉默，是一點也不是奇怪的。

只是，頗引人注目的是在老人一切密封的書件之外，在那牆壁上

的繡花帷布上，放置着一個小小內嵌精緻的鏡架，那裡面向外注視的，用那深亮聰明的眸子透過長長睫毛的遮掩，用了坦白和問訊的眼光向外注視的，是一個頗長的輕俏的影子。

雖然照片是已經因為時間過久而褪色了，但是在那裝璜輝煌的鏡框之外，更輝耀着一種光彩，那是一個生命期中青春的歡娛和期待，在輕快與莊嚴的氣氛外，向四周放射出溫柔新鮮的波芒。

那無邪的小女孩子會幾次好奇的攀了老人的手，絮絮地追問關於這照片的源歷，而得到的回答只是黯然而微笑與頷首，而且幾次且發現老人溫和的目光裏，閃爍着某一種希冀悲傷的光亮，於是小孩子無知的心遂不得不失望地放棄了這一段幽麗的解說，更沒有別的人敢向這冷峻憂鬱的老人求索這富有有藝術的幻想色彩的故事。

一個飽經世故，而今賤到生命季節的點綴的老人，對於這稚純的不知憂患與傷悲的，嫩潔像初放之蓓蕾的小雛，對於生之遇合遭逢與悲苦眼淚之因緣，又能加以怎樣的解說呢。

每當夜間的月光浸滿了窗前，遮滿了藤葉的西墻，老人沉在月光之中，那白色的髮映着月光的柔和的撫摸，在一種恬靜的悽慘裡寂然不動。

像耽於夢想的老人的蘊蓄的目光，注視着那張照片，在朦朧迷漫的感覺中老人從那裡讀出了一首會遍塗生之色彩而寫成就的傳奇的故事。

在老人少年時許多影事之中，浮現了會使他的靈魂最為激越過的二節。

於是久久老年人的寂然不動的影子描畫在窗子上，直到深山的雞啼叫破了長夜，東方的太陽映着四周的高峯和微現紅色的雲霞的高空；許多鳥雀從夢中醒來，鳴叫着，雜色的羽毛映着朝日羣翔。

老人悠然地深深地嘆一口氣，也像從睡夢中醒轉時似的，疲倦的目光注視窗外磚砌的花石邊枯衰的草木，小女孩子從附近荒廟掇拾的

山果，還有那昨晚散步回來遺忘下在石桌邊的手杖斜斜地歪倚在那兒，總是對於人生路它也感到疲倦了似的。

老人記起昨晚偶而在飲羊的大石上眺望山下的河流時，不知為什麼忽然想起來的一首歌調，因而引起了心的波動而失却了日常的寧靜，它苦苦地尋思着，到底在什麼時候這首歌曾經這深處的印記在他的生涯之中而加添了許多的惆悵呢。

肅爽的秋日的高空照耀着。

老人轉向東方的陽光，這時他沉在白日的夢境之中，而對了這啓示生命的力和創造的陽光，似乎他體內的生機反而很快地顯得漸次地衰微了。

是一個晚秋日的絕朝，濃霜罩滿了山徑上那些堆壘的葉子，城裡的那個只穿了一件綠色馬甲的郵差，踏着那些葉子匆忙的去來，走過那轉灣的高崖，便上去輕輕的叩門，這時他心裡詫異着，因為除了每月的例信以外，住在這兒的老人接收另外的信簡，這還是第一次，因為這，他簡直詫異，而且有些慌亂了。

那是一個印就的，窄長的函封，並烙有精緻的花紋，是從遠遠地，遠遠地一個都會寄來的，後面還帶了一個朋友的署名。

從門縫間，那封信被遞進去。

老人並不因這意外的來信而外面顯出激動，但是當信被折開之後，他那挾着信箋的細長的手指在輕微的顫動了，信很簡單，兩行極其風致娟秀的述，顯見是在一種疲弱之中寫成的，寫着：

雨：我終於走完了這路，不管怎樣，我看見了這世界一切美麗光影的顯現，我也看見了這一切的幻滅，而今我無憾也無憾地輕叩那永生之門，從前你常好引我想起生死的嚴肅的謎，廿年不通音問，現在我將去了，你的影子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將邁向一個無知的永恒之前，該說什麼呢，我已經很疲弱了，但那些少年的影事還不斷的在我眼前內現，雨：你願意

到我墓上一蒞臨一低徊嗎？別了！

晶絕筆

信後是一個朋友的附註，說明因為老人住地的輾轉這信是隔置了兩三年悠長的歲月才轉遞到的。

老人出神地注視擱在桌上的信紙，在這一剎老人似乎從那上面看見了一個浮沉於生的播弄與苦難之中的，被抑制了正常之長成的，美麗的，深邃的，臨危的靈魂。同時浮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青春的，富有西方風格的多姿的影子，嬌美的唇與散披的黑髮，隨即幻變作一個衰老的憔悴了的面孔，在那一回眸或是一輕笑的神情之間，仍遺留着那高貴的風韻，終於，最後像馬格麗特移葬時的情境，那羸朽了的骨骼，黏着那黑色的髮，潔白的牙齒銜結着，沒有了那嬌美的紅唇的相映，那會作爲一切傾訴語言之替說的眸子，只剩了兩個可怕的空洞像在這無的黑暗之中向外探索尋視……

老人兩隻手掩住面孔，伏在桌上不動，在他的耳邊起了少年時讀過的一段詩歌：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老人的生活失了常律，現在常常很早很早就起來，登上後面的山崖，或是在溪流邊的大石上，於是直到正午，假使不是每次都由房主人關切地尋覓或是呼喊，簡直就對於每天的少許的飲饌都淡忘了，雖然那空山的呼喚之聲很響的震盪着，也每每須幾次才見老人緩倦地走回來，有時面上顯露出少年的喜悅的光輝，又有時是疲弱憔悴的不堪，這空山的隱者之靜如秋水的胸懷，已失去了他原有的那種靜穆與平衡了。

那是在這空山再沒有了老人的蹤跡之後許久，有在村塾念過幾天書的牧羊的孩子在絕頂的，爲野草掩蔽的岩石上，撥開已長起的荊棘，發現了白色的字迹：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那樣的情形之後，老人漸漸衰弱了，甚至不能再繼續戶外的漫步

，於是，老人更沉默起來，除了有月亮的時候，甚至在白天也將厚厚的窗簾垂下來。

當老人的飲食漸漸減少下去，而生活的泉源顯將枯竭時，房主人不得不私自通知老人遠鄉里的親人，因而趕來了老人的孫子——

除了在病榻旁稍作侍候之外，老人從不向這族裔吐露一些什麼心懷和事迹。這世界的一切似乎全放手撇棄了。

無人的時候，老人翻遍了箱中的函件與冊帙，後來在一片火焰的光影中，老人作最後一次重溫那既往的生涯中的影事，於是，無憾也無憾地，老人向世界和他的房主人訣別歸入了永久的安息，隨了他的緘默，那籠中的和照片的傳奇的故事也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僅有的一張照片，送給了房主人的小女兒，除了作爲紀念的饋贈之外並未加任何詮釋。

這照片一直被小女兒珍愛着，一直到他出嫁，生子，作了寡婦之後的許久，每對了這照片注視，或是向了她晚輩們，她只聯想起那幼年時見過的沉默的老人，似乎他那溫熱的手，蓄了淒哀與悲愁的眼光，深印在她的記憶之中，而對於這照片的故事，她不能也無從加以渲染與述說，而這已經是老人僅僅洩露的一點傳奇意味的故事了。

那照片一直擱在小女孩出嫁時的梳妝臺上，雖然是陳舊了，但爲不少不少年青的女人讚嘆過，飽羨過，但是從來也不曾有人注意過那後面還夾了一張信箋，就是老人臨終之前最後收到的。直到小女孩被年日送向衰老，像老人的年紀，走向了那個許許多人在着的，不可知的世界，遺留下的屋子裡還擱着那張照片。

自然，那是更陳舊了，褪掉的顏色差不多分辨不出那美麗的輪廓了。

於是，在那遠遠地，荒山的埋滿枯葉的墓旁，便只有秋日蕭蕭的風吹動四旁的林葉，像是在訴說一個悲傷的，人所不能懂的，傳奇的故事，或是在靜靜的夜，悽愴的月光灑上墳頭……

永遠也沒有人曉得那個埋在老人身邊的悽愴的美麗動情的故事。最後，告訴你，聰明的讀者們，說這故事的人，也是看見那張陳的照片而編撰了這樣的故事。 一九四一，九，十七續完。

# 自欺的喜悅

石羽

從街上回來時，那個瘋人又噙着臉向行人斂着錢。近乎阿諛的笑容，倒不致因爲失望而變易；在他心裡憎恨人類的情感一些也沒有，那些使血管膨脹的心理現象對他真是太陌生了。

愚笨的愉悅，使自己從來不願排遣他的興致，因此彼此間建樹起穩其和洽且熟習的友情，雖然事實上恰是更大的虛偽維繫着漠然的親切，只不過像樣而已。

看他今天的高興樣兒，大約又須費些唇舌吧。每遇見他格外殷勤於點頭哈腰的時候，便這樣想着。這幾乎成了習慣，別人都嘲笑他或者拿他開心，自然，所有的壓抑和包藏不住的歡愉能向我這樣更耐性的人說說，是 equal 再快樂也沒有的事了。

其實一個瘋人的推理和理想或者認爲可喜的事，該是多麼令人不能忍俊的荒唐呢？走近時我裝作很希罕的樣子說：

「噫，又好幾天沒見了。」

「嘻嘻，可不是嗎！又是好幾天啦，又是好幾天啦，又是好幾天！嘻嘻，慫慫。」他邊說邊從懷裡摸出一個精緻小巧的紙匣子，朱紅色的彩印完全新鮮，繁華的小花朵像飽噴着濕潤。他自己則心花開展得合不攞嘴。

「這又是給她預備的？」這樣話說得太煩膩了，大約不止十七八次了吧。

「您真是知己，一猜就中。」他愕然又欣然，別人對他的了解彷彿

比比他真正實現了企想還心境溫暖。他遞給我那個盛胭脂的紙匣以先，先翕住眼皮放在鼻頭上安祥而深沉地呼吸了一下，「你也開開，還回可不是天橋買的，有字號。」

怕我不信，他從懷裡掏出一張包貨發單指給我看，還扳住面孔表示管保來回的十二分誠實。

「不錯，真有味。可是這回攢了多少日子的錢才賣的呢？」這個瘋人的愚誠又十分感動了我。無因而欲知究竟的心理衝動，使我對二個神經失常的人發出這樣呆問。

他皺緊眉頭，努力搜索記憶，兩隻手拾個指頭忙不迭地屈了再伸開，最後他慚愧地搖搖頭說：

「實在記不清啦。不管牠吧，不過您看，她會喜歡這個嗎？」他滿腔包裹着一個祈望，爲這個迫及的奢想，筋肉鬆弛地寬張着口唇與眸子，熱望無論誰給他一些自信的依靠。我寧靜安恬對着他浮着顫慄之疑慮的臉，幾乎搜掘似的看住他大而空洞的眼。覺得純誠而天真的情感——在他裡意裡盤據且生根了的，和這世界對照，真是太滑稽的誠懇了。

「您今兒怎麼了？您看，您說，她會喜歡這個嗎？」

「也許她會喜歡，但是，你到如今找着她了嗎？」我被他的追問，搖醒恍惚的怔忡，於是這樣反問他，另一種同情心電擊一樣貫穿了自己，以爲自己從來對他的附和太慘忍也太無恥，而希望提醒他讓他

也看出他自己是多麼愚蠢的等待。

「找著她了嗎，找著她了嗎？」他並不以為這是嘲笑只有懊喪和悲哀，那空洞的眸子更其空洞了，無限地伸展開彷彿一片陰影的灰霧且失神地喃喃，竭力掙扎著失落了的臆想：「她會回來的，她喜歡這些，她因為喜歡這些才走的，她怎麼不會因為喜歡這些而回來呢？」張慌和困惑的心情浮顯在他歪扭了的面孔上，傾斜的頭顱用猶疑的神氣看著我，我倒被這瘋人弄得更其顛倒了。

也許我應該欺騙他，也許他應該欺騙自己，也許欺騙對他最有益最為合適，我這樣想於是說了：

「啊，她會回來的，在這世界上你真是頭一等的好人，你們真是

幸福，她真幸福啦」。我拍拍他的肩膀，矯作非常誠懇的肯定神情與讚嘆，他只略略微數這些謊話的分量，便眉開眼笑了。

「還是您，還是您，她會喜歡這些，她會回來的。」他略一思索又歉然地說道：「總耽誤您的正事，而且也就誤了我自己。如今天短了，一眨眼就黑天。況且，況且貼餅子五分錢一個了，這樣要小錢真吃不飽呵。」

一串連的點頭哈腰，格外殷勤得滑稽可笑，該是走的時候了，我還給他那隻小匣，失神地邁開步子，茫然向前走去，腦裡擁塞著過多的思緒簡直有些令人昏聩。

### 一九四二年的重要作家 生卒紀念(未)

- 一、莫里哀 (Moliere 1622—1673) 法國戲劇家。  
三百二十年生紀。
- 二、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法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先導。二百三十年生紀。
- 三、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德國詩家。二百二十年死紀。
- 四、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瑞典小說家。三十年死紀。
- 五、果戈理 (Nicholas Gogol 1809—1852) 俄  
國小說家。九十年死紀。
- 六、岡察洛夫 (Ivan Gontcharov 1812—1891)  
俄國小說家。一百三十年生紀。
- 七、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英國詩家。一百五十年生紀。
- 八、司各得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英國小說家。一百一十年死紀。
- 九、丹尼生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英國詩人。五十年死紀。
- 十、白朗寧 (Robert Browning 1812—1889) 英  
國詩人。一百三十年生紀。
- 十一、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國小說家。一百三十年生紀。
- 十二、喬哀思 (James Joyce 1882—1941) 愛爾  
蘭小說家。一百二十年生紀。

# 曠野

石川啄木作  
濂生譯

「覺到「迷失路途」的時候，踏進這曠野來，大約已走了十哩路；清晨，離開旅店七八哩的地方，在水坑旁印着馬蹄的新路上，從森林到原野，從原野到森林，曾經兩三次遇見人。在一個森林裡又看見一座無人的房子。不知從何時，何處從那一條路迷失到這條路來。我想這不是在眨眼間，別人將自己抓了來棄在這曠野而去了嗎！」

腳指被草鞋磨的作痛，拖着沉重的疼痛的腳，旅人踉蹌地前進。因了十個鐘頭的工夫沒吃東西走來，肚子裡像一粟沒有那樣空洞了。飢餓與疲勞，和迷途的失望，黑暗的壓迫，都加在頭腦上，每走一步，劇烈的足痛，一陣陣地擊衝着澀滯的心靈，幾次想振作起精神來，然而立刻就目眩耳鳴了。

回去吧！回去吧，雖然這樣想着，而腳仍然向前邁去；心裡雖然決定要回去，然而身體仍向前移動。

無際的曠野，若海裡起伏的波濤，望去，無邊的青草裡，伸着約二尺寬的一條逼直的小道。天空上滿佈着黑色的雲，沒有一些間隙地緊閉着，若黑鐵般的棺蓋，沉重的罩在曠野上。

微風也不吹動，我想就是從地球的香骨的大山脈，若獅子般怒吼的狂風，沒有遮擋的山，也沒有抵抗的樹木，吹到這曠野來，也要自燃的力盡而消沈吧！

看不見太陽的臉，不知是午前午後，然而旅人心裡計算着，知到再過兩三點鐘，太陽就要落了。

辨別不清東西，不知從何方來到何方去的道路，旅人唯有向前邁進。

一會兒又走了二哩許，一條細路向左右分開了。

這兒正是曠野的中央，從曠野三面來的三條道路，會合在這裡。

會合的地方，露着稍廣的無草的紅土，正中有一個水坑。

水坑邊，坐着二隻若鋼絲編成的僅有皮骨的消瘦的小狗。

狗看見旅人，依戀地，悵悵地搖着細尾巴，緩慢地，站立起來，踉蹌地向前走了兩三步。

無際的曠野裡，獨自徒步而來的旅人，看見狗也要深感依戀了。

和走在異國的京城裡，偶然遇見同鄉人那樣戀眷。旅人也挨進了狗。

狗微微地鳴着鼻子，仰視旅人的面孔，而縮了耳朵低首了。

然而用鼻尖，撫摸旅人那滿被塵埃的足指。

旅人坐在土地上，狗也離開三尺許，豎起前腿坐下了。

天陰了，無風，幾十哩的曠野裡，只有兩個生命。

狗默默地注視着旅人的臉，旅人也默然地凝視着狗的面。

假若狗與人是同類的話，這時，那個是狗？那個是人？誰都不能

辨認了。

飢餓，疲勞的兩個生命，互相凝視着。

狗在七天以前不知因何到這曠野的歧路來，忘記從那方的路途來的了。想再歸到村莊去而出發，然而走去，走去，依然是同樣的曠野，沒有邊際的草原，所以又回到這裡來。交錯着的三條道路，摸索着走了幾次，又返回來幾次。狗七天未曾吃東西了，而一隻狗一個人都未曾遇見。三天前高空裡飛着一隻鳥，只目送着隱在雲裡的影。

沒有一些聲息。能聽到的只是疲勞又疲勞的二個心臟同樣的澎湃的聲響。——旅人想着。

一會兒，旅人從衣袖裡取出紙烟，擦着了火柴，旅人見狗的眼睛裡映着暫時的火光，狗見旅人的眼睛裡也閃動着暫時的火光。

旅人將燃過的火柴投在狗前。狗立刻用鼻尖一撥弄，然而沒有香味，牠又回到原處，凝視着旅人的臉了。七天的飢餓，使狗的眼睛益發沒有精神了。紙烟的烟滅了旅人的餓。

旅人以稍微暢然的心情，憐憫那眼前的消瘦的小狗了，伸手把牠抱了過來。

無論是撫摸頭或玩弄耳朵，狗只是溫順地微睜着眼睛。把紙煙的烟，向臉上吹去，只是鼻孔裡噴，噴的噴着。逆着撫摸毛，或分開牠的腿，或滾牠在地上或把牠那消瘦的臉挾在兩膝間，牠依然溫順不動。最後，將細的尾巴拉到右邊又拉到左邊，或用手指捲起來，但稍用些力量，牠便「汪！」的叫着，做微弱的反抗。

旅人忽然想出了有趣的事情，嘴角邊靜靜地含笑了。從衣袖取出紙屑，捻成一條紙捻把紙屑轉在狗尾上了。

狗恍惚地搖着尾巴，旅人擦着火柴，燃着了紙屑。

狗猛然的跳了起來，尾巴上的火燃燒着。狗回過頭去想把它咬掉，然而頭達不到尾，而汪，汪的怪叫，迴旋着旋轉了。

我也做了殘酷的事情了；旅人想着。打算攔着狗的尾巴取下那紙屑，慌張地站了起來。然而狗不絕的呼叫，越發旋轉的利害了。連手都不能伸入那樣迅速的旋轉着。旅人也伸手在狗的周圍迴旋了。

汪，汪地苦痛的叫聲，感動了旅人那一粟沒有的空腹。噫；那是多麼難忍啊！

尾巴上的火，須臾熄滅了。狗的旋轉稍微遲慢了。踉蹌的走去，倒在水坑裡，旅人像一根木棒似的呆立着。

汪汪的叫聲，已經消隱了。狗，悲痛的絕命的苦痛，倒在水裡，擺動着四條腿掙命，嗚嗚的悲啼。聲音漸漸地微弱，腿也漸漸地不動了。

橫着可憐的屍體的水坑上面，微波平靜後，宛若無底的深淵。深深的映着灰色天空，不知不覺間，黃昏的色彩，覆上了漆黑的顏色。

若木棒般呆立着旅人，驚恐的環顧四方。虛浮的薄暗，在曠野的草原上流動着。他的臉上，刻着不可言喻的苦痛。

太陽落了；——這樣想的時候，迷失路途的旅人，沒有悲痛了。他急促的繫繫草鞋的帶子，回顧了死狗的屍體一下，想要走去，然而不知要到何處去；而四顧黃昏的曠野了。

同樣地環視了三次，忽然

「噫」；的一聲呼叫，滿掌兩手大聲的哭泣了。

「我來的道路，是那一條啊！」

三條道路，從他腳下同樣地向曠野的三面伸開。

一九四一，十二，一。



# 煙

· 安利娜 ·

我們的熱情於一夕燃起了，升起一縷濃煙，剎那却消失得無影無踪，空留下一點焦糊氣味。

當我自己沉於不可解的苦痛時，對別人更沒了怨尤，總該先責備自己吧！別叫世情剝奪了去忠厚。

黃昏的時候，我默默坐在屋裡，漸灰漸黯的光線侵襲着室中的生氣，黑影裏，鐘擺滴答，閃着有節制的金屬的光輝，此外，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什麼。……

一點紅的火星，一口白的煙——我第一次作了我最厭恨的事，我想把煩惱放在煙捲上，叫牠慢慢燃燒成灰燼；我吸着，燙着我的嘴和心，煙的味道原是一陣苦一陣澀的。

「喝一口茶吧，水可以熄火。」我又忍不住了。

我去呷了一口濃茶，滴水可以熄火，心火却非千萬杯茶所能熄。

：「啊！我受愚弄了。」

「生活太寂寞了，更可怕的是沉悶，悶過了這個長夏，我想去看祖母。……」兩月前，我這麼寫信告訴你。

兩三天後，我在家收拾小衣箱，你來了，買了茶葉，煙絲和天福春的肉，說是送給祖母的，我望着你那忠厚的態度，聽你誠懇的聲調，呆呆的半天沒有說出什麼。

：「謝謝你！我可不是謝謝你的禮物！」  
你了解的點點頭，微微一笑，沒說一個字，  
「我喜歡沉靜的人。」我記得我們相識不久時，我無意中這麼告訴過你。

黃昏的時候，天陰得很沈，我把大包小包都放在一個手提箱中，只餘下牙膏，面巾，牙刷，削果刀等零星東西堆在桌子上，我用眼睛看了牠們好幾次，只是想不出辦法去處置，因為我原有的書包壞了，而這些隨手用的小物件又不便放在衣服一起。

你好像注意到我的爲難，却悄悄走出去了。

：「用這個手提包吧，把零碎物件裝起來方便。」約有半小時之後，你返回來拿着一個舊的手提包。

你平日不愛說話，說起來也不會多說，在你的話，你的態度，你爲行爲上，永遠是正直，坦白的，不加雕飾，我用這樣的「了解」來了解着你。漸漸的，在微細的地方你更暗示給我你的體貼與潛伏的熱情，不過因爲我自己心底殘留着未愈的創傷，對你這種漸漸顯明的感情，我也就把牠罩在霧中，任牠朦朧，含混，也許有一天叫陽光把霧層消滅，我却未估量時間的距離。

夜，初秋的濛濛細雨灑在我的面上，站台上的電線壞了，漆黑黑的，售票處，檢票處都點著洋蠟，一羣三等車的乘客，在暗影中擁

擲，我手揚着衣箱和皮包，覺得右臂發酸，也在這一排人裡擠着；燭光閃動中，我心中時時看見風燭殘年的老祖母的影子，還有四年末見的故鄉情景。茫茫的擠入了站，我毫未選擇的佔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妹妹說來送我的，還有她的好友嘉琳，一個很敦厚很溫柔的少女。可是，雨愈下愈緊了，我伸頸望了望，也就不敢再切盼，那

夜，我穿了一件淡藍條紋的大褂，罩了一件頗有洋味的短袖毛衣，後來和弟說我昨夜特別漂亮。——手上正戴着一個由於好奇心及偶然的富裕錢買的新戒指，金色是特別刺眼，我四圍的乘客多是鄉民或商人，還有大兵，我想我的指甲上，頰上，直直的頭髮上，並沒有一點入時的裝飾，樸樸素素，那麼就是因為我的學生風度不能消化在他們的眼光裡吧！他們都常常把眼球放在不同的部位向我這邊看，當我目遇他們那斜瞞過來的陰謀似的眼光，我不由得有點心悸，真是渴望著有個熟人來助助膽量才好。

我又望着窗外，初秋將近午夜的風有點涼，站外的雨不清晰的發着小的亮光，是更大了。你從站台那面走過來了，拿了許多大小的紙包，雖然那時我極感於不安，但不願接受的你的熱情却使我意外的歡呼起來。

：「我在這兒！黃！」

：「哦！」你點點頭，一直從那端的車門走進來了，我看見你的衣服，淋得很濕，因為急找又出了些汗，我笑着也說不出什麼感激的話，只不停的望着你的臉。——你正在把我的東西放到上面去，又打開一個紙包，拿出一塊蛋糕來。

：「你有胃病，帶點食品好，路上買的又不新鮮又貴。」你把蛋糕遞過來，很溫柔的這麼說。

我一面吃蛋糕，一面又聽着意外，我又偷偷轉過臉來看你正削着一隻美極了的紅的蘋果。

「男人這一套，我早明白了。」那時我想起這句話來，立刻又吞

回去了，我覺得我以這種想法來猜度你，是太殘忍，我一向是忠直的，不自私的，不妒忌的，不誇張不浮燥的，你除去因為幼年環境的惡劣而造成神經上的多疑以外，你的性格是比一般男人可愛，我以這樣的「了解」了解着你。

：「還有人來嗎？」你問我，

：「妹妹說要來的。」

：「喂！我和弟來了！」我有點驚喜，這麼喊，那時以前，我就告訴過你，和弟追在我身邊，用他天真的初次的愛，已經快兩年了。

：「哦！我白天遇見他，我告訴他的。」你聽我喊後，那種平靜的樣子，真使我奇怪。

我說：「他怎會知道我今天來呢。」

正說着，和弟就進來了，這個天真的年紀太輕的孩子，他一進門看見你，就變了神色。

：「你走爲什麼不告訴我？」

：「匆匆忙忙決定的，並且三五天就回來，所以不願驚動誰。」

：「黃先生怎麼會知道呢？」

：「他白天到我家來了。」

：和弟很窘，對我一點笑容也沒有，我知道如果你離開這裡，他即刻可以輕鬆多了。和弟真是孩子！

：「我就給你買了一包虎拉車，父親這幾天沒給我錢，……」和弟把一包果子放在座位上，臉紅紅的說。

：「不客氣，我已經帶了好多吃的東西了。」

一會兒，妹妹和嘉琳來了，看見有這麼多果子，就一人拿一個吃，說是怕我下車拿不了，幫我吃掉幾個，孩子真聰明。

你沒等搖鈴就先下車去了，你走後，和弟安然了許多。和我說着這

個那個，搖鈴後，他們三人都站在離車身一尺的站台上，妹妹們在笑，和弟却發怔，目不轉睛的望着我，用力忍着那兩眶欲流的淚，我裝出泰

然的樣子，和他談話，他也聽不見，我那時本來沒有什麼「離情別緒」，可是和那凄黯的臉色，真使我的心沉重了不少。……車開了，黑漆漆中只見和弟揚着白手巾，出了古城，黑的高大的樹影從車窗旁向後倒去，我把頭靠在你替我墊好了大衣的椅背上，我有些倦了。

：「Alan」像要入夢了，忽然聽見你叫我。

：「噢！你怎麼會來了？」

：「怕你路上寂寞，東西太多又拿不了，我來送送你。」你對你的熱情一點也不自負，仍然是那麼平靜的告訴我。

：「唉！你這麼作我多不心安啊！」

：「這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也沒事可作。」你這麼說着就在對面一個空位子上坐下了。

那時，車內的乘客都開始尋夢了，東倒西歪的瞓睡着，我本來非常疲倦，却被你的突然的熱誠所興奮了，我就不再說話，望着窗外，你也陪我望着——窗外，雨爲我們掛上了窗簾，漸漸的，雲破處露出星光，雨却仍不停的下，你把窗子打開了一半。

：「叫雨星飛進來一點，好嗎？車裡太悶氣了。」

：「噢！」

我答應着，我的心裡想着很多的事，複雜的矛盾的情緒在千衝萬撞，那有餘思來想到空氣沉悶不沉悶呢！車內燈光昏暗，你却拿了我給你寫的一封長信反復不厭的看，我想攔阻你，又怕觸着了你的多疑。

天慢慢晴了，半規上弦月立在天空，雨後清洗過的天與地，都顯得舒展新鮮，星顆上如托着一宛水，瑩瑩的閃動，一望無邊的平原，混在漆黑的夜色中，有茫然的感覺，我愛自然，我愛夜，我更愛孤寂淒清的雨後夜。

：「安！又作詩哪？」你呆望了我半天，這麼問我。

：「那有那麼多詩作呢？」

：「怎麼不說話？」

：「想不起來說什麼。」

我們又沉默了。

：「安！我看過你的信了！」

：「噢！」

：「我很了解你。」

：「噢！怎麼樣呢？」

：「我也能原諒你！」

：「不！我向來不求人原諒，」我這倔強的回答，使你吃了一驚。

：「一個人犯罪，不是他一個人負責，是社會環境負責，是他周圍的人都該負責。爲什麼我要求人原諒？一切指責我咒罵我的人，他們或者作過比我更多的錯事，不過他們隱藏起醜陋的一面，而把虛飾的一面給人看罷了！我正直，我坦白，我沒脫掉開始人的性格，沒丟棄孩子的天真，因此我才遭遇許多不幸，實際上，我沒犯過罪。」

我在你面前原未多說過話，在一切人面前也原被看爲口拙心笨的傻子，那夜這般滔滔而言，遂令你一時瞠目不能搭言。

：「不是，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我同情你，我不是用你憎恨的憐憫感情來愛你的。」

：「你了解我嗎？我不是一個馴服的女人，也不是一個溫柔的妻子。」

：「噢！我知道，我所希望的也不是一個爲我理家務，烹調縫紉的「賢妻」。」

：「而且我的心，我願把心永生放在自由的空氣裡，我不能受家的束縛，我願過流浪的生活。」

：「我知道，安！」

：「我不是要一個丈夫，或是供給我安富尊榮的男人，我是要一

個伴侶，能與我同進退，共甘苦，在事業上互爲砥礪的伴侶。」

：「我都知道，安！我們所想的一樣啊！」

你誠摯的語音真有一點兒担心，像是担心我不了解你的愛情。我又不言語了，凝神注目著墜着星的月夜的原野。

：「人們真庸俗。……」

：「怎麼？」你以爲我又要發什麼牢騷，立刻截斷我的話問我。

：「結婚禮禮在懸燈結綵的大禮堂舉行，爲什麼不在一個月夜呢？你試想，一個開滿了白色月季花的花園，皓潔的月夜，有悠揚的提琴奏樂，有比白月季更美的新娘披著羽般的白紗微笑着走進來，徑邊的花叢，排邊的小草愛她，深夜的露珠愛她，天上的星類更愛她，不能抑制的從天上墜下來，落在她的頭紗上，那些星就在她的紗上輝煌閃爍。……啊！多美！」

：「安！你的心太美了！」你望着我作夢的眼睛說：「安！你將來何不舉行那樣的婚禮呢！」

：「我嗎？……」

：「你怎麼？」

：「我沒有比白月季花更美的面孔。」

：「可是，你的心美啊！我愛一個心美的人，我不愛一個面孔美的人。」

聽見你又重複這句說過多次的話，我回過頭來看了你一眼。

我們再沒說什麼，車聲隆隆，奏成了有節拍的樂音，每過一站，就聽見賣包子，賣鴨梨的小販吆喝，還聽見「辦當！辦當！」「薩以達！薩以達！」的喊聲。又常看見面黃肌瘦的孩子圍在賣燒餅的父母身旁，一路上加重了我心上愁煩的分量，你不來我也許不會寂寞，因爲世界上有比感覺寂寞更多的思想在。

車到天津已深夜了，不能在站台上停留，而津浦車要翌日才有，我只好同你去找了一個旅館，我們買了些葡萄，麵包，瓜子，相對吃

着，談着，勉強支持疲倦，回憶起來，我真太大胆了，竟能相信你的老實，竟能相信你不會有不自重的行爲。

兩三小時後，天明了，你照應我上了津浦車，便依戀着在站台上等車開，經過那夜你的安祥寧靜，除去體貼我，爲我操心外，竟沒有半點邪卑念頭，使我對你深深加重了一層尊敬，也許是愛。

：「告訴祖母認識我的事嗎？」車快開時，你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這麼問我。

：「嘿！也許，」我笑了，車開了，你懶懶的向我揚手，而上帶着不少悽惻，我又不是不去就不回來，你真是孩子氣！」

在花天酒地的大都市，我本過不慣，再加上嬸娘那客客氣氣的態度，真把我看成遠方客一樣，虛假得令我難過，又加上每天晚上，吃過晚飯，年邁的祖母叫嬸娘去買無花果，在燈下吃着，她總要搖動着白髮的頭向我追問着婚姻問題，她那追問得不畏其煩瑣的態度，直向我索債似的，一句緊一句的問，我呢，又犯了我的孩子氣，就隨便的提到你的家事，祖母見問出了線索，就更有興趣，於是又加問上許多不見踪影不着邊際的話，這樣過了不到一星期，我就實在忍不住，又編了箱子回來了。

車到正陽門，洋車夫都是以高價攬客座的，我一氣提了行李上電車去了，電車裡人真擠得很，說了半天好話才得上去，離我家最近的車站是東單，可是從東單到家還有不短的一截路，而車站離你的住處却近得多了，我也不由自主的僱車先找你去。

茶役把你請出來時，你嘴角上還有白牙粉的痕跡，臉也泅洗，頭髮柔曲的散在額角，出來見我回來，意外的高興，笑着問我說：「回來了？」我覺得由我們相識到我們這次決裂，短短時期中，你那次的笑裏給了我一個唯一甜美的印象。我因你家人都沒起床，就又轉道回家去了，這以後我們不斷的會面，而且也不斷的如被神差鬼使似的提到婚姻上去，我們甚至就由協議而決定訂婚了。：「安！我得到你！」

一個被許多人夢想過的女子，真是足令我自豪，我也相信可以由你的愛得到我過去悲愁的補償。……」

是一個夜，沒有目的夜，我們一同在巷中來回走着，你對我說着上面的話。

：「不！你還不明瞭我，我的孩子氣，我的倔強，我的原始人性，這些都會使你覺得是我給你的磨難，而不是給你愛情。」我坦白無飾的說。

：「安！我就是愛你那原始氣，愛你還有天真的心，優美的靈魂，安！你給我磨難麼？你給我的毒酒也是甘泉。」你說這句話時，我又看了你一眼，因為我聽過一個男人這麼對我說過，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女友聽過她的愛人說過。

：「安！而且，我可以起誓，向你保證，我會終生都體貼你，愛你。」

：「快別把你自已變得像棉花一樣吧！」

：「那你錯了，我是剛強的男人，只是在你面前溫順，我是寡言的人，只是在你面前想傾出我一生也說不盡的話來說出我對你的感情，安！你與我在一起，我相信你一生都會幸福。」你兩眼望着前面，痴痴的說，我那時覺得你真是怎樣的愛我，也多少有些太誇大了你的愛情。

就在決定訂婚而未實行的期間，我與你常提到和弟，我說他非常痛苦，因為我與你接近；實際上，不過是你多到我家來了兩次，或者多同在圖書館看了兩次書而已，我們至今終未同看過一次電影，或是同去過一次北海的。你常買了東西給我用，間或給妹妹，我那時正在手中不寬裕，不能「投桃報李」，所以只好伴爲震怒的說。

：「不要把我看成貪圖着物質享受的女人，你別再買東西來，否則我看不起我。」我當然不能真對你發氣，因為你那赤誠的善意的

：「我明白你是看不起錢的人，我也絕不是卑鄙得拿牠來買你肉體，只是想以我血汗所得供獻給你，錢，朋友間還不在乎，何況你我不是一樣嗎？」

你雖如此說，我仍是盡力去攔阻你，因為我在錢上雖不吝嗇，可是，只是我對人不吝嗇，而別人對我時，我却絕不願多占人半分便宜的，不是我小器，也不是我太頑固，實是我明白透了許多人太看重了錢的價值，而由這張紙想換來點什麼，我才更覺得錢的可怕，可恨。

你開始限制我去和弟家，也開始侵佔我的時間，使我時刻在你身邊，得以監視我的「愛情」。你太愚了，由於監視而專一的愛情還有什麼可貴還有什麼可要呢？

天下事真是有定嗎？尤其是男女婚姻，是不是西子湖畔的月老真早把名字寫上了簿子去爲一線之牽呢？難道我們不應該相愛麼？由於你的「佔有性」逐漸擴大，由於你處處都流露出強烈的自私，引起我極大的反感，也激起我的悻悻來，常是你主張往東，我堅持往西，小的衝突就免不了，且常常容易那麼衝突起來；就在這時候，和弟的姐姐要回故鄉廣東去，我和她堆稱知己，雖無幾年交情，彼此倒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女孩子在遠別時，尤其要涕泣沾裳依戀不捨，這樣我就決定送她到天津。一因你與她有過芥蒂，二因你要疑心到我與和弟，我不得已對你撒了個謊，臨走那兩天，我正瀉肚瀉得厲害，我說到菊家去住兩天，就走了。

在天津也未多耽誤，和弟陪她姐姐買了點東西，在三姨家住了一夜，就與和弟就乘晚車回來了，車走到東便門，就雷電交加，下起大雨來。一路上和弟沒怎麼對我談起他的苦痛，因為他知道我與你正在極高度的相愛中，他怕我爲難。但他愈隱忍，愈顯出了他痛苦的極峯，我才明白我怎樣深的傷害了他那天真竭誠的愛情，我才明白予以失望所負的歉疚甚於——別人使自已失望之苦。

下車後，雨打在鐵棚上，聲音又嚇人又滲人，東車站外堆了許多

人，小汽車都開走了，雨真如傾瀉般大，積水盈寸，不能插腳，我們就徘徊起來，不知所向。住客棧當然不便，回家去又沒車，洋車又貴又受罪。就一面找人僱汽車，一面待下來，所幸雨慢慢小了，我們繞過水到對面電車站，乘了二路車回家，雨太大，又是深夜，我堅約和弟回家，怕他家沒人給他開街門，他很老實，先說怕麻煩我，後又說怕遇見你。

：「有什麼可怕？我是誠心誠意叫你去，去不去隨你吧。」給我這麼一激，和弟怕我生氣，就去找我了。

翻着深一脚淺一脚的泥水，才到家門口，却未料到開街門的是你。

：「我說說了，請你原諒啊！」我一邁門檻，就陪着笑臉對你說。

：「怎麼回事？不是上菊家去了嗎？」

：「沒有，上天津了。」

：「陳小姐走了嗎？」你轉過臉來問和弟，問完了就笑起來，那笑的聲貌，使我如今憶及還要戰慄，因為你那笑不是忠厚正直，簡直露出了陰險。

：「對了！我姐姐回老家去結婚。」和弟真懦弱，他仍然拘着禮儀似的回答你。

我看和弟的大褂都淋濕了，就催他換，又叫王媽打熱水給他洗洗臉，我自己也瑟縮着受了寒，當然再無暇與你談什麼，同時，和弟的臉色黃得難看，顯然是極力抑制他那悲煩。我想你比他大兩歲，總可以寬讓，也就沒注意到你，我又怎能知道你竟因我對你冷淡了些而正在胸中澎湃着憤怒呢？

：「王媽！去給陳少爺僱車。」你這麼大模大樣命令起來，我真氣了。

：「爲什麼你在我家裡發號施令？」

：「我有話和你說，不能叫和弟聽。」

：「這麼大雨，他家那麼遠，而且是我請他來的，我不能叫他走。」

：「那我要和你說話！」你喊起來。

：「這麼大雨，你能命令王媽去僱車，當然你也沒想到雨會淋濕人的衣服，你若不怕淋，咱們有話出去說。」我氣極了，這麼說。

巷子裡，有多日積的爐灰，孩子的糞便，污水，在雨夜裡都摻合一起了，沒有傘，也沒有一盞路燈，我們各自聽着各自不勻靜的呼吸，氣洶洶的走着，我把去天津的理由詳細解釋給你聽，你竟聽不下去，時時插進幾句話來責備我，簡直是不能叫我完全說完我的話。

：「叫和弟走！」你又這麼喊，我沒理你，你們家鄉人的粗暴脾氣，原是無人不曉，爲這個，有許多朋友反對我和你接近，不過我有那麼一個理想，是由於我的愛與柔和來感化你，因而使人們對你的同鄉也改變一點原有的劣念，沒想到我這個理想尚未實行，就先遭受了你迎面的拒絕，你的善良，溫馴，消失淨盡，那夜的暴厲，狂傲與前直判若兩人。

二次回到家門口，又巧是和弟來開門了。

：「你怎麼還不走？」隔着門，你聽見他的語言就如法官拷問犯人似的問起來。

：「我就走。」和弟仍是這麼回答。

：「我不許他走，你沒權力干涉，和弟！你若走，我也走。」我當時真氣壞了，我覺得你太自私，太無涵養，故意爲難我。

：「不走？不走，我揍他！」果然你露出了你們家鄉人的面孔。

這時，和弟個聰明，一面唯唯着，一面向外走，你却乘其不備，揮拳過來，我雙手扯住你衣領，阻住你動轉，和弟也就走了，沒想到你又沒打着他，又爲我袒護了他，就揮拳向我打來，我自幼至今，一向

章師長孝父母，沒受過一次體罰的，被你這麼不分頭腳的打來，不禁眼前發黑，幸得我一向健康，還能抵得住，當時心中，只一個意念是和弟安然走脫了，我也沒覺得該向你還擊，至於當時的痛楚，也更是有淚難流的心情；你似乎仍氣未平，和我同進了屋。

：「訂婚的事怎麼辦？」這就是你第一句說出口的話。

我那時才覺太陽穴地方被打得最痛，頭裡麻痺起來，對鏡一照，鬢下左眼角上一塊青紫痕跡，唇上也微腫起來，一腔委曲，止不住哭了出來。

：「誰和你訂婚？一輩子也要挨打，你這一拳險些要使我瞎了眼！」

：「好！咱們有地方講理去，我打你，我為什麼打你？你不想想你那冷淡多叫我難過！」

果然你那時一點也沒顧到我心身雙方的痛苦，且還堅持着「打得有理」。

：「不訂婚？哼！有地方說去。」你第二次這麼可怕的笑了，而且真動起桶勢來。

我本來又冤枉又氣忿，你想以權勢來威嚇我，只有更使我憤慨，但我又怕你那夜作出更粗暴的事來，就很溫和的答應仍照履行我的允諾，才把你勸走了。

可是，這一夜，我哭了一夜，固然是頭痛，最大原因是我覺得我沒把你了解透徹，你原是這麼自私，不肯爲別人設想一點的，我更難過是你會「誓終生愛我」却以這樣一蒜作了開場。

翌日下午你來了，臉上發憤得可怕，推着我的肩問我：「怎麼樣？訂婚的事。」

啊呀！我眼角上的青紫，我哭腫了的眼睛，我那受盡了屈的萎靡淒傷的態度，你竟能視若無睹嗎？你見了我唯一的話只是追索你的利益麼？你的慈愛心腸呢？你的忠摯堅深的愛呢？你的入微的體貼呢？

太使我不堪了啊！

這天，我就與你爭執了，你呢，用我最怕聽的話，用我最不了解我的人罵我的話向我罵來。

我呢，始終保持我對你的尊敬，沒說出一個污穢的字或是一句觸犯你的話。

我們決裂了。

第三天，我沒想到你又來，手裡舉着一張拾元的鈔票。

：「還你這拾元，是你爲我買襯衫的錢！」

：「喂！我可不是向你要我替你買東西所用的錢！」你又重複這麼一句。

：「我沒那麼卑鄙！」你又補充一句。

我把拾元的一張藍色票子揀起來就撕掉了。你望了望我，走了。

隔了差不多一個星期，你沒來也沒寫信來，學校早開了課，我每天去上課，有同學調和了我的精神，我也再不去想這件事了，雖然那塊紫痕仍然發着紅。

星期日夜晚，你來了，不再氣勢洶洶，而是極哀傷的，極可憐的樣子。向我賠罪，又求我原恕你一時莽撞，告訴我七八天來無時不思念我，無時不後悔，但等我用強硬的口氣質問你時，你又答辯起來，又近乎矯情的怨艾起來。

這樣的會面又經過四五次，你原是向我賠罪，求我原諒，說來說去，結果又總是你打得有理，打得可原諒。

或是又向我威脅，這麼欺一套，硬一套的，我實在受不了這磨折了，我也再不能處於你的信用，沒法子，我爲了不耽誤學業，就躲到同學家去住了。

又是一個星期日早晨，我回家去，看見你在桌上給我留了一封信，我已看過你許多封那種千篇一律求恕的信，我以爲又是，打開却是一個項目清楚的帳單，共計百五十元的樣子，「賠償我經濟方面的

損失，精神損失再另算。」下面增了兩句這樣的話。

我看了真是哭笑不得，同時連想起來「我不是向你索錢，我沒有那麼卑鄙」的話來。

你明知那時正在月半，我父親的錢寄不來，我的朋友雖都是患難與共，然而我的朋友們都不是有錢的，你又想出方法來故意刁難我了，「精神損失」，你反來向我索債了，幾夜來我搭了人情，在秋深的夜風中衣單衫薄的各家流宿，上課下課也不能安心，我又應怎麼刁難你去向你索債呢？

我各處去湊，湊了全數還你，這樣我也安心，這樣我可以為一切你買來的東西都是我自置的了。這錢你約定午後來取，我等了你半日你也沒來，我就懇託了你的朋友轉交了。

不料你朋友去找你，你恰巧來我家，而我又出門了。

「傍晚我來取錢，你不在家，快準備好，我要用那錢，那錢用於窮人可得感激，用於咖啡館之女侍可博一笑，唯給唯用了最無價值」這是你給我留的字條。

我看見這一片話，再也忍不住傷心，痛哭起來，我才覺得你完全

不了解我，完全是自私，完全是洩憤，我才覺得我受了有生以來未受過的侮辱。

「黃先生：我始終未用一言一語傷損過你的尊嚴，也終未語人你之間的是非，你的錢，已如數奉還，你能視錢為最高價值的東西，可以他來買人的「笑」與「感激」，可惜我不能懂牠的價值，即使你想拿牠來換取什麼，我也不配去接受這至高無尚價值的東西……」我在氣憤下寫了這樣一封回信，這是我內心的話，不過略微損失一點我原有忠厚的態度。

幾日來，與其說我爲了負債焦急，毋寧說我爲了你那幾句話及我們之間疾風暴雨的「始」「終」而傷心，甚麼是感情？甚麼是愛？此間又有幾個能把自己犧牲能把自己的權益劃分開來談愛的呢？我的眼睛又紅腫了，我的心更暴漲欲裂……我了解你嗎？真的了解你嗎？

我想飲一杯沁脾的清水，我以為水可以熄火，可是，「我受愚弄了」。

一切如過眼雲煙，把生活與人情都認得太真，是我錯了！

## 筆花輯

我伏在床上，把頭台起來，正像遇見了桑葉而抬頭的蠶一樣。

玻璃上的霜絲像柳絮落到河面，密結的起着絨毛。

人是在自然中生長的，綠是自然的顏色。

光陰推移得太慢了，像跛腳的鴨子。

啊，情感是易變的背信的，寂寞是忠誠的，不渝的。和寂寞相處的時候，我心地是多麼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鏡，在它的面前可以照見我自己，發現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圍護中和自己對話，和另一個「我」對話，那真正的獨白。

——陸蠡「寂寞」

——情吟「商市街」

——周前

——陸蠡「囚綠記」。

——陸蠡「光陰」。



# 陷

梁 稻

李邁倫和周成海住在一處，有一天半夜裏周成海被一種苦悶的聲音弄醒了，他馬上就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跳下床來到李邁倫身邊，他正在痛苦地蠕動着，由咽喉裡發出很粗地難受的呻吟，他彷彿極力忍耐着，爲的不驚動了別人……

「一定是吞食什麼毒物，」周成海敲着自己的腦袋，自語着，忽然大聲嚷道：「是什麼事使得你如此不把命當一回事，我底好朋友！」他一邊說一邊把那傢伙弄起來：「爲了戀愛嗎？受窮嗎……」他說着，跑出去，把房東的窗戶插得山響，他叫道：

「快出來一個人呀，幫一下忙！」

房東太太驚惶失措的跑了出來，她僅僅穿了一件短袴，她一邊喊着：

「怎麼回事呀，」一邊掩上她底衣襟：「三更半夜的，像你們這樣房戶，我真受不了……」

「請您求一個人找一輛車子來」他着急地說：「我底朋友不知吞了什麼了！」於是驚動了所有的住戶，每個人都來到這屋門外來了，他們喧嚷而且嘆息。

「一定是安眠藥水，一定是安眠藥水！」房東太太嚷着！

「年青人比娘兒們還笨！」她那一雙肥胖的裸足上穿着她底男人的大皮鞋。

他們隔壁底小學教員，伸長着他細瘦的脖子，在講論着：

「自殺，這就是一個嚴重地社會問題……」莫明其妙的搖晃着腦

袋，好像別人自殺給了他莫大的興奮，扯着那個甚麼畫報社的推銷員低聲說：「自殺是一種懦弱地行爲！」這分明是從一本什麼書上記下來的：「一種逃避……不過我說這樣精神，對於自己生命毅然割斷……」時候一部人力車來了，周成海背着他底朋友從屋子裏直衝出來，憤怒地把這個小學教員撞在了牆上。

在病院裡，李邁倫一直住一星期，周成海把他所有的東西都賣掉了。

李邁倫的精神完全復原了，一次周成海與每天一樣來探訪他，這傢伙愉快而有點粗暴，他進得屋子就嚷道：

「邁倫你好了。可是我呢，被房東趕了出來！」他說着就坐在床牀前面的小凳上，望着那白得發青的牆壁，明亮地玻璃窗上陽光一直照射進來，這屋子清潔而有光亮，他嘆一口氣贊嘆道：

「多漂亮地房間，我想到甚麼時候我們也有這麼一間房子呢……」

「現在我住到城外的小客店裡，那屋子你去住吧！」

「爲甚麼房東把我們趕出來？」

「他怕是攤上一場人命官司！」周成海說：「我底天，你到底是爲了什麼呢？這時候，你仔細思索一下，多麼可笑多麼蠢……」他原來是有許多話要說的，然而他突然截住了，他想這時候不該用什麼諷刺來傷害他，因爲：

「你這傢伙太脆弱了！」

邁倫並沒有回答他，他仰臥着凝視頭上的天花板。室內靜默着，

在周成海臨去的時候，他說：

「明天出院的時候，不是還得和我住在一起嗎？……我想你也許不大願意離開這屋子，這麼靜謐的潔淨……」

於是在第二天，他們一齊到城外那所小客店裡去了，這所房屋陷埋在地下一半，他們低了兩鑽進去，立刻一股潮溼的氣味掩上來迎接他們，那屋子陰暗並且低矮，棚頂彷彿時時都可以降落下來，壓倒頭上。他他兩個住在那個唯一的單間裡面，是用一種極薄的木板當作牆壁的。邁倫在門外一直坐到半夜才走進來，在睡下的時候，這客店裡的客人們底窸窣彷彿是一羣生了翅膀的飛蟲包圍着他，擾害他底睡眠，他焦灼而怒惱，却感到無邊的空曠，完全失去了一切的幻想，那些惟有臥在床上方能有的美麗的幻想，他睜開眼睛，好像第一次看見黑暗，他不禁呻吟起來，覺得那無盡的黑暗彷彿帶着極大的重量。

春天很快地過完了，有一天，周成海找到了職業，是一個官立農場的苦力，他很高興，歌着莫明其妙的曲子，在田地裡跑了一圈，後來在小河邊上他找着了邁倫，他正仰臥在短草上晒太陽，他推起他來，拍着他底肩頭說：

「我有了事做！」

「甚麼事呀？」他問。

「在農場裡種地！」

「並不是怎樣好事吧，」他依然躺下來，他吃了一驚，有點惱怒：

「怎樣的事才是好事呢？在這裡誰肯給我們好事情做！……」

「那太卑微了一點，可是只要你願意……」

「我想不管什麼事，用自己的手換來飯吃就不是卑微的，那是真實的勞動！我早已忘記了在中學校那時候的幻夢，……」周成海坐在他身邊把一塊石子丟到河水裡去，注視着那隨了石子的激盪擴展開來的水紋：

「只要能做這樣的一枚石子也好！」

「可是你看這石子的影嚮吧，」邁倫說：「多快，這水圈就消失了！」他臉上忽然浮起了一種冷然地微笑來，他說：「我却願意做那隻手，牠是拋下那石塊的。」

「我不喜歡這種誇大！」周成海說：「也許幼年的環境把你弄成這樣！」

「你像我那個伯父，他就不喜歡我……我現在總想得起繼母把我趕了出來的事！在這世界上，我成爲最孤獨的一個！」他忽然把聲音變得憂傷：「人類，多麼殘酷地動物！」他繼續說：「於是那次我把我自己殺害了！」

「你越來越不可解了，這樣對你是不太好的，你更加喜歡深思……」周成海用他那笨拙地話語懇切地說，「你應該快樂一點，窮困是不緊要的，只要我們活着……我問你，是不是你有一所像病院那樣光亮乾淨的房子，就不會把自己弄成這樣子了？」

「那就該我去殺害別人……」停了好久，他才說：「可是我連殺害別人的能力也沒有……做那隻手我是絕不成的，所以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他斷續的說得很費力。

「你是說你是救了解自己的嗎？……」

「不是，我是最不了解自己的……」他回答道，閉上他底眼睛：「我不怕窮困，要是這樣簡單，那就容易極了！……」

在淺藍色地透明的天空上飛着白雲。小河的水面閃着陽光，河流的對岸是一片鬱鬱地綠色地田地，一直伸展到遠遠的田舍腳下。邁倫望着這些忽然說：

「我記起來有一個人說過：

——靈魂是陷在泥沼裡……」他反覆的說着這句話，像是囁語二般，忘記了身邊這個人的存在。

「靈魂是陷在泥沼裡……」

然而宇宙是多麼明亮呀！」後來他突然這麼叫了起來，周成海有點擔心，他用手敲着腦袋：

「我想你還沒有完全復原，是不是因為那一次……」他有意地避開了「自殺」這兩個字，「所以神經上受了劇烈地刺激吧……。」

邁倫並沒有回答他，於是他就站了起來。

「你想的是太多了些，我受不了！我說那是一種折磨，明天起始我就種地去！」

在農場裡，周成海脫去短衫，讓太陽曝曬着那白色地皮膚，和所有的苦力比較，周成海地皮膚是太白了一點。別人完全是棕色地褐色地皮膚說明着他們是長年勞動在日光下的，他有點笨拙地使着鋤把土鬆起來，在暗曠的時候，他就有點慌張了，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外行，別人換一柄耨給他，叫他習乎在種籽上的覆土，他學習着別人拿耨的姿勢，覺得很費力，日光曝在背脊，溫暖地有一種癢的感覺，他嗅着泥土的氣息，新鮮的空氣，他有點興奮而愉悅，他想着這種有着陽光和空氣的工作，才有一點近似勞動的意義。然而他看見了別人底面孔却是陰鬱又有點沮喪的揮動着鋤或耨，往往繼續了很長的時間，不說一句話，一直到午間，從遠處傳來響亮的洪亮的聲音，他們立刻疲倦地把傢俱擱下，把鐵錐用力插在地裏，鬆弛的呼出一口氣，坐在田坎上吸煙到井邊汲水喝，解開自己底包兒拿出餅一類的食物來嚼，他歇息在田坎上，別人好像不會注意他，他有點稀奇的查看着路旁和胸膛，他發覺自己已是太瘦一點，他想到祇要再這樣一個月他就可以健壯起來的時候，他高興起來，哼着曲子，這農場裡的田地却是整齊的正方形，田坎像用刀切的一般直且平整，往遠處看像是一塊塊豆腐排列着，完全與外面的不同，他驚異的看見了草莓和猩紅柿的田地，那裏有規律的株間的距離，他看看溫床，在那裡面培養着茄和芹的嫩苗，在溫室裡猩紅柿已經結實了，垂着皮球一樣的紅色柿子，在遠處，菓園裡有人問樹上噴射着藥水，他帶着一種滿足地心情參觀了這些

，對着這麼大的農場覺得愉快，而且對於這職業滿意了，太陽君臨在大空之上，熱烈，光輝，土地承受着愛撫，蔬菜反射着綠光，一時之間他熾烈地對於自然熱愛着而且讚頌着，回到田坎上坐下來，他覺得自己已經開始了一種工作，一個忠實地中年農夫招呼了他！

「新來的傢伙，你從前沒有種過地吧……。」

「沒有」他答：「我一點也不會。」

「從前幹些甚麼呢？」那人問，噴着煙。

他不願意說他是讀完過中學的，他說：

「從前是在工廠裡，」他又補充道：「一家織襪子的小工廠？」

「這不是好事情呀，累得很，我看你不熟，比如連耨子你也不會拿……你這年青婆了媳婦沒有……。」

「不是東西，才一見面就問人家媳婦……。」一個傢伙插嘴道，惹得人人哄笑起來，那傢伙瞪了眼睛，板着臉說：

「我是說有老婆孩子的，這幾個錢真不夠用！」

鐘聲又響起來了，每個人執起傢具。

「他媽的，又敲，敲……還不到一點呵！」

「幹點別的也好，這事不會有出息……你一個人嗎，爹媽也不在，一個人好得多，有了老婆那就糟得很！」

在開始種胡瓜，有人把一些磚面似的粉末傾在水桶裏面攪拌着

灌在長嘴水壺裏酒造溝去……。

「外國玩藝！」中年農人說！他底名字是許大年，他輕聲的繼續

着：「疏安水，甚麼外國名字，誰看得懂這些……。」他向手掌唾着唾

液對着周成海說道：「我是沒有地種的莊稼人……我若是有點田地，

你看吧，我什麼也不用，疏安水，我胡瓜就能有扁担長……。」他說

完自己嘴笑笑起來。

「誰看見過扁担長的胡瓜呵，老天爺……。」

他疲乏的踏着夕陽回到小店裡，邁倫兩手擎着腦袋憂愁地坐在門

樓上，沒有看見他走近來。他拍着他底肩膀說：

「你看怎樣，我已經是一個廢人了！」

他不理他，於是坐下來對他說：

「這樣是不行的，無論怎樣我們總得活下來呵！」

邁倫凝視着對面黃泥牆壁，他底眼光是遲鈍而失神地，孩子們往來奔跑着，從他們脚下揚起灰塵。

「怎麼受得了？」邁倫說：「這樣的生活，污穢，骯髒……我們的屋子連一塊空氣都不透，臭蟲比道路上的石子還多，祇要你一睡下，牠們就爬遍了全身……你嗅一嗅那屋子裡是什麼氣味！」

聽了這些話，周成海有一點反感，但是邁倫的話是不錯的，他們第一次往到這樣骯髒地小店：

「但是不忍耐一點是不成的！」他說：「在現在只好這樣！比如我，爲了吃飯祇得去賣苦力！」

「我受不了這個……」邁倫急燥地說：「我爲了什麼弄成這樣子呢？」

「你說過你不怕窮困……」

「我是不怕窮困，可是不備是窮困……只少應該潔淨……不是說大話吧，我簡直受不了……」他一直唸着：「受不了，怎麼受得了呢！」

「你忘記在學校時候……」周成海說：然而邁倫馬上截住他！

「我沒忘記！完全是那種思想把我害成這樣，那些都是空想，一點都做不到……但是那些思想却時時折磨我——甚麼鬼玩藝……我甚麼也做不了，在這地獄裡，泥沼裡……」他毫無系統的講着：「連我自己都拯救不了，我怎麼能救別人呢……甚麼鬼玩藝！可是應該怎樣呢？」他臉向着周成海問，周成海被這些言語困惑住了，他不知道應該向他怎樣解釋，他祇說：

「我不像你想想的那麼多，那麼複雜……我祇是很單純的……」

他那笨拙的言語不能完全說明了自己底意思，他有點着急：「我是說不好的……比如你要做拋石子的手，我都祇願意做一塊石子……」

邁倫嘆一口氣，他說：

「說做那隻手，不過是大話罷了，我不願想那些，完全騙人，完全騙人：只少我自己是甚麼也做不成的，但是我可不曉得應該怎樣，要是我有本錢也可以去賭錢的……可是我不會，在學校在書本子上學了些夢話……會賭錢，運氣說不定很好，有錢的話……」

周成海不耐於和這傢伙辯爭什麼了，他說：

「那麼你也一塊兒去種地吧……」

「能怎樣呢？」他冷冷地反問，過後就自然自語地說：「怎樣才能好呢？」他沒有吃晚飯，和每天一樣，在門外一直坐到天黑，店房裡喧鬧着，暗澹地燈光彷彿懼怕黑夜似的在門邊長縮着，周成海臥在板上休息：那個年青的瞎子奇怪地嗚嗚着什麼。

「瞎子，你底買賣怎樣啦？」

「媽的，瞎子的孫子！我跑一天串四十條胡同沒有人問！」

「找着你，你算出個香紅皂白來嗎，有眼睛的人就看得出來你一口瞎話！」

「瞎子，你看見過娘兒們甚麼樣？」有人問。

瞎子狼狽就學着女人底語調：

「先——生，算一卦多錢呵——吓，他娘的，多要命……連這個也瞎不見了！」

「你就聽聽吧！」賣涼粉的開口說：「瞎子，吹一個解悶！」

於是瞎子吹起笛子，笛聲在小店內迴旋，瞎子的技術很不壞，笛音嘹亮而高亢，忽然他停止了，他唱着：

——我吃的是陽間飯哪！

——走的是陰間路哪……

——我聽得見鳥聲

我聽得見風……

我可看不見娘兒們

看不見鮮花呀……

突然他把腦袋一直鑽進被裡，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瘋子，這傢伙怪可憐……」聞二沈說着有點掃興，五十歲的店主才喝完酒從後院跑進來，向一個新投來的客人寫了店簿，他緊着鼻子對孫有——那個十幾歲整天流眼淚的孩子頭上打一巴掌叫道：

「看開水甞！」

這孩子，抹着眼睛跑回去了。

店主身材高大，兩眼被酒燻成紅色，強壯有點粗暴，不像是五十歲的老人，有一年兒子娶了媳婦以後半年裡，他一頓棒子把兒子趕出來，不知現在跑到那裏去了，剩下他自己和兒媳婦分住在空店後邊的三間房屋裡，他說他爲了避嫌把孫有叫到後面住在一塊，孫有這孩子每天被他抽打着像抽打一件毛毯一樣毫不在意。那女人身體健壯兩頰結實而紅潤，頭髮光亮，有很鉅的睫毛顯得兩眼黑，且深。店主對於這兒媳婦，彷彿有一點懼怕似的表示着一種服從的聽信。在她面前他往往變得慈愛了些，毫不凶暴，在客人面前他從來不多說甚麼話，有意的誇張着他和當地官憲的來往，他喝酒喝得很多，他彷彿巡察似地走了一圈，回後面去了。

聞二沈低聲說：

「和兒媳婦睡覺去吧……」

不知怎樣被他聽見了，他跑回來咒罵着把聞二沈暴打了一頓，聞二沈大大的吃了虧。

「再放屁，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他媽的，血口噴人天理報應……」他噴着口水嚷叫着，客人們齊來勸解，責備聞二沈太混蛋，然後喧鬧安靜下來，人人都很早的睡去了，邁倫坐門在外，他始終沒有動過，一種陰暗地思想在他腦裡奔馳着，星在黑色的天空上熠熠地

閃動，從那黃泥的家屋裡射出暗暗地燈光來，從遠處田野間，風傳送

來肥料的濃潤的臭味，風是沁涼而輕的，他思索着許多事，這些事像

一團亂絲他抽不出一個頭緒來，對於一切都懷疑，但是他自己也不知

道什麼是正確的，像他自己所謂在泥沼裡一樣，他底思想是真個陷在

泥沼裏的，他沒有力量從那些廢亂地污泥中拔擢出來而把思想這東西

整個清明而堅固，他混亂，疑惑，忌妒，而又懼怕膽小，他立誓把自

己弄得好一點，然而他沒有方法，於是他被痛苦的感情虐待着，他常

常要毀滅自己，使身體從污穢的困苦的卑微的生活中解脫，使靈魂從

那迷亂地矛盾的可怖地思想底泥沼裏解脫，他仇視人類，對於人類有

着一種可怕地執拗地憎惡，從幼小的時候他被叔父虐待，在叔父

死去當日立刻被繼母那個陰險的女人驅逐，在社會這個廣大環境裡

受盡了欺侮污辱傷害與傾陷，於是變得陰沈而脆弱容易懷疑而憎恨

——一種單純地反應，他不能像周成海那樣愉快，胸襟遼闊並且豪爽，

他沒有這樣樂觀的性格，他把一切細小地事物都記在心底，一切微末

地刺戟都使他受傷，他底善於懷疑使他沒有能力更快地解決那些並不

困難的問題，他讓他們堆積着織成一片網迷亂着自己，漸漸地變成憂

傷了，在河流的邊上行走着，夜清涼而寂靜，樹林和遠處山嶺彷彿那

種剪紙畫一樣美麗。

——宇宙雖然美麗，然而牠把我遺忘了，他這樣想，忽然覺得自

己渺小而孤單：

——我是無助的，他想着，使憎恨地情感隨意奔走，甚至加之於

周成海那個誠實的朋友。

這時候那個誠實地朋友都來喊他了，他在田間飛跑着叫着他底名

字，抓住他底臂的時候，他說。

「我真有點不放心呢？」

日子過得很快，炎熱地夏季到來了，李邁倫被他底陰暗迷亂的思

索磨難着，他到城內一所安息日會的禮拜堂去，聽着那個牧師的毫無

變化的語調，並且得到一本聖經，接連着去過好幾次，於是受洗了，他非常歡喜着能得到一條思想的出路，異常虔誠的聽着講經，自己回去也翻讀着，在他底淺薄的紊亂地頭腦中又多了一個上帝，這種誠虔的心情繼續了好久以後，他忽然厭倦了，連他自己不知道什麼緣故，然而他却沒有力量完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周成海底皮膚已經變成和鐵一般的顏色，而且也和鐵一般結實了。

有一天正午，小店裡的客人都出去了，做工或是尋找職業，邁倫在後院陰涼的地方讀那本聖經，被聖經中的神話以及奇異的耶穌底事蹟，弄得心煩，這時候那個店主底兒媳婦從她底房裡走了出來，她穿着一條短袴，在膝蓋以下裸露着白嫩地小腿，一對秀麗的足踝，是一種什麼力量呢，他覺得體內燃燒起來，彷彿有點什麼東西被那女人帶去了。

在這天夜晚，他由便所出來，忽然記起來那女人，他戰慄着向屋內張望，屋裡的人並沒有睡，有一盞煤油燈正燃着，女人裸着兩腿，店主那老頭子正在撫摸着一隻腳，忽然那女人像發怒了一樣把腳縮回，把那老頭子的鬚鬚猛力拔了起來，店主低聲哀求着，女人說一聲「滾吧，」她自己回過頭來睡下了，那個凶暴的店主完全變了樣子，他咕噥着：

「我天天要受你底氣……」於是滾出去了，女人隨即輕聲笑起來，吹熄燈……

邁倫這一夜並沒有完全睡好，第二天午間女人到店房裡來，他立刻變得勇敢了，他說：

「我求您替我縫點什麼……」

在他底小屋裡他却把那女人抱住了，女人並沒有拒絕，也不覺得驚異，她說：

「像你這樣的念書人……夜裡在河那邊的林子裡等我吧……」

女人穿了一件黑衣服來了，夏季的樹林放散着香氣，從葉隙間可以仰見天空的繁星，這時候他完全瘋狂一般迷醉於那堅實地胸脯，那豐滿的胴體……

過半點鐘，女人揩拭着汗水，坐在枝幹上面，他對她說：

「我覺得我這一次是真的活着……」

女人聽了這話忍不住哂笑起來，

「難道你以前都是死的嗎？」

「從此以後，」他說：「你不能再對那老頭子怎樣了……」

「我還不是你底什麼呢，」她故意裝做發怒的樣子……

於是她不再和他說什麼，很快地離開這兒了：

「太晚，那老東西會疑心……」

在樹林中，他坐了一會。

——假使這是罪惡，他想：

——我也不怕了！

他不能想得更多，他有一種歡樂後的戰慄，很長的時間他使這種喜悅激動着。

周成海在農場裡工作，他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每天曝曬在強烈地日光之下，愉快地勞動着，他已經沒有了憂愁，邁倫改變了每天坐在河邊上的習慣，他不走出店房常常喜歡躺在床上，開着房門，這樣他便能看見女人的房屋，從窗子看得見她正在縫着什麼，並且對他笑着，那笑容冶蕩而嬌媚，一天，周成海對他說：

「場裡事情太忙，我搬去住了，你用錢找我去或是給你送來……」

他拒絕了，因為他正可以由女人手中拿一點錢，於是周成海搬走了，他其實爲着和他底新朋友更接近些，邁倫每隔一兩天總會着他底

情人，他厭煩了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徑，完事以後他常常要求道：

「你跟我一同跑吧……我很強壯哩，滿可以去作工呀……」

女人吃了一驚，她說：

「你不成，這樣不是很好嗎？你可以從我手裡拿錢……以後你要留神一點，不要叫老頭子看出破綻……」

「妳怕他嗎？……我恨死那個老東西，他還敢不敢和你怎樣，換你底腳……」

「他不敢，我怕我一下子喊出來呢！」

他不信她底話，有一天夜間，他又去偷聽，他看見店主在纏着她，那老東西兩條胳膊相當粗壯了……他想：

——這老頭子比我還強壯……

女人推開那傢伙，向他臉上唾着……

第二天夜晚他邀了周成海在酒店裡喝酒，他喝得很多，周成海對他說：

「你怎麼了呢？你應該找一個事情做，那時候精神就會好了，不要亂想，你看你瘦得多了，現在覺得怎樣？我看你比以前習慣多了——地方污穢，住得久也就慣了……」

「唔，」他答：「不過，有一個『魔鬼』——這是從教堂裡學來的，一個魔鬼，牠把我迷惑住了，你明白這個！」

周成海當然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還想甚麼呢？我連這都不願意，我連一點能力都沒有了……」

「是錯了嗎？是我做錯了嗎？老天，生活是一個魔鬼，生活就是一個魔鬼，我對他沒有辦法，一切都是迷惑，我像在惡夢裡生活着，我甚麼都不信，你儘管有許多道理！應該怎樣呢？甚麼叫着罪惡……這些，都滾開吧。應該怎樣呢？」他語無倫次地喃喃着，周成海想他是醉了，他預備對他說他遇見了怎樣一個好朋友，這個好朋友是能教給他生活的方法的，並且要說他自己何等興奮，然而這麼一鬧，他不能再說了，他看着這個混亂地頭腦的朋友，覺得憐憫，他祇說：

「和以前，你差得太多了，而且變得太快了！」

「矛盾，這就是！這就是我爲甚麼要自殺過一次……其實社會

把我迫害得太利害了！你不知道，我又墮在一個陷阱，然而我不願出來，朋友，你將不知道我要做出什麼事，變成怎樣。……但是甚麼也不想牠，我和你相差得太多了……我說不出來多麼糟糕……」

他停止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兩手扶着頭沉默下來，渾身輕輕的抖動着，臉上的筋肉痛苦地扭扭着，一直好久的工夫，他忽然說：

「難道是我底錯嗎，我也應該好起來呢，和別人一樣……但是怎能辦得到？」

他站起來，拋下他底朋友，自己走出酒店去了，渾身被酒精燃燒着，穿過這條街走向田地，是一個無風的夏夜，天氣悶熱，在他身後，有一個人叫了起來，正是那個店主，他完全醉了，他笑着嚷着，並且淫猥的敘述一種最粗野的事，形容着，一下子撲在邁倫底背上大聲喘噓。

「你喝得太多了！」邁倫說，扶住他，他搖搖着彷彿要跌倒，從口中噴出強烈的酒氣，他常常這樣喝得很醉，弄的人事不醒，他攙扶着，他向前走，忽然他絆在田地上，跌下去了，長長地橫在地上，於是他拖着……：突如一種可怕地念頭在腦裡閃電一般閃了一下，他立刻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他把個醉鬼拖到河邊去，他風管都膨脹着，什麼也不暇思索的，立刻全身增加了力量，用一塊尖石猛力擊在老頭子的腦袋上，他看見了血立刻殷紅了土地，店主痛苦地呻吟了一聲，他看見了他底臉上的筋肉抽搐一會緊緊在一處，兩眼翻了過來，白眼閃着一種死的恐怖的光……他敏捷地把屍身用力推進河裡去，河起了沉悶地回響，把屍首吞食了，在河面上展開一圈一圈的波紋，他用腳消滅了泥土上的血跡，然後異常混亂地跑回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什麼事，臥在板床上馬上睡熟了。

過去好幾天，大家才發現店主已經失蹤了，他有點驚訝的聽了些

關於店主踪跡的議論，像是完全記不得那做過的事一樣，而完全麻木了。

「跑到那兒去了呢？這個老東西！」聞二沈幸災樂禍的講着。

「欠了人家底賭賬吧……」一個說。

「一定是叫那個一棒子結了吧……」一個說着突然閉上嘴，但是話已經說出來了，再也收不回，這話却使得邁倫猛烈地震動一下，他用手住掩臉，自己覺得早已變了顏色，他不多停一會，鑽進小屋裡去了。

「瞎子，算一算呀，這個老東西跑那兒去了？」

「三魂渺渺歸地府，

七魄悠悠回陰曹，

牛頭馬面兩邊站，

上面坐着閻羅王……」

瞎子用一種極怪的聲音唱着，人人聽着都哄笑起來，邁倫却用手掩住耳朵，渾身冰冷，兩耳鳴叫，歌聲像一條毒蛇似的纏繞着他，他立刻意識到自己做了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於是戰慄起來了，他極力排除那些「鬼魂」，「陰曹地府」的念頭，然後彷彿那陰司的懲罰馬上便會落在他的頭上，繼而監獄來了，他隱約聽見殺人抵命的裁判……他苦着自己，把自己弄昏迷了，在第二天夜間，那女人問他：

「是你幹的嗎？我早就看得出來……」

「沒有的事，我不會那樣……」他辯護着。

「不管怎的，那個老東西失去了……對於我們是很方便的！」女人說這話彷彿給了他一點興奮。

可是他底心被責罰着，繼續了很長久的時日——一直到秋天來了，他底心神沒有一刻的寧靜，他不能忘記店主那一對白眼閃着絕望地死底光，他時時都恐懼着警察，看見誰看他一眼，他心跳動着臉上變了顏色，很快的逃脫了，三四五天，他不敢離開那間小屋。

他每天半夜都睡到女人屋裡去，在天色不亮地時候跑出來，他怕

人發現了他與這女人的關係，因為那樣他立刻就是殺人的嫌疑犯了，在白日他不敢和那女人說一句話，或是多看她一眼，他開始到酒店裡去，極力把他自己灌醉，灌得失去知覺，並且賭博，他想他要多弄一點錢，好把自己底犯罪遺忘，然而都是不可能的，無論怎樣一件小事都使他猜疑一兩夜，常常不能安眠，那女人對他很好，他離不開那個豐滿的肉體底誘惑，他時時想着要從這裡走開，躲避了這個可怖的環境，但是那女人以外的金錢都可以使他得到濃酒得到賭博的，他早已喪失了受窮的勇氣，他曾經和他底朋友周成海爭吵一場，以後那人沒有來看過他……他變得更加鬱鬱更加忌妒了，他限制着那女人不準和別人說話，他說他爲她已經失去靈魂，他僅僅有她一個，他不準時時出來，有一次賭場裡，一個當地的警官對他說笑着：

「你們店主沒影兒了，那個漂亮的媳婦怎的了呢？……一連十幾天他把自己關在小屋裡，一天，周成海來看他，他說：

「我要走了，到軍隊裡去，你去嗎？……」他說着用眼睛看着他：「我不想去，我知道你現在有錢了……我特意爲了以前的友情來告辭的！」他一邊說一邊帶上帽子，走出去了，說一聲「再會！」他呆視着他底背影，想不出一句話說。

一天夜晚他溜進了女人底房屋，方才睡下，一陣喧叫在院子響起來，他忽然神智混亂起來，他沒有去分辨那是什麼聲音——別人吵架，或是客人投宿，他驚慌而忙亂，沒有對那女人說一句話，由後窗跳出門開始逃遁了，一邊奔跑着，一邊嚷叫，在黑色的荒野裡，他什麼也看不清，自己覺得頭腦漲大起來，天地却在旋轉，聽得見身後有無數人馬在追擊着一般的聲音，他用力跑着，艱難的喘着……

兩道鐵軌，在前邊閃着暗光，他底腳絆在那上，不知是有意的還是無意地他不起來了，立刻一列火車鳴叫着喘息着開過來了，鐵軌吼着，土地震動着，像一巨大的猛獸似的駛過去了……

在車輪的騾音之下，邁倫的血肉被帶到不知幾里地遠的地方……



# 戲劇

## 羣鴉

(續完)

訊 鴉

### 第四幕

戲劇佈景爲一飯廳——普通的房間，很慘淡的，陳設簡陋，——東一個西一個地放着幾隻椅子，在前幾幕出顯過的大綸椅在其他傢俱中間現在顯着很不調和，——有兩個單扇門，一個門開在左邊另一個門開在右後部，在台後部左邊靠牆有一張桃花心木的桌子蒙着一塊紅漆的圓桌布；桌子上面有一個麵包，幾隻碗和幾件家常的用具，

第一場，陸沙梨，梅爾耕，

陸沙梨：「梅先生，進來，在這裡看見一個熟人的面貌，就不難過了。」

梅爾耕（注視四週之後，說道）：「嗚！嗚！那個律師沒有騙我，這是有窮困的樣子，」

陸沙梨：「你逼着我們的新住處，不闊氣呀！噯！真是的！昨天和今天就不相像了，」

梅爾耕：「這個家庭發生什麼事了？」

陸沙梨：「破產了，我的好先生，破產了，可憐的太太和她的小姐們！我也不告訴您怎麼會落到這步境遇，但是別人從我的頭腦裡

除不掉我的觀念，您聽，當那些辦事的人們在一個死人之後來到的時候，就很可能說：這就是一羣烏鴉！他們只丟下他們不能帶走的東西，」

梅爾耕：「這房子不好了，是嗎？陸沙梨，」

陸沙梨：「在誰說都不好了，梅先生，在誰說都不好了，」

梅爾耕：「你爲什麼不去別處找一個事情作呢？」

陸沙梨：「是這些小姐們能捨得了我，還是我捨得了她們呀？這樣，我也就是多一張嘴倒是真的；但是我掙得上我吃飯的錢，算了吧，可憐的梅先生，不應該想同我們用早飯了，從前我看見

您在這個時間來到我就知道談話是要說什麼；你就發現給您擺好了的食具；現在可不是那麼一回了，我去告訴太太說是您來了，」

梅爾耕：「不，別打擾衛太太吧；只告訴玉笛小姐我在這裡就是了，」

(玉笛入)

陸沙梨：「小姐正好來了，」

玉笛：「日安，梅先生，」(梅爾耕行禮，)

陸沙梨：「如果合您的意，一大杯加牛奶的咖啡，我還可以免強給您獻上，」

玉笛：「不要管我們吧，陸沙梨，」

第二場，梅爾耕，

玉笛：「我先要同你吵嘴，然後才算完事，我給你寫了兩次信請你來看我，那怕你來一次就足够了，」

梅爾耕，(改聲聲調，)：「你準給我寫了兩次信嗎？」

玉笛：「你很明白，」

梅爾耕：「不，我對你担保；你頭一封信，我還沒有收到呢，」

玉笛：「不要管這個吧！不必我告訴你我們現在落到如何的景況，你一進到這裡面也猜出來了。」

梅爾耕：（半鄭重半談話）「講給我聽：」

玉笛：「這是一個絲毫不引你興趣的故事，我找不出任何的快樂來敘述他，總而言之是兩句話：我們沒有錢來保護我們的家產；我們手裡該有十萬佛郎。」

梅爾耕：「爲什麼你從前沒有對我說過這個？我那時可以爲你找到那一筆錢。」

玉笛：「現在是太遲了，我們坐下吧，你還記得，梅先生，你親眼見過我們的家庭生活，我們很快樂，我們彼此很相愛，我們沒有交際我們也不願意交際，我們想不到有一天我們會用得着所有的人，也想不到我們誰也不認識，（梅爾耕掏出他的錶，）你忙嗎？」

梅爾耕：「很忙，我們不要誇張了，是不是？你想見我，我現在來了，你要求我一件事，是什麼事呀？或者最好是我當告訴你，我不是很懇摯的人。」

玉笛：「我該接着說嗎？」

梅爾耕：「是的，當然，接着說下去吧。」

玉笛：「這是首先談到的，我立刻就過最簡單最妥當的生活，我打算用我從你所學的好功課去教別人。」

梅爾耕，（摸她的膝蓋）：「怎麼，不幸的孩子，你至於去教書！」

玉笛：「喂！喂！梅先生，叫我小姐吧本着我以前稱呼我的習慣，正正經經從容不迫地回答我」

梅爾耕：「教書！你起頭就能教書嗎？我不準知道，你要容受這句話——你要選擇你所當作的職業吧教書好像是寡化一樣，用自尊心和大模大樣是得不到什麼的，然而人們還可以憐憫你，而且不必往前說，在四五年中，你就變成了一個依賴人的女子，你往

往有最惹人喜歡的學生，而且你的學生的父母差不多總是粗俗的，一個可憐的小音樂教師對於那些連第五音符的符號都不認識的非利士坦人算的了什麼，愛，不用往遠處找例子，你父親：」

玉笛：「不要談我父親。」

梅爾耕：「我很可以笑一笑：他什麼也沒有給你留下，」（頓），

玉笛：「我們先把這功課問題撇開，等一會再談，梅先生，在我要對你說的話裡，不要看我好虛榮也不要看我自負，但是我只願用我這一點對於音樂的小聰明，你知道，我作了許多樂譜，用我寫過的許多樂譜和我將來所作的其他樂譜難道我不能担保我所有的作品可以變成小康嗎？」

梅爾耕，（笑過之後）：「你聽我，（又笑）永不要再說了，你明白，你方才對我說的話；世界上五大洲都有人譏笑你，（他還在笑着，）小康！就止於此嗎？」

玉笛：「不，還不止是這樣，我們從前談過一種職業，我一點也不喜歡，可是現在只是笑我太無能，但是在我的家庭現在所處的境遇中，爲了使家庭脫離困難，我對於什麼事也不該退縮，戲劇呢？」

梅爾耕：「太晚了！」

玉笛：「爲什麼我不像另外許多人那樣作呢？他們起始也沒有很決定可是他們就努力振作起來了。」

梅爾耕：「太晚了！」

玉笛：「我或者有天賦的素質，僅缺少工作和習慣。」

梅爾耕：「太遲了！你沒有長時間的預備，就不用想演戲，你永遠成不了一個女藝術家，你沒有女藝術家所該有的，在現在這個時代，你只在戲劇上發現欺詐，或者是醜遇，這是你願意的嗎？」

玉笛：「但是我作什麼呢？」

梅爾耕：「什麼也不能作，我看清你處境的境遇，你不是我在這種境遇中發現的第一個女子這樣的答覆早對別個女子說過，對於一個女子是沒有財源的，或者只有一個發財之道，喂，小姐，我要一句話把整個的真相告訴你，如果你老誠，人們就尊敬你而不給你幫忙；如果你不老誠，人們就給你幫忙而不尊敬你；你不能希望別的事，你還願意再談功課嗎？」

玉笛：「再談也沒有用，我後悔不該打擾你，」

梅爾耕：「你讓我走嗎？」

玉笛：「我不留你了，」

梅爾耕：「再見，小姐，」

玉笛：「再見，先生，」

梅爾耕，（走在門口，）：「早沒有什麼話對她說了，」

第三場，玉笛，瑪麗，

瑪麗：「怎麼樣？」

玉笛：「那麼，如果梅爾耕先生是對的，如果事實經過像他所說的一樣，我們還沒有受盡了苦呢，你以先知道的我那些計劃，現在都失敗了，可是，我還有給我自己保存着的另一個計劃，」

瑪麗：「那一個計劃呀？」

玉笛：「何必告訴你呢！」

瑪麗：「說吧，」

玉笛：「我一時想利用我的嗓子去登台唱戲，」

瑪麗：「你，我的姐姐，唱戲！」

玉笛：「噢！你覺怎麼樣？我們應該周旋，我們應該無論什麼事都得計劃，我們不能等着把我們的錢都吃完了，媽媽不是作工的歲數了，並且我們也不願她工作，誰知道，我們可憐的白浪能否恢復她的理性？就剩了你和我，可是，可憐的孩子，你能作什

麼呢？你應該為得一個佛郎五十個生丁每天工作十二個鐘頭」

瑪麗：「你正經地說一說，你想白浪的情形如何？你覺着她怎麼樣？」

玉笛：「一天好一天壞，我們時時以為她要認出你來，但是她誰也不看，什麼也聽不見，我已想到這種不幸，可是這不幸或許為我們免去一個最大的不幸，如果白浪現在有她好的時候的頭腦固然不幸知道了孫先生結婚，誰知道這消息不突然地要了她的命？她活着，就是主要的，在我們看來，她不是沒有希望的，如果該照顧她就照顧她；如果為她節省麵包，我們就節省；這不是我們的妹妹，這是我們的孩子，」

瑪麗：「大姐，你真好，我愛你，」（她們抱吻，）

玉笛：「我也愛你，我有時候粗暴，但是我把你們都放在我的心上，好像就是我，你的姐姐，大姐，正如你所稱呼我的，該幫助我們，挽救家庭，怎麼？我什麼也不會，我想辦法，我就找不出辦法來，如果只應當投到火裡，我就已經要在火裡了，」（頓

）

瑪麗：「媽媽已經對你說過浦爾東先生來拜訪嗎？」

玉笛：「沒有，他來作什麼？」

瑪麗：「戴西業先生託他向我求婚，」

玉笛：「你倒不讓我驚訝，很容易看出戴西業愛上你了，他娶你的意思想早晚有一天要發動的，」

瑪麗：「你勸我答應嗎？」

玉笛：「對這事不要問我的意見，這是與你有關係的事，這也要你去決定，你要觀察，思考，打算，但是，尤其是只想到你，如果我們的境遇讓你害怕，你不滿意你什麼都缺乏的時候，你就給戴西業先生，他將來會使你稍微適意，安寧，重重報答你，但是因為我深知你，因為你愛你的母親和你的姊妹，你可

「因為我們忍耐你自身 樂意的事，那麼我們就更成了罪人了，你聽我說，勸你作一個女人，能作的最大的犧牲更成了罪人了。」

瑪麗：「你所說的一切話全出於真心；再抱吻我吧。」

（陸沙梨由台後部的門口進來；她一隻手拿着咖啡壺，一手拿着滿盛着牛奶的燗罐；放在桌上；走近前嘆息着注視這姊妹倆；瑪麗和玉笛離開。）

第四場，人物同前陸沙梨以後，衛太太和白浪上，

玉笛：「早飯預備好了沒有？」

陸沙梨：「預備好了，小姐願意什麼時候吃，我就什麼時候開飯。」

瑪麗：「好陸沙梨，玉笛要去幫助你放桌子呢。」

陸場，

玉笛與陸沙梨把桌子抬到台前，右方，陸沙梨安排碗碟盛加奶咖啡，玉笛挪近了椅子；瑪麗已走到左門將門打開，白浪進來她的母親隨在後面，白浪臉色慘白，軟弱無力，兩目無神，她的樣子像一個瘋子靜止時候的狀態；衛太太也蒼老了，白了頭髮；瑪麗讓白浪坐下，她們大家都都坐下，只有陸沙梨例外站着喝她的咖啡，——漫長的寂靜，很大的悲愁。

衛太太（大叫）：「啊！孩子們，如果你父親生前看見我們這樣呀！」

（嗚咽下淚。）

第五場，人物同前，多浦爾東，

陸沙梨，（向徐徐而入的多浦爾東）：「您怎麼進來的？」

浦爾東：「由開着的門進來的，你讓你們的門口關閉是你不對呀；別人可以偷你的主人哪。」

陸沙梨：「沒有危險了，別人早偷過了，偷光了。」

浦爾東：（走向台前，衛太太站起來，他向衛太太說）：「太太，別

張羅，我要等你的早飯吃完。」

衛太太，（走向他）：「浦先生，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呀？」

浦爾東，（低聲）：「太太，我還是代表戴西業先生為他心裏打定的計劃而來，我想你已經把我說過的要求告訴了你的女兒，是不是？」

衛太太：「一定的。」

浦爾東：「請你允許我自己親自當着你的面再把這個要求向她提一提。」

衛太太：「好吧！我同意，玉笛，我的孩子，把你妹妹領了來，瑪麗，浦先生要同我們細談呢。」

第六場，衛太太，瑪麗，浦爾東，

浦爾東：「小姐，你母親把戴西業先生的意思對你說了沒有？」

瑪麗：「先生，對我說了。」

浦爾東：「是出於你自己而不聽別人的話拒絕這獻在你面前的婚事嗎？」

瑪麗：「是出於我自己。」

浦爾東：「很好！很好！我也很喜歡這樣，見到你推辭這慶有利益的條件我會有一個時期怕你母親和你的姐妹暗中指示你留在她們身旁，不是因為嫉妒的思想乃是由於一種糊塗的感情，小姐，假如你們心裡有一個決斷，一個不可挽回的主意，我看不出困難還能繼續多久。」（寂靜）

衛太太：「孩子，不要羞澀，爽快地把你想到的回答出來吧，（又寂靜。）」

浦爾東：「在這種情況之中，你將來對一個初次的動情要後悔的，這初次的動情終久要露骨表現出來，我現在給你機會再將牠把握住，你要利用牠。」

瑪麗：「應當代我向戴西業先生說他一定要這麼作，很讓我感動；但是我還求他給我一些時間來考慮考慮。」

浦爾東：「好！太太，這是一個很有理，很適當的回答，不怎麼像你對我反駁過的明確拒絕呀！」

衛太太：「我女兒可以改了她的意思，但是她總該知道我不贊成。」

浦爾東：「太太，什麼也不要說了，你就讓這位姑娘隨她自己的興致吧，隨了你的意思，她以後能責備你，（又對瑪麗）「小姐，我最明白這樁婚姻有什麼利益，我最明白你不急於決定牠，但是不幸戴西業不是像你一樣二十歲的人；這也就是你對最大犧牲；在他那種年歲，不願延緩到第二天的。」

瑪麗：「浦先生，我願意知道，請你誠懇地告訴我戴西業先生是否是一個誠實君子。」

浦爾東：「一個誠實君子！你這是要說什麼呀？小姐，我不在你戴西業的情況中勸你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那方面的一種簡單應許上；但是有律師們在場記述成立雙方權利的條約，我回答你的問題了吧？」

瑪麗：「沒有，你還沒有明白，一個誠實君子，對於一個年青的姑娘來說，就是包括許多事呢。」

浦爾東：「小姐，你是要我戴西業有沒有光榮地作過顯職嗎？」

瑪麗：「是的，我願意確定在這一點上和其他的事上。」

浦爾東：「你還問執什麼呢？如果現在在法國尋察事業的根源，沒有一百個五十個對於一種多疑的考察忍耐的。我明明白白地對你說吧，像把兒子們就在他在工作房裡的一個人，戴西業作了一輩子事，他賺了一筆很大的資本，這筆資本的錢是屬於他的，並且誰不用想攻擊，你用不着知道多少。」

瑪麗：「戴西業的日常行為如何？他是嗜好和習慣怎樣？」

### 第六場

浦爾東：「但是一個像他那樣年歲人的嗜好和習慣，我想你在這方面

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現在猜出你的問題問的是什麼了，你要相信我的話戴西業是一個忠實丈夫寧有過長無有不友，我現在是，把這話講給你母親自己聽的。」

衛太太：「我在這時候，想懇能在這件婚事上得到什麼利益浦先生」

浦爾東：「太太，什麼利益嗎？這是你孩子的利益同時也是你的利益呀。」

衛太太：「你知道，對我們這樣忠誠是太晚了，」

浦爾東：「太太，你還在想這些無聊的事，這些無聊的事結果惡劣，我承認可是你已經覺出不能保護你丈夫的遺產，是我的錯嗎？你服從了法律制裁就完了現在這法律是對你有好處的，現在是你的女兒征服了一個老頭兒，這老頭兒將來為同她度他幾年的幾天日子，她願意什麼他就答應什麼這形勢全是你的便宜；種種事機全在你的調弄之中，你要利用啊，太太，我用不着告訴你，我們作律師的人們也不認識最強的也不認識最弱的，我們只認識中立是一種責任，我們永不與責任遠離，就是戴西業是我的主顧，我也不信我藉着你女兒約定她能得到一切的利益而訂約是不對的（又向瑪麗）小姐你聽見我方才對你母親說的你盡量問你所要問的問題吧，但是要近於實在最重要的唯一問題，是不是金錢問題，我聽你的。」

瑪麗：「不，你自己說吧，」

浦爾東（帶着一半微笑）：「我現在到這裏是聽你說向你勸告的。」

瑪麗：「在這件事上細談給我難堪。」

浦爾東（微笑）：「罷呀！你或者願意知道戴西業的財產確實有多少嗎？」

瑪麗：「我不知道他的財產，我覺着他的財產足夠了，」

浦爾東：「你對了戴西業是富有的，很有錢，這個滑頭，他自己承認的富有更富有，得啦，小姐，我等候你的回話。」

瑪麗：「戴西業先生無疑的是對你說了他的意見啦？」

浦爾東：「是的，但是我也願意知道你的意見，在我們看雙方爭論總是有趣味的」

瑪麗：「不要增加我的困難吧，如果這樁婚事該成就我愛碰運氣而不立定條件」。

浦爾東：（永遠微笑着）：「真的！（瑪麗定視着他）小姐，我不懷疑你的細心；常人很願意對我們表示細心，我們就一定相信她們誠實然而戴西業還怕你爲他的好眼睛不嫁給他呢，他已經全提出給你立定一筆妻名之下的資產；但是，我誠心告訴你，這筆資產並不够啊，你作一筆買賣，不實在嗎？如果作買賣這個字傷你的身份，或者是你作一種投機事業，這投機事業該賺很多的錢，這是對的，這是將來遇到的事，戴西業知道你沒有多少錢娶你，就是說他的一半財產在他死後無端無減無爭無論的都歸于你，你爲了不給他太長的時間只有打定主意了，（轉向衛太太）太太，你聽見了我方才對你女兒說的話嗎？」

衛太太：「聽見了，」

浦爾東：「你想怎麼樣？」

衛太太：「浦爾東先生如果你願意知道，我想與其把戴西業的財產許給我女兒您最好是把她父親的遺產給她保存住」。

浦爾東：「太太，你還是出不了這個問題，你（又向瑪麗）怎麼樣？小姐你現在認出無限的好處就在最近的將來都歸你所有了；我寧思你還可以反對之點，簡直找不出來，或者有情感不合嗎？我對一個明理的年輕姑娘，教育很好的年輕姑娘說話，是不是她的頭腦很清楚沈靜，你該曉得愛情是不存在的；我從來沒有遇見愛情，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事業，婚姻就是一種事業，和其他的事業一樣；今天臨在你眼前的事業第二次你就找不到牠了。」

瑪麗：「戴西業先生在他和您的談話中說到我的家庭沒有？」

浦爾東：「你的家庭？沒談到（低聲）是你家裡需要什麼嗎？」

瑪麗：「戴西業先生該知道我永不同意離開我的家」。

浦爾東：「他爲什麼要你離開你家裡呢？你的姊妹都漂緞，令堂也是一個很惹人喜歡的人物，戴西業讓一個有空閒的少婦和親友們來往還有他的好處呢，小姐你對我向你說剩下的話預備預備吧戴西業隨着我到這裏來的；他在樓下，他等待這次肯定的一個回答，我問你的也就是一個可或否，」（寂靜）

衛太太：「浦先生現在够了我很願意你把說成了的條件告訴我的女兒；但是如果她該接受呢，這是與她有關係的事我在傷心軟弱時候不願意被欺罔，再者，你應該想到我還想同她有一個談話，在談話中我要對她說在你面前改變方針的這些事項，但是一個母親，單獨同她的孩子，總可以總該當在某種情況之下教給她的吧，我對你承認我沒有一個精明健康二十歲的姑娘去給一個老頭子」。

浦爾東：「那麼你把她說給誰呢？太太，人們可以說你有許多佳婿，可是你的女兒們只有選擇的困難爲什麼你有一個女兒的婚姻已經決定好了可是這件婚事又失敗了呢？就是因爲沒有錢，太太，沒有錢，青年的姑娘們終久還得當青年的姑娘」。

衛太太：「你錯啦，當初我什麼也沒有，我丈夫也是什麼沒有，然而他娶了我，我們還是很快樂」。

浦爾東：「你有了四個孩子，這倒是真的，太太，如果你的丈夫現在還活在世上，或者第一次就同你意見不和，他親眼看見他女兒們的景況，這是很可怕的，不拘你想到與否，她們的景況也是困難危險的。他重看戴西業的建議當然戴西業的建議一定是不完善，但還可以接受，對現在說是穩當的，（注視瑪麗）對將來是榮耀光明的我知道，就是讓死人說話，你也冒不着什麼危

險的，但是小姐的父親有一顆好心和你的一樣，有許多你沒有有的經驗，他認識生活；他知道在這世界上都是自給的；總之，他現在的思想會是這樣：我從前活著是爲我的家現在死也是爲我的家我的女兒也很可以爲我的家犧牲幾年呀」。

瑪麗：（滿眼淚痕）：「對戴西業先生說我答應吧」。

浦爾東：「小姐，得啦，爲了成全你的資產很應該犧牲這就是你的契約，我預先預備的，不知成不成你仔細看看，只剩了讓戴西業簽字了，我負責讓他簽字，我從前是你父親的律師，我現在打算變成你的律師，我去找戴西業我把他帶來」。

### 第七場 人物同前少浦爾東

瑪麗：「親親我吧，什麼也別對我說了，不要打消我的勇氣，我只有應當怎麼樣就怎麼樣的勇氣，沒有別別勇氣了，浦先生對了，你看，這件婚事，就是生路，我作這事是可恥的，可是我不作這事就有罪過，我的好母親在你這樣的年齡又開始一種困苦艱難的生活，還可能嗎？可能，我是知道的，你是很有勇氣的，但是白浪呢，白浪，那可憐的孩子，我們對於她沒辦向她要勇氣如果她需要人照料她而我們不能，我將來是多麼痛悔呢！還有玉笛！啊！玉笛！我也很想到，當她偶然大胆，她的腦子思想的時候，誰知道她這樣一個忠厚訓良的青年女兒能夠變成什麼樣子！咳，從這婚事決定以後，我算卸了重担，這是爲人所不齒的，自私自利的，也是很痛苦的呀！但是我還是情願有一些恥辱愁煩這些恥辱和愁煩是我將來在各種掛慮不寧中認識的，然而各種掛慮不寧可以由一種不幸而結束，擦擦你的眼睛，不要讓人看出我們曾經哭過」，（浦爾東入，後隨戴西業；戴西業微笑着走向瑪麗，浦爾東止住他指示他向衛太太行禮）

### 第八場 衛太太，瑪麗，浦爾東，戴西業

戴西業：「太太，好啊，（走向瑪麗）小姐，方才浦爾東告訴我的話，是真的嗎？你同意作我的太太嗎？」

瑪麗：「真的，」

戴西業：「你打定了主意，從現在到明天你不會改主意嗎？」（她向他伸手，他親她兩頰）不要害羞，這就像在我們村裡成立婚約一樣，人們先在他未婚妻的右頰親着說：「這是替市長的親吻禮；在左頰上親着說：「這是替本堂神父的親吻禮，（瑪麗微笑；他又走向衛太太）太太，如果你願意我們明天就宣佈訂婚浦爾東要爲我們預備一份契約紙是不是，浦爾東？（浦爾東用示意的姿勢回答）那麼你的二女兒在三星期之後就稱爲戴西業太太了」。

### 第九場 人物同上，多陸沙梨

衛太太：「有什麼事陸沙梨？」

陸沙梨：「太太您願意接待杜百億先生嗎？」

衛太太：「杜百億？武斯若市場的地毯商？」

陸沙梨：「是的，太太，」

衛太太：「他爲什麼來見我們？」

陸沙梨：「太太，他至少這麼說，你該他的錢，真是的！這又是一隻烏鴉」。

烏鴉：「你明白我，我們什麼也不該杜百億的呀；去告訴他我不願意接見，」

戴西業：「不，太太，別這樣，應當接見杜百億，或考真欠他什麼那麼最簡單的就是這他；也許是杜百億錯了，無妨把他的錯誤發給你看，你們不孤單了；現在你們有一個男人同你們在一處你要讓杜百億進來，要瑪麗小姐接見他，瑪麗小姐不久就當主婦了，我願意看看她要如何處治，來吧，浦爾東也來，讓你們

女兒同杜百億談話（衛太太與浦爾東由左入；戴西業在隨他們入內之前對瑪麗說）我在門後，我一字也不漏的聽着。

第十場 瑪麗，杜百億，戴西業後上

杜百億：「日安。小姐。」

瑪麗：「杜百億先生我給您請安。」

杜百億：「你媽好嗎？」

瑪麗：「好，謝謝您。」

杜百億：「你的姊妹們都健康嗎？」

瑪麗：「健康。」

杜百億：「我不問你的消息了，你像一個初生的孩子一般鮮艷。」

瑪麗：「杜百億先生我母親讓我替她接待您；立刻告訴我你爲什麼事

來的吧。」

杜百億：「你很懷疑我爲什麼來。」

瑪麗：「不，我對你擔保。」

杜百億：「真的！你就不想想杜百億先生隔了許多時候來看我們，想

是他要他的錢嗎？」

瑪麗：「你好好解釋解釋吧。」

杜百億：「小姐，我要不來見你這一次，我就要賠多了，當我知道衛

先生死了的時候，我邊對我太太說：「我想衛先生該過我們一

點錢，但是，馬馬虎虎吧，好在錢數不大，我們不會因爲不注

意他的盈虧而死掉的呀，我就是這樣對待我的主顧們衛先生是

我的一個主顧；我同他從來沒有爭論；忠厚人們相處永遠是這

樣，但是不幸，你知道買賣的情形一天好，明天就壞的，現在

又不十分好你明白。」

瑪麗：「杜百億先生，我彷彿覺得我父親同您虧了。」

杜百億：「不要對我說這個，你要讓我爲難的。」

瑪麗：「可是我不知道我父親已經在你家裡弄了總賬。」

杜百億：「小心哪，你要招惱了我，關係兩千佛郎這數目不值得開麻

煩的你或者在這時候搗搗，你告訴我，我不來逼迫你的，希望

衛太太三月內給兩千佛郎的票據，她的簽字對於我就是現錢。」

瑪麗：「我要去告訴我母親你來向她要兩千佛郎，但是我再對你說，

你那方面弄錯了，我準知道我們不該你的。」

杜百億：「好啦，小姐，我沒接到錢以前我就出不去，我現在是有禮

貌的，帽子在手裡拿着（戴上帽子）你有些神氣待我像待一個

偷兒一樣，這種態度對我就是不成去找你的母親，讓她給我兩

千佛郎或是一張支票；我很願意要一張支票；否則杜先生

要失禮啦，他要怒鎖你的全家。」

（戴西業入，杜百億吃驚已波戴西業嚇住，除下帽子，）

戴西業：「戴着你的帽子吧在買賣行中不用多少禮節你有限單嗎？」

杜百億：「一定的，先生，我有限單。」

戴西業：「給我。」

杜百億：「小姐我應該把我的賬單交給這位先生嗎？」

瑪麗：「這位先生讓你交你就交。」

戴西業：（讀賬單）：「收衛太太與我公共契約的總款二千佛郎」這

是什麼賬呀？你平常不交詳細賬冊嗎？」

杜百億：「我們不能用一筆賬寫五六次的，先生，第一次賬是我交給

衛先生了，包括，一切主要的通知。」

戴西業：「好吧，我要給你錢，我回到我家裡要審查的。」

杜百億：「審查吧，先生，審查吧，衛尼龍先生遺下的賬目該很有條

理。」

戴西業：「是，很有條理，（把賬目放在眼上）杜百億，是不是？這

字是你簽的嗎？你就是杜百億本人嗎？」

杜百億：「是的，先生。」



戴西業：「我要給你兩千佛郎，」

杜百億：「先生既然能審查就先審查吧，我等到審查後再要錢，」

戴西業：「你準知道衛尼龍在他死的時候還欠你兩千佛郎嗎？」

杜百億：「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也許我女人算錯了，但是，

我沒想到，」

戴西業：「你的女人在其中沒有什麼事，乃是你要想用一筆賬要兩次

錢，」

杜百億：「先生，如果不欠我的！我不會要，我是一個老實人，」

戴西業：（拿出錢來給他，）：「這是你那兩千佛郎，」

杜百億：「我不要，我更願意你先審查審查，」

戴西業：「小子，回你的家吧，我不許你再上這裡來，你明白我的話

嗎？」

杜百億：「先生，這是什麼話？」

戴西業：「我是叫你回家，不要作無賴的事，你將來要後悔的」

杜百億：「至少，你還給我的賬單呀，」

戴西業：「你留心在審判官家裡再找到你的賬單吧，」

杜百億：「啊！這太過火了！一位我不認識的先生敢當面對我這麼說

話，小姐，我去了，可是你不久就會得到我的消息，」（戴帽

而出）

戴西業：「孩子，從你父親一死，你們就被騙子無賴包圍，現在我們

又找到你的家了，」

（幕下劇終）

譯者按：這篇羣鴉前已有王維克譯過，不過他也許本另一個原本譯的所以有和我所看的原本許多不同的地方，我根據的原本不是初版，牠比初版有許多刪減之處，所以我譯的時候加上一些小註，乃是註釋與初版不同的地方，可是因為時間篇幅都有限制，現在只有微略提及而不加註解了，再者，本劇為個人匆促譯不免有許多錯誤，尤其是劇中的幾封函件，因原文過長，而以草簡單意譯的和原文不太相同特此聲明。

## 一月隨筆

（石）

有許多人說，近來文藝界的沉寂是太缺乏批評文字，這話也許是對的，不過我以為作批評是艱巨的，許多讀者和作者都要順着批評家的指示找出個頭緒，辨識作品的價值，如果一個批評家的文字本身還需要別人批評，這在文藝界是一種浪費，是一種攪亂，我們不同意一些瞎子來領路，即使我們自己害着瞎眼或砂眼。

近來喜奸嚙舌的人們都覺着說話太難，遂說些無關痛癢的話或別人不聽的話，這樣，也許還不如不說，實際上，目前不是無話可說，是該怎樣用技巧說出不能說的話。

誰說是死症

# 癆病

## 服藥得法療養得宜

### 準可早日除根

每一個人的身體裡，都有抵抗能力，遇到疾病來侵害，抵抗力薄弱，方能致害，肺癆病亦何獨不然。如果願意不染肺癆症，必須體內抵抗力高強，現在將增加體內抗力的方法，簡單介紹如下：

陽光和空氣——陽光是最有效的滅菌劑，它有三種能力。一：直接殺菌。二：能使皮膚晒黑；使人身體內部，發出抵抗毒菌的效能。三：能使植物中之維他命，增多磷質，使吃的人得到滋養和抗毒素，足以應付癆菌。因為陽光有這種功用，所以在鄉間曠野之處，和陽光多的地方，居住的人民，患癆病的人，比都市的人少。因為他們能得到新鮮空氣，所以都很健康。

佳良的營養——身體抵抗癆症，最重要的必須品，就是優美的飲食，我們血裡有許多血球和抗毒素——它們就是殺菌的戰士，假定我們的飲食中缺乏維他命無機鹽類，蛋白質，脂肪，炭水化物等質料，或食料調製不得法，以致不易消化，那麼身體中的抗毒素，就得不到維持和抵抗的力量，遇到癆菌，則無抵抗了。

有節制的起居習慣——有節制的生活，是抵抗癆菌的堅固保障，

在飲食方面不可過度，工作和休息，必須有相當的調節，對於個人衛生，尤宜注意。如：狂飲，嫖賭性慾過度，飲食不檢等事，都應當戒絕，這樣，抗毒力量，才不致虧損。

運動——坐着不動的人，容易得癆病，反之，常運動的人，血液流通暢快，將抗毒素送到各處去活躍，在各處隱藏的癆菌，搜出殺之。運動之時，呼吸次數增加，肺內能多吸進養氣，使血裡的營養品，輸送於各處，增加精力，使抗毒作用增強。

藥品補助——除以上之採取天然補給外，尚可以藥品補助，惟此等藥品，必須含有維他命，蛋白質，脂肪，炭水化物，無機鹽類等成分，合於營養化學原理方能有效。現在這種藥品，常推以若素為最優秀，因為若素含有各種維他命，大量的蛋白質，富豐的脂肪，合理的炭水化物；鈣，磷，鐵，鎂等主要無機鹽類，故服用若素，不只預防癆病有效，治療亦有準確的把握。

若素不只治療肺病有確實功效，胃腸病服用，亦有特別效果，故患食慾不振，消化不良，便秘，痢疾，虛弱，血虧等症，服用最宜。

###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鉛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 中國文藝

第五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 半年二元四角

郵 費 在 內

#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 強力維他命A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油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